

出版說明

《易經俗解》一書，系鄭國俊（號元始子）老先生之遺著。

鄭老先生一八九八年出生於山西省榆次縣榆邑鎮，終年八十八歲。他自幼攻讀私塾，鄉試秀才，一九一八年開始在河北、四川等地經商，一九三〇年棄商回鄉，在當地「呂祖壇」研究《易經》。一九四八年榆次解放，鄭老先生返回家中繼續研究《易經》。他一生清貧，隱居山林，不為福祿所引。他從一九六八年六月動筆，將其畢生為之探索的《易》學精奧，歸納整理，寫出《易經俗解》一部，奉獻後人。

應廣大易學愛好者的要求，遵照鄭老先生的遺願，我們將該書整理出版。該項工作得到了李品偉先生的精心指導，在此深表謝意，由于水平有限，書中如有錯誤之處，請讀者多提寶貴意見。

天津大學出版社

李晶偉序

《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部珍貴文獻。三千多年來一直被奉為神聖的經典。它對中國的哲學、史學、文學、宗教以及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的發展一直產生着重大的影響。自十七世紀後，陸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多種外文而流向世界，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濃厚興趣。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數千年來《易》說不下三千種，大致分爲象數、義理二大派，由此構成一個豐富的中國《易》學研究系統。

《易經》乃殷周之際的歷史產物，原爲占筮書，並列爲《十三經》之首。《易》理至精、至變、至神、其詞約，其意博、其理奧、其義深、實乃濟世之作。

鄭國俊老先生（號元始子，公元一八九八年—一九八五年）系清末秀才。他繼承並運用了《易》學古老的辯證思維，積五十餘載的畢生精力，不憚勞瘁，以精粹深湛的觀點，寫下了這部具有獨創見解的巨著，名曰《易經俗解》。書中洋洋二十萬餘言，文簡意賅，樸實而不華。以德貫天人，道顯宇宙之誠心，逐句而釋。

句句珠璣，言言樂石，常以發人深省之說，淺入深出地啟迪着人們的哲學思維。真是發前人所未發，明古人所欲明。讀後令人耳目清新，回味無窮。足以啟鋼蔽而振聲聵，「舉類邇而見義遠」也。

此書寄托宏深，釋卦立論，詳言而縷晰，強調學以致用，知行統一。「學易凡例」中說：「學《易》者，必先明用，若不明用，《易》之理，學之莫明其妙，體之無所取法。」又說：「易書乃躬行實踐之書，必須有躬行實踐之人，時時體之，時時用之，才能得其精義。」斯言符合孔子謂「學《易》無大過」及「《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之《易》旨。理論聯系實際是《易經俗解》的重要貢獻。使一部深奧難懂的《易經》注釋成大衆性的通俗讀物，在認識論上，把人作爲天地自然的主持者，在這一點上是極爲可貴的。

《易經俗解》成爲一部激發大家研究《易》學積極性的一部專著，作者在《易》學領域中起到「撥開迷霧識真情」的作用，凡讀此書者等於拿到一把啟動《易經》大門的金鑰匙，一覽而坦途直登《易》學殿堂。

從注釋各卦內容上看，鄭老學識淵博，才智超群，眼光遠大。比如坤卦卦辭在注釋上，以窮理盡性和推故致新的筆調，教人如何保持清醒的頭腦，以悟出做

人的道理來。要敢於破私立公，不要迷於陰利，以義爲利，不能隨俗浮沉，得喪順其自然。鄭老以理禦心剖析坤卦，其用心亦良苦矣。

當人們讀了此書之後，可以長智慧，增才幹，調動人的自覺精神，還能完善人的品德。因此可以說《易經俗解》的出版，誠有益於《易》學的發展，有助於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並一定有利於中國的繁榮和富強。

總之，《易經俗解》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既弘揚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及其智慧，又爲後人研究《易經》開闢通途，爲國爭光，爲民造福，此乃鄭老的真實思想基礎。

己巳春月李晶偉序於天津索隱齋

易經俗解自序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曰：「道者一也，理也，萬古如斯而不變者也。」所謂一陰一陽者，道之交易變易，生成萬物，循環無端，自然而然。繼之者善也，始終一德，成之者性也，性者一理也，太極也。太極渾淪，靜而生陰，動而生陽。陽爲天，陰爲地。天性乾健也，地性坤順也。天地生成萬物，孤陰不生，孤陽不長。故《周易》以乾坤爲首，以明天地生成之理，莫非陰陽一致之功也。《繫辭傳》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蓋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嗚呼，人列三才，德配天地，性爲陽，命爲陰，果能性命合一，亦可以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矣。《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首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言仁義者，性命中自然之德也，聖人本此仁義之德，觀見天地陰陽剛柔之奧，是以順性命之理以作易。《繫辭

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也，故易六位而成章。是道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余研此道，數十年矣，未得其奧，膚淺之得，願爲學者之一助，故不揣鄙陋，俗有俚語，欲將聖人之意，大概解明，俾學者視之，了然於心，百姓亦可知日用不離之道也。是爲序。

公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陰歷五月六日

元始子鄭國俊

榆次榆邑間撰

學易凡例

學與用。學易者，必先明用，若不明用易之理，學之莫明其妙，體之無所取法，如隔靴搔癢，無關痛苦，久而生厭，棄之而已。是以人皆諱言易道，歸於迷信一流，惜哉！《繫辭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故知象卦爻三者，即學易者用易之法門也。又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由此觀之，易書一部，并非迷信之書，乃躬行實踐之人，深明用易之道者，而能活學活用，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是知上古聖人作易之意，自伏羲畫卦後，有象而無文，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孔子贊周易，作十翼，即：彖上、下、文言、大象、小象、繫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

歷代聖人，已將用易之道，宣泄於世，吾人若能於此盡心研究，反復觀玩，學君子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佔，自然精義入神以致用，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矣。如此躬行實踐，破除迷信之流與惑世誤民之說，則聖人之意，於卦爻象辭中，可以窺其門徑矣。

體用之理。易書乃躬行實踐之書，必須有躬行實踐之人，時時體之，時時用之，才能得其精義，邊學邊用，不違乎聖人之意也。夫體用者，易書之綱領也，明體不明用，不可以作事，明用不明體，不可能成事，故學易必須先明體用之理。邱祖云：「一念不起爲仁，體萬念皆爲仁。用即指止邪念而言也。不起卸念，惟守躬行實踐之正念，始終一貫，必能成事。此之謂體用之義也。」

易道廣大。《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說卦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陰陽剛柔仁義六者，有體有用。天道以陰陽相推互爲

體用以成象；地道以剛柔相繼，互爲體用以成形；人道以仁義進退，互爲體用以參贊造行；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以左右民。三才之道，合爲一理，是爲易道廣大也。文王於乾卦繫辭曰：「乾元亨利貞。」於坤卦繫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夫易道之大，於乾坤二卦，發揮至盡矣。所謂元亨利貞者，天道之常也。貞下起元，周而復始，春夏秋冬，四時往來一元變化，以純陽爲體也。元亨利牝馬之貞者，地道順天道之常以爲常，以純陰爲順天之時，行地無疆也。故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者，純陰無主張，故先迷於利後順乾陽爲得主，以義爲利而不迷也。蓋地道又以得喪爲體用，順地道而往，至西南坤方以陰爲體，而得利。至東北艮方以陽爲體，而喪其利。一得一喪，合爲一理，故仍安於貞一則吉也。是故天地之道，於乾坤二卦，發揮已盡。故《周易》以乾坤爲首，明確乾坤二卦之理，六十四卦，可迎刃而解矣。六十四卦，包括陰陽剛柔仁義之道。有體有用，有進有退，有吉有凶，有得有喪，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事萬物，吉凶禍福之理，無不彰往察來，明顯幽，此其所以爲易道之大

也。

內貞外悔，修己及人。內卦修己，外卦及人。從每卦初、二爻之辭，可以見矣。內卦爲學，外卦爲行。內靜外動，貞悔之義也。乾卦初九爻曰：「潛龍勿用。」蓋言君子學而不成，尚在務學之時，宜靜不宜動，以內卦爲貞也。至上九爻曰：「亢龍有悔。」這是君子在外臨民作事之時，但時位已至亢極有悔之時，宜遇而不宜進，進則有悔，故外卦爲悔也。六十四卦皆如是也。

旁通其情。蓋大象論性，小象言情。乾卦《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言性也。初九爻曰：「潛龍勿用。」是謂小象言情也。是故六爻分別潛、見、飛、亢、之火候。故曰：「旁通其情者，即旁行而不流，性情合一，事理通達之謂也。」

相得相失與相敵，是何謂也。曰：「承乘應最相近，吉凶悔吝在其中。」位與爻陰陽分，相得相失事分明。陽居陽陰居陰，誠實無妄相得人。陰居陽陽居陰，位不相當無信心。不可靠莫與共，相失相敵事不成。世與應陰陽共，陽居陽位陰居陰位。人可靠事同心，元大亨通利永

貞。陰居陽陽居陰，位不相得曰敵應。無攸利凶悔吝，不可共事曰征凶。無攸利承乘剛，陽居陰來陰居陽。用易道最要緊，六爻邪正要分清。如不然糊塗混，學到頭來無關用。

《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蓋性者天也，理也，命者數也，情也。天理即天之道也，天命即天之數也。聖人通天之道，故順性命之理以作易。故知性命之理，爲人當務之學也。而易書之理，又爲天地人三才之道學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窮理盡性者，莫若學易。以至於命，莫若實踐。故學易者，必知學與用，躬行實踐爲要也。夫學易之道，《繫辭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真人，道不虛行。」古云：「天道非時不示，非人不示。」又曰：「先天道非時呈，六萬餘劫方遇聞。」按元會運世之說，現值午會之半，正六萬餘年矣。天道當呈之時，故易理亦當明於世矣。人人皆可學易，以明性命之理，并希返還我先天之性，以至於命。故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并光明，不愧爲三才之配也，何樂而不爲哉。

或有問於余曰：易經之要言是什麼呢？余答之曰：「錯綜二字。」夫

「錯綜」二字，能盡易之要言乎？不然，蓋易經六十四卦之辭，無一言不是要言，豈「錯綜」二字爲要言哉。蓋「錯綜」二字，乃學易者用易之要言也。《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觀玩者，觀玩何事，雖曰象爻動變之辭，其要還在於錯綜之義也。錯綜之義不明，觀玩也無甚效果。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夫時義者，即錯綜之義也。天水訟卦，九二爻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蓋坎錯離，離數三，故三百戶也。又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蓋地澤臨卦，二陽上長，經過八個月，陰長陽消，變爲天山遁卦，二陰上長，陰陽相推，綜之有凶也。是故錯綜之義，在學易者觀玩而用之也。所謂綜之以仁，錯之以義，乃三才之要道，皆在於易也。豈「錯綜」二字，能盡易之要言哉？不過學易者，隨時之義而已矣。所謂「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即居之以仁也，仁者壽長久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即隨時之義也。又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即顛倒陰陽，錯綜變化之義也。夫道

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陰陽相推，剛柔變化，仁以居之，義以行之。孟子曰：「居仁由義。」此之謂也。是故，錯綜之義不明，何能知進退得失之故。《易》曰：「天命不祐行矣哉。」故易道者，即日用不離之道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之道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一陰一陽，錯綜變化，相推進退，剛柔顛倒，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即經常之矛盾，不能離者也。然天地生成萬物，萬物生生不已，無非相錯相綜之功也。究其所以然之原理，當研之於先後天八卦，乃方圓圖之說。更研之於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一本化爲萬殊，萬殊返還於一本的道理，始知錯綜之義之大，誠爲天地生成萬物，聖人作易之功能也。天人相合，心心相應，盡人合天，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說卦傳》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可見性命之理，即是易道之理。易道之理變化爲錯綜之理。《繫辭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是知神之所爲，即錯綜之變化也。其理則神而明之，不言而行之可也。若是脫離實際，空談道德，妄自作爲，不知性命

爲本者，皆是非道。雖有目前之小利，不能長久，名曰小道。《論語》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行久則泥，是故，知小道之不能長久也。」謂其脫離性命之實功，違背自然之天道也。所以有始無終，豈若大道之平易，萬古如斯而已哉。故得錯綜之道者，元亨利貞，貞下起元，自然天祐，吉無不利也。是故，知易道之大。非祇錯綜二字。蓋明錯綜二字之理，以順其自然之天道，不敢有違也。乾卦《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之謂易之道也。豈錯綜二字，能盡其要言哉。」

以上凡例，不爲完善，若欲深求，當研之於《繫辭傳》、《說卦傳》等。則窺全貌矣。

目

錄

《易經俗解》自序	一
學易凡例	三
卷一	一
《易經俗解》圖說	二
八卦取象歌	二一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二一
分宮卦象次序	二二
《周易》上經	二五
乾爲天	二五
坤爲地	四十
卷二	五二
水雷屯	五三
山水蒙	五七

水天需	六二
天水訟	六六
地水師	七一
水地比	七四
風天小畜	七九
天澤履	八三
地天泰	八八
天地否	九二
天火同人	九七
火天大有	一〇一
地山謙	一〇六
雷地豫	一〇九
澤雷隨	一一四
山風蠱	一一八
地澤臨	一二二

風地觀 一二五

卷三 一三〇

火雷噬嗑 一三一

山火賁 一三四

山地剝 一三九

地雷復 一四二

天雷無妄 一四七

山天大畜 一五一

山雷頤 一五五

澤風大過 一五九

坎爲水 一六三

離爲火 一六七

卷四 一七二

《周易》下經 一七三

澤山咸 一七三

雷風恒	一七七
天山遁	一八二
雷天大壯	一八五
火地晉	一九〇
地火明夷	一九三
風火家人	一九八
火澤睽	二〇一
水山蹇	二〇六
雷水解	二一〇
山澤損	二一五
風雷益	二一九
澤天夬	二二四
天風姤	二二八
澤地萃	二三三
地風升	二三七

卷五

澤水困	二四二
水風井	二四六
澤火革	二五〇
火風鼎	二五四
震爲雷	二五九
艮爲山	二六三
風山漸	二六八
雷澤歸妹	二六九
雷火豐	二七三
火山旅	二七八
巽爲風	二八二
兌爲澤	二八六
風水渙	二八九
水澤節	二九三
水澤節	二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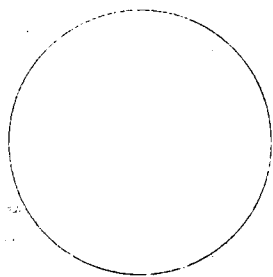
風澤中孚	三〇二
雷山小過	三〇六
水火既濟	三一
火水未濟	三一五
卷六	三二一
繫辭上傳	三二二
繫辭下傳	三四九
說卦傳	三七三
序卦傳	三八七
雜卦傳	三九六

卷

一

易經俗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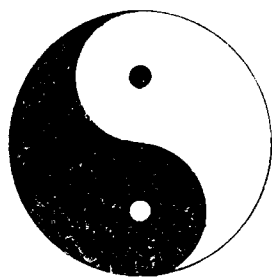
元始子 鄭國俊解



無極圖

無極者，莫知其極，無聲無臭，長存而不歿者也。《道德經》曰：「莫知其極……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是乃渾然一理，無有無無，故無有無之極也。《清靜經》曰：「無無既無，沉然長寂是也。」無極而太極，理化爲氣，自然之道也。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自然而然，一性圓

明，去欲存理之謂也。



太極圖

太極者，有極也，元大亨通之道也。靜而生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循環無端，生天生地生人物，罔圖一氣而已矣。《道德經》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週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蓋無極而太極，理化爲氣，既明理達道，始終一德，完成其萬事萬物之謂也。《洪範》曰：「會其無極歸其有極。」此之謂也。

兩儀圖

陰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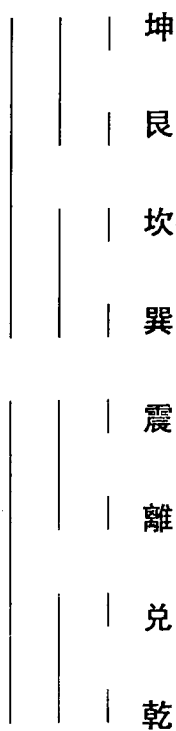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陽奇一，陰偶二；陽爲天，陰爲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陰陽相推而生變化，即天地而生四時，即四時而生五行，五行生克制化之一理，即陰陽二氣生化萬物之道也。

四象圖

太 少 太
陰 陽 陰 陽

兩儀生四象，即太陽、少陰、少陽、太陰是也。四象即四時，春爲少陽，夏爲太陽，秋爲少陰，冬爲太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週而復始，陰陽消長，萬物由是。生而死，死而生，所謂週行而不殆者，是爲道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行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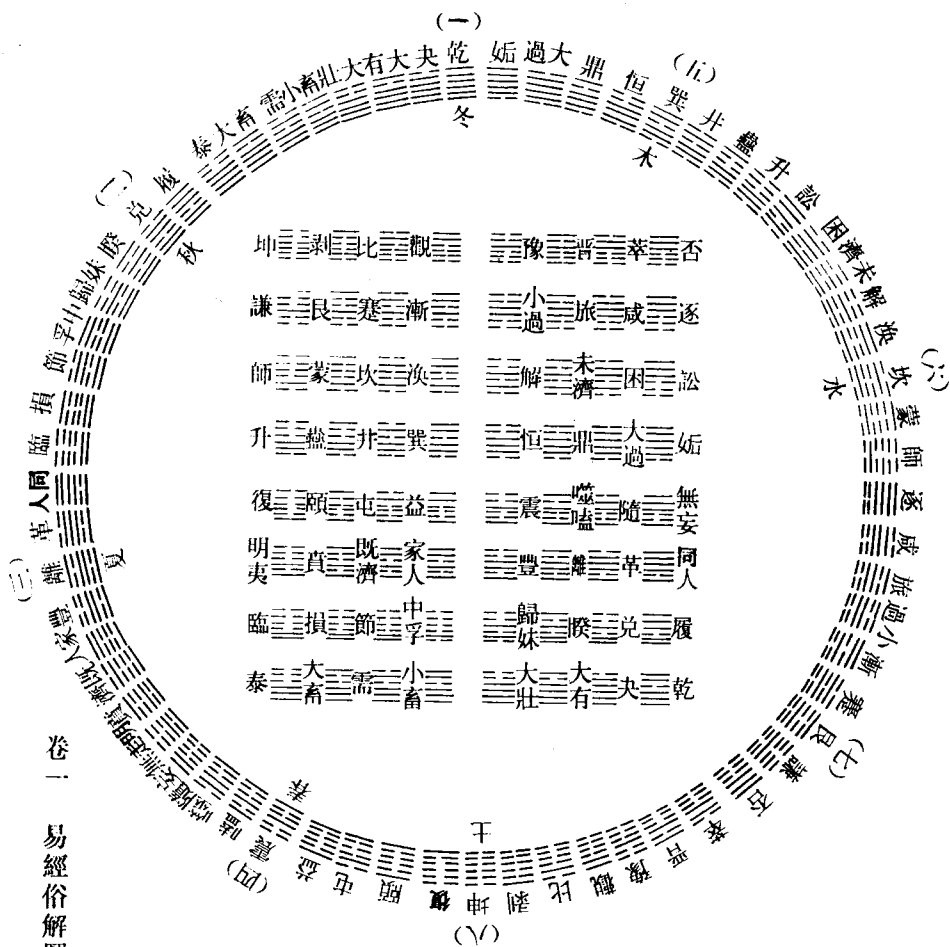
八卦圖



四象生八卦，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是也。八卦即天地萬物之象，天地萬物即八卦之形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故，由無形而生有形，由一氣而化

萬物。《易》曰：「八卦爲小成，六十四卦爲大成也。」小成者未至於變化也，大成者則成其終始，變化無窮，明是與非，旁通其情。是故，觀象以知形，窮理以盡性也。故曰：八卦爲萬物之象，萬物即八卦之形也。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六十四卦者乃八卦加一倍數，共成六爻，自然而然，成爲六十四卦。其中包括天地人萬物之象。八卦爲小成，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由八卦上再加上八卦，加成爲八八六十四卦，所謂大成也。是故，伏羲畫卦，作成先天八卦，至此已將天地生成萬物之理，全盤托出，以示後世。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即乾象天，坤象地，坎象水，離象火之類是也。是故觀六十四卦之名象，可以知天地萬物之情狀，可以明萬事之吉凶。本其理，驗其數，可以明未來進退得失之故，是故名之曰大成也。



易，日月也。日月相推，晝夜不息，四時消長，八節相錯，以成終始，陰陽剛柔，動靜有常，天圓地方，錯綜變化。《繫辭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圖之謂也。此圖據說出於邵康節先生，邵氏得之於李廷之，廷之得之於穆伯長，穆伯長得之於華山陳希夷，所謂先天之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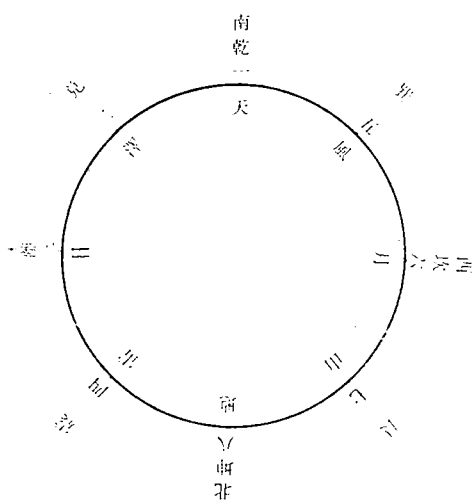
此圖圓布者，乾盡於午中，坤盡於子中，離盡於卯中，坎盡於酉中；陽生於子中，盛於卯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盛於酉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陰陽循環，四時不息。乾卦曰：「元亨利貞。」天之經也。

方布者，乾居於西北，坤位於東南，泰盛於東北，否衰於西南，陰陽相錯，四維消長。坤卦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之義也。

此圖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內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所謂後天之學也。

先天之學以時，後天之學以事。時與事合，先後天合，一理而貫通萬殊，萬殊復歸於一理，是爲返還之道。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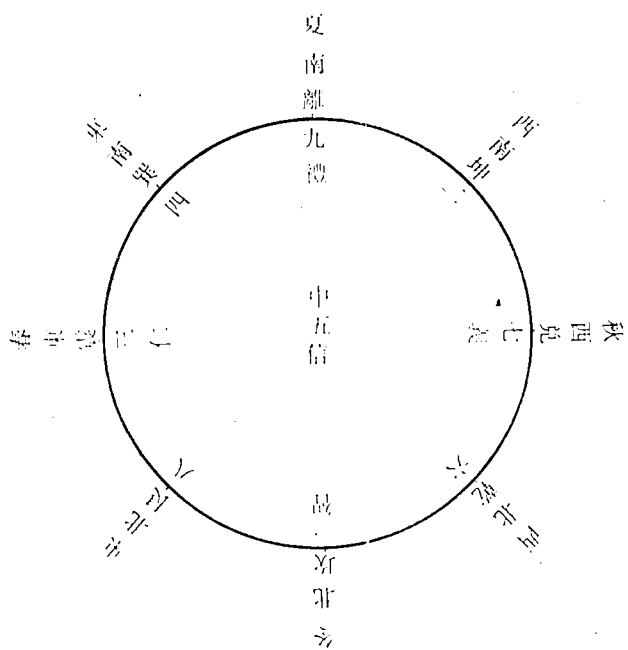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



伏羲八卦，所謂先天之學者，乃天地日月萬物生成之象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在南，坤在北，乾坤定位，子午相對。離爲日，坎爲月，離在東，坎在西，日月陳列，卯酉相錯，水火不相射也。兌爲澤，艮爲山，兌東南，艮西北，山澤通氣也。震爲雷，巽爲風，震東北，巽西南，雷風相搏也。天地日月定四正之位，雷

風山澤列四維之門。四正爲體，四維爲用，體用相資，萬物生成。象在天地之先，是爲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卽長生之學。陰陽對待，八卦相錯，數由此而生焉。先天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雖對待，數則相合。先天合九者，陽之極數也。陽主生，故曰長生之學。若以相錯數言之，《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卽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順逆相錯，以見天地生成之奧妙，順生逆返可以知未來之事物也。乾至震，順生也，震至乾逆返也。順生者性也、逆返者情也。性爲太極，情乃陰陽。太極順生，陰陽逆返，是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相錯，逆返太極，情來合性也。故知四時之變化者，是知天地萬物之性情也。性則一，情則二，一而二，二而一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循環無已。所謂先天長生之學也。」

文王八卦



文王八卦，所謂後天之學者，蓋先天定位也，後天流行也。定位者，一理也，流行者：二氣也。二氣爲陰陽，陰陽即天地。天動地靜。《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言天之陽氣，震動而出於東方，於時爲春，萬物發生也。齊乎巽，巽，東南也，萬物至此而潔齊也。相見乎離。離正南方也，於時爲夏，萬物至此皆相見也。致役乎坤。坤西南方也，萬物皆成長於坤土，生長而致養也。說言乎兌。兌正西方也，於時爲秋，萬物至此皆成熟，群情相說之時也。戰乎乾，乾西北方也，群情相說，萬物成熟，不知爲乾陽所生也，故疑無陽，而理欲相戰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也，於時爲冬，萬物歸藏，勞功之時也。成言乎艮。艮東北方也，至此歲功已成，陽氣動極而靜，艮止之時。《易》曰：「元亨利貞。」貞下起元，成終成始也。及至陽氣靜極而動，帝又出乎東方也。是爲後天有生有滅之情也。先天不生不滅者性也。欲求長生者須盡心於先天之學也。先天乃乾坤定南北之位，後天則坎離代之。乾坤爲老父老母，坎離爲中男中女，父母退休而男女代之。一動一靜，以成天地生成造化之功也。先後天合，動靜有常，內外雙修之理，惟文王八卦，發明其要妙矣。

先天之學一理也。後天之學萬也。凡人處事，與理相合者，即太和之事。無過

無不及，純任自然，合理合法，順天行事，所謂性命雙修者，即此之謂也。

若是任己之見，不順公理，有己無人，偏僻作事，不順天理，惟從己私，思欲妄想，欲達己見者，天道不祐，未有能成事者也。

伏羲時，有龍馬負圖，出於孟津，龍首馬身，瑞氣騰騰，伏羲見而謂曰：汝若於後世有益，可上岸來。龍馬果上岸伏地，伏羲視之，其背有紋點：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東，四九在西，五十在中。其點分爲兩種：一、三、五、七、九爲白點，二、四、六、八、十爲黑點。伏羲當時會悟，知是天地生成之理數。白爲陽，黑爲陰，陽爲天，陰爲地，天生地成，地生天成。北方氣寒屬水，故天一生水，水流泛濫，土能克之，中五爲土，以一加五，故地六成之。南方炎熱屬火，故地二生火，火能生土，以二加五，故天七成之。東方氣青屬木，故天三生木，木能克土，以三加五，故地八成之。西方氣白屬金，故地四生金，土能生金，以四加五，故天九成之。中五溫和屬土，故天五生土，土自爲一家，有陰有陽，以五加五，故地十成之。十乃數之極，天數共二十有五，地數共三十。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孔子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河圖之數，包括天地人萬物之理數，無不具備。其一，曰天地。天陽地陰，四時五行，分居五才，相得相親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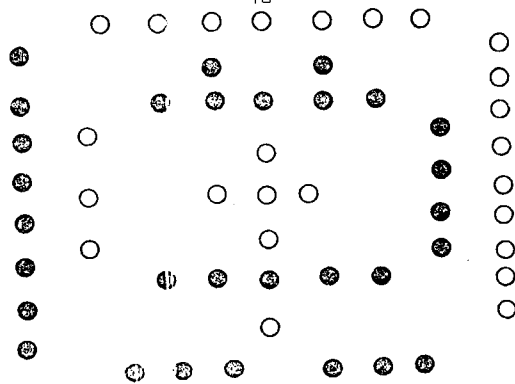
河圖

西兌

南乾

北坤

東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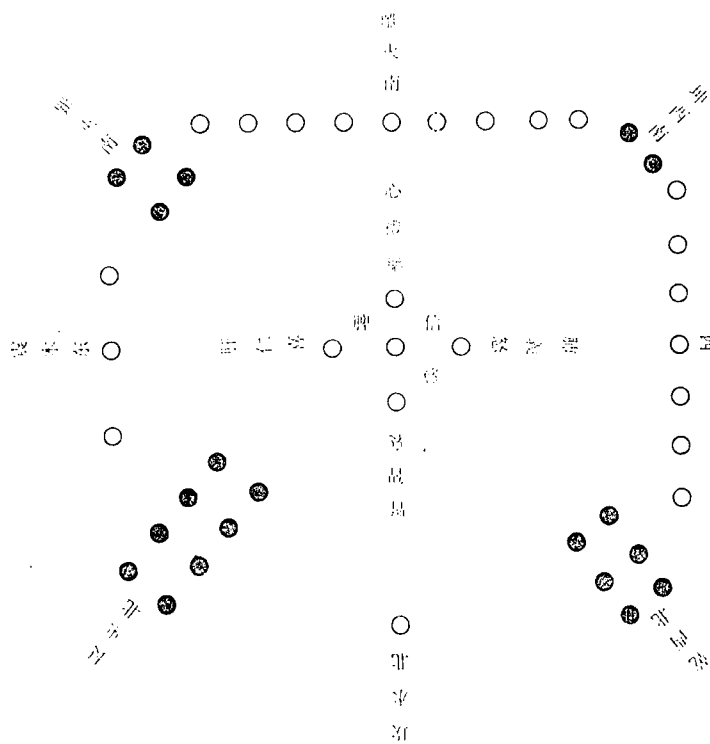
定位，萬物生成，剛柔相推，變化無窮。其二，曰人物。人爲萬物之靈，得天地之中氣以生。陰陽具足，五行齊全，與天地相配，列爲三才，故人身一小天地。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分列五方，人有五臟。表裏臟腑；五臟屬陰，六腑屬陽，陰陽相配，猶如天地生成一樣。腎屬水，與膀胱爲表裏；心屬火，與小腸爲表裏；肝屬木，與膽相表裏；肺屬金，與大腸相表裏；脾屬土，與胃相表裏。天地之氣，神化自然，臟腑之氣，和順安康。天有三寶，日月星；地有三寶，水火風；人有三寶，精氣神。精爲水，氣爲風，神爲火，運用週身，與天地同。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地有四季，生長收藏。人有四苦，生老病死。天地長久而不壞，人修道德而不朽。是故，人得天地中正之氣以生，位列三才，輔相天地，裁成萬物，故聖人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並光明，不愧爲三才也。萬物則不然，得天地偏邪之氣所生，故不能與天地同長久，惟有輪迴之苦而已矣。人若不修道德，亦猶是也，悲夫。其三，曰八卦，伏羲既得河圖，悟出天地生成之理，不外陰陽消長之數。蓋天地間，無處不是陰陽變化，生成萬物，伏羲欲觀察萬物之形狀，故設卦立象以見天，坤象地，離象日，坎象月，兌象澤，艮象山，震象雷，巽象風。乾坤坎離，居四正爲體，兌艮震巽，列四維爲用，體用相

資，變化生成萬物也。八卦相錯，陰陽變化，自然而然，并非人能作爲也。故伏羲依河圖而畫先天八卦，其畫開始於一。爲太極，渾淪之象。太極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是爲兩儀之天地。兩儀各生陰陽，是爲四象。四象各生陰陽，是爲八卦。八卦列於八方，其次序；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爲先天八卦之數。乾兌離震爲順生，巽坎艮坤爲逆返。陰陽相錯，順生逆返，四正四維，體用相資。天地日月，盡其生成照臨之體，雷風山澤，盡其鼓蕩兩露之用。自然而然，生長收藏，變化萬物，生而死，死而生，循環無已，自古及今，如不變，是爲八卦之道也。其四，曰文化，上古之時，文化未開，人心渾樸。天既降生伏羲之聖，又使龍馬負圖，出於孟津，以示天地生成萬物之理，陰陽相錯造化之機，天人相合，三才變化，所以開萬世文化之基。繼之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文化大開，文明至極。及至三教聖人，教人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修心煉性之功，大道宏開，文化普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吾人體之，當明其道也。是道也非夷所知之道也，乃在天地之先無形無物成象之謂道也，豈祇天地人物八卦文化四種而已哉。蓋包羅萬象，無所不備，非天示河圖，聖人焉能作易焉能成能哉？其實，不過無極之精

太極之神，天地萬物之所以成，就聖人所以成能，百姓亦能與知與能也，此其所謂最高無上之大道也。

上古文化未開，人心渾樸，伏羲時，天泄河圖，以示天地生成之理。及至大禹治水，地平天成，又有神出洛水，背有紋點，一在北，九在南，三在東，七在西，五在中，二在西南，八在東北，六在西北，四在東南。陽居四正，陰居四維，是爲洛書。蓋天地既泄生成之理，有生成即有返還，若無返還之功，則理有盡，數有窮，天地不能長久，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聖人，觀書會意，知是治天下之大法，返還太極之要道也。夫河圖洛書，皆由太極而生出，有生就有克，有出就有入。是故，太極不變，惟有陰陽消長返還太極而已。故觀河圖洛書，可以見天地之神妙，於人身中亦能得出難老長生之經驗也。然其法則，必須活學活用，不可拘於一法，自然而然，行乎其素。《論語》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人而不自得焉。」蓋即返還本性之理也。又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仁者生生不己之謂也。河圖主生，洛書主克，生者左旋，克者右轉，河圖陰陽，同歸一方，五行各得其位。孔子曰：「陰陽相得，而各有合。」是也。於人則純純粹粹，無私無欲，所謂赤子之心，性本善者也。洛書則不然，陰陽分居八方，五行均

洛書



失其位。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爲陰，陽居四正之位，陰居四維之方，邪正既分，理欲當判，陽極陰生，地火克金。《尼山心法》曰：「河圖地二先生火，洛書返還，故火先克金。」洛書金火易位，按六親我克者爲妻及女歸男迎之象。火數七，七日來復者，七返也。金數九，九爲老陽，陽老變陰，曰九還也。七返九還，乃陰陽變化之機，萬物返還之始。又按陽奇一，陰偶二，一而二，二而一，一本生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蓋返還之理數，始於七九也。七火九金爲夫婦。《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之謂也。」洛書主克，首先火去克金，金歸火位，如婦人歸寧之象。火人金鄉、猶夫親迎之象。然後夫有嚴家之道，婦有坤順之德，而後變化氣質，棄假歸真。以老悌忠信爲體，禮義廉耻爲用，體用相資，然後以真金克妄木，以真木克妄土，以真土克妄水，以真水克妄火，以真火克妄金。自然分清別濁，去濁留清，五行歸一氣。五氣即朝元，是以返還太極而已矣。然非菜精氣神三寶修煉，不能返還也。洛書右轉相克，返還太極之理，鍛煉成金剛不壞之體，更須要中央戊土之真意聯合之。洛書中央有五無十者，何也？曰中央屬土，土有誠意，五爲陽土，是爲真意，十爲陰土，是爲妄意，真意發爲五德，仁義禮智信，妄意發爲五賊，喜、怒、哀、樂、欲，妄意克不盡，真意難返還。故

爲將妄意克盡，而後用真意去克妄水，才能分清別濁，麗水生金，不怕火煉，返還本原耳。《大學》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是以大禹因洛書而作《洪範》，劃分天下爲九州，無不自然而治也。河洛之理，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之理而無遺，盡美盡善之道也。有緣得者，切莫錯過，渡己渡人，舍此無他法也。

詩 曰

圖書古道萬載揚，得之玩味意深長。
修身齊家不離此，國治而後平天下。

易經俗解圖說終。

八卦取象歌

三乾三連	三坤六斷
三震仰盂	三艮覆碗
三離中虛	三坎中滿
三兌上缺	三巽下斷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盡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無妄大畜頤，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遁兮及大壯，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是爲下經三十四。

分宮卦象次序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遁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無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以上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巽離坤兌，爲陰四宮。每宮八卦，由卦變之次序而取世應。世應之理，即占卜之法。學易者，不明占卜之法，不能用易，即事與易道，不能合爲一理。《繫辭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居觀象，動觀變者，卦象變，事即變。玩占者，即玩此卦爻之變化也。故能占事知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夫占卜之法，必由分宮卦象次序入手，以取世應。世爲自己，應爲他人。取世應之法，即卦變之法也。例如占得乾爲天卦，即由乾宮八卦取世應。曰：乾爲天，世在六，即上九爻爲世，九三爻爲應也。占得天風姤卦曰：世在初，六爻從下往上數。天山遁，世在二。天地否，世在三。風地觀，世在四。山地剝，世在五。火地晉，世返在四，是名復還四爻變。火天大有，世返在三，應當在上九爻也。每宮八卦均仿此取世應。至於玩占之法，決斷事之吉凶，法門很多，總的說來，不過先天後天，兩種斷法而已。參看邵康節先生《梅花易數》自然明白。

《周易》上經

卦本伏羲所畫，有變易，變易，不易之義，故謂之易。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曰周易。

乾爲天



乾上

一奇也，陽數也，乾者健也，天之性也，上下皆乾，陽之純而

乾下

健之至也。

乾。元亨利貞

乾六陽之卦，伏羲畫卦，一爲奇，二爲偶，三奇爲乾，三偶爲坤，乾爲天，坤爲地，不曰天而曰乾，乾者天之性也。上下皆乾，重陽也。重陽而健之又健，健之至也。文王繫辭曰：「乾，元亨利貞。」占得乾卦者，有元大亨通之象，然必利於守正，否則不應。蓋元者，週而復始。亨者，通達無礙。利者，自然而然。一切皆可以順利而成功。貞者，固守正道，始終一德，恒久而不已，順天之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貞下起元，冬復轉春，週而復始。一年一週，恒古至今，如如不變，爲天道之健也。

初九：潛龍勿用。

爻辭，周公所繫。凡畫卦自下而上，最下一爻爲初爻。爻者，言其動者也。占得乾卦初爻動者，曰初九。九爲陽，初爲位。位亦分陰陽，單爲陽，雙爲陰。初九單位爲陽剛。陽剛在下，純陽象龍，爲冬至一陽生於地下之象，尚無作用之時，故曰潛龍勿用。於人事，爲擬議之時，未見於行，占得此爻動者，於事不可有爲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爲陰位，在下卦之中，中正之象。以陽居陰，以剛居柔，剛柔相濟；有中正之德。如龍出潛離隱，在田野之間，澤及於物，所以利見在上之大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陽剛居於陽位，在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正，及危地也。君子於此時，終日乾乾夕惕，雖有威厲，而不敢過用其剛，故無過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陽居陰位，剛柔相濟之象。四在上卦之下，位不中正。又內外卦變更之時，出外負擔重任，故不敢冒進。或躍在淵，小心翼翼，從容隨時，穩步前進，無咎之道。

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陽居陽位而中正。五爲天位。初二爻爲地，三四爻爲人，五六爻爲天。二五爻在天地之中，故二曰在田，五曰在天。九五以天德居於天位，如龍升在天上，澤及天下，爲人民利見之大人也。

上九：亢龍有悔。

陽居陰位，而升極於上，高亢已極，故不能就低。如龍升極，而不能下雨，於人爲富貴高傲，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過高無輔，有悔之象。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陽剛至極之時，則變爲陰柔，不爲體而爲用，故曰用九。不爲剛而爲柔，進極必退，故占得乾卦上九爻動者，爲見群龍無首之象。無爲首而爲尾，無爲體而爲用，可爲知機。知守，隨時進退，吉之道也。

《象》曰：（象傳孔子作，解釋文王繫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

陽大陰小，乾卦六爻皆陽，故曰大哉。乾乃天之性，天行至健，一日一週，週而復始，其行不息，故曰乾元。乾元之作用，萬物皆資其德以爲發生之始，乃統括乎天道之終始，而不息者也。萬物發生之復，須賴雨露之滋養，故雲行雨施，澤及萬物。一切品類，流行於天下，生生不已，是以元亨利貞，爲天道之體用，大而顯明其天道之終始也。觀六爻之動靜，可以見其隨時而成就萬物。蓋六爻猶六龍，隨時以爲變化，故曰：時乘六龍以禦天之道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道乃純陽之道，剛健中正，無偏無陂，所以變化資生萬物，各各賦與中正之性命。萬物保守其性命，相合而不相離，所謂太和之氣，與天地爲常者也。然必利於始終一德，貞固而不渝，是以首出庶物之聖人，惟能體元亨利貞之天道，輔相天地，裁成萬物，天下萬國，咸賴以享其安寧之福也。

《象曰》：（象傳孔子作，分大象小象，大象釋全卦，小象釋六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以釋大象，大象者，大方向也。乾卦純陽象天，天行至健。周而復始，一日一週，萬古如斯。君子法之，行其剛健中正之德，自強不息，如天道之始終如一，循

環無已，與天地同其長久也。

潛龙勿用，陽在下也。

以下釋小象，小象者，小方向也。初九爻動，乃純陽者氣。才由地下發生，如龍潛伏，尚在勿用之時，故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龙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爻動，陽氣已出地上，如龍在田野，澤及萬物。君子在野，道德素著，移風易俗，德化普及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九三爻動，三爲人位，故曰君子。以剛居剛，位不中正，惟有乾健之德，處過剛之位，終日朝乾夕惕，反復考慮，恐違正道，思進其德而已矣。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九四爻動，剛居柔位，剛柔相濟之象。然四居外卦之初，近君之位，責任重大，惟位不中正，疑慮叢生，防患未然，不敢驟進，或進或退，從容順時，穩步前進，無咎之道也。

飛龙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爻動，如龍飛在天上，澤及天下，乃在天位之大人，造作有爲之時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爻動，陽升之極，如高亢之龍，未能施澤。又如孤高在上之人，自滿驕盈，天道虧盈，宜其有悔，故不可長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九，陽剛之名也。陽剛變化如龍，隨時之義。體用互勝，陽爲體，則陰爲用，陰爲體，則陽爲用。上九陽剛已升至極，極則必返，不爲體而爲用，故曰用九。蓋有天德，不自以爲德，不爲首而爲尾，剛柔相濟之德也。

《文言》曰：（文言，孔子作，申明彖傳、象傳之意）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言乾道之大也。元亨利貞，乃天之道也。元爲天道生物之始，萬物以爲資，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及至生物既遂，通達暢茂，萬物各得其時，乃嘉美之會，故曰，亨者嘉之會也。生成萬物，以利天下，彙通有無，各得其所，人皆利之，故

曰，利者，義之和也。天道健行而不息，貞固恒久而不壞，故爲事之幹也。貞下起元、循環無端，是爲天道之長也。君子法天，體天之仁愛，足以長人。教人以道德仁義，敦倫守紀，自然而嘉美會合。無過無不及，足以合禮，人各相安於無事。更加以利物之功，足以和義也。人人同守此長人利物之德，持久而不變，足以爲事之幹也。君子所以成爲君子者，爲能法天之道，行此元亨利貞四德也。故曰，占得乾卦者，元大亨通之象。惟利於守正道，貞固持久而不變易也。

初九曰：潛龙勿用。何謂也？子曰：龙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龙也。

初九潛龍勿用，是什麼說法？孔子自設問答語曰：九乃陽剛中正之禮，已得隨時處中正之道。但在初爻，時尚未通。如有龍德，雖能乘時上進，亦能知時隱伏。如抱道自守之士，不爲世俗所變易其節操，亦不隨世俗以成其虛譽，遁世而能退出工作。心無所悶，不爲世間見是而不用，亦自無悶，世間樂用我，則行之，不樂用我，則違之。其抱道之志，確確乎不可拔，真所謂潛龍也。

九二曰：見龙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什麼說法，孔子曰：九二陽剛居陰柔之位，剛柔相濟，中正之象，龍德而正中者也。龍德見諸實施，雖庸言有信用，庸行有謹慎，閑其邪思，存其誠心，善利世界，而不自伐其善，德教普及，而化民成俗。故曰：見龍在田，利見在上之大人。因自己有君子中正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是什麼說法。孔子曰：九三乃人位。或在官，或在野。雖不在中正之位，然君子進德修業，以忠信爲主，在事業中，則修正其說辭，建立其誠意，無一言之不實，無一事之不忠，所以安居於事業之中。更能覺悟時幾，隨時行止，知所至善，即時至之。凡事之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與時偕行，可謂知幾也。既知所至，必知所終。知終終之，義之與比，

可謂存其義也。此君子深明至道之行止。是故，居上位而道如是，忘其尊而不驕。在下位而道如是，忘其卑而不憂。惟乾乾守其時，而提高警惕，雖在不正之位，有危厲而無過分之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是什麼說法？孔子曰：九四在上卦之下，下卦之上，變革之時，上下無常，恐不勝其任也，非爲邪惑也。或進或退，似乎無恒者，非無恒也，恐脫離群衆，有失正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方向不錯，所以欲及時也，故無過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什麼說法？孔子曰：九五天位，有天德而居天位。是聖人在上，出言之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所謂同聲相應也。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群衆愛戴，所謂同氣相求也。如水就下，如火焰上，如雲從龍，如風

從虎，是一樣的道理。故聖人在上而造作，群衆在下而共睹，無不歡呼愛戴。故在上者，皆本乎天德，則群衆皆感其天德而親乎上。若在上者本乎功利，則群衆皆感其功利而親乎下矣。孟子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說明上行下效，陰陽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是什麼說法？孔子曰：貴而無位，富貴已極，過於中位，高而無民，高傲至極，脫離群衆。賢人在下位而不能及，是以無輔也。如亢龍過高，不施而澤，占得此爻動者，高傲有悔之象，急當知止，斯可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六爻之變化，即乾元之變化也。乾元爲體，六爻爲用。明體不明用，不可以作事。明用不明體，不可能成事。體用必須皆曉，然後可以作事，并治天下也。體主靜，用主動。潛龍勿用，陽氣初動於地下，尚在靜養之時，故勿用也。見龍在田，

陽氣雖然升至地上，時尚當舍也，舍者靜處也。終日乾乾，行事之際也，時當行則行，行至至善之地，進德修業也。或躍在淵，凡事必經過自試而後無疑，自然落實也。飛龍在天，維皇建極，上已既治，澤被天下也。亢龍有悔，盛極難繼，窮之災也。惟聖人到此時候，明乾元之道，進極必退，窮極必返。天下既治，不可更求再治。故宜保泰持盈，學乾元之用九。剛變爲柔，體變爲用，知天下之大治也。慎終如始，知止知守，隨時之義，無窮之災也。

潛龙勿用，陽氣潛藏。見龙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亢用九，乃見天則。

陽氣潛藏之時，乾元之道，不見用於天下，事在擬議之時也。至見龍在田，一方群衆，均被其化，更現一番文明之景象也。既然變化文明，終日乾乾夕惕，與時偕行也。至乾道變革之時，則離下就上，或躍在淵，自試而後行，敬慎之至也。至飛龍在天，乃有天德，位乎天位。由潛至飛，順乎天命。升於大明之上，至陽之源，升至於極，誠能明天之道。極則必返，知止於至善也。不然亢龍有悔之時，則時位皆頤。王當返還矣。乾剛中正，與時偕極，知止則止也。觀乾元之用九，剛柔

相濟，能屈能伸，乃見天道自然之法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禦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元者，萬物之本始，亦爲萬物亨通暢茂，欣欣向榮者也。元者性也，亨者情也，性則生生不已而利天下，情則與時消息，生滅無常也。是故，貞固其性，隨時之生而生，滅而滅，生滅惟時惟情，無礙其性，循環無端，週行而不已者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惟乾元之道，資始萬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萬物受乾元之理氣以成性命，又各正其性命，全受全歸於乾元之本體，是萬物皆不能出乎乾元之外。故曰：大矣哉。又曰：大哉乾乎。乾元之所以大者，剛健中正之德，純粹粹粹，惟精惟一也。六爻發揮者，乃乾元之用，非祇爲大爲精，大而能小，精而能粗。《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精對粗，大對小，粗而精，小而大者，乾之元也。至六爻發揮者，即粗以返精，即情以返性也。所謂旁通其情者，性爲中，情爲旁。乾元之動靜有常，自然有旁情之通，而返乎情理之中正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惟君子爲能法天之健，自強不

息，小人反是也。是以隨時占卜以受教，觀象玩辭以通情。又六爻者時位也，時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如龍之變化莫測。惟君子觀變玩占以斷事，時乘六龍之變化，以行天道，如天之雲行雨施，天下莫不均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言初九爻之意。初九陽剛，爲君子之象。所以成爲君子者，以其成德也。君子以成德爲行，逐日可以見諸實施。所謂言行相顧，說到做到，不放空炮。然初九陽剛雖動，尚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時，故占得此爻動者，弗敢用事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言九二爻之意。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時時學習以受教。審問明辨以落實。居之以寬厚之德，行之以仁愛之政。《易》曰：「見龍在田。」雖不在上位，然爲人民服務，所以利見在上之大人者，蓋其人有君子中正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下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九三重剛，而不中正。上不在天位，下不在田野。既不得中位，又不能無危厲之教，故君子因其時而提高警惕，終日戒懼，防危慮險，雖處危厲之地，而無過剛之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無咎。

九四陽剛，而不中正，上不在天位，非上層幹部也。下不在田野，非下層幹部也。中不在人位，非基本群眾也，故疑惑之，而能加以謹慎進行之德，故無過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九五爲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相合其德，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者也。此道何道也？先天大道也。先天者，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母也，母者性也，即乾爲天之性也。乾道變化，而天弗違，後天品類，均賴天時以生長。雲行雨施，皆奉天命，是天且弗敢違時，況人與鬼神，敢不

奉天時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此言上九爻，陽剛虛於高亢之地。常人不明處中之道，不會全面看問題，只知進而不知退，只知存而不知亡，只知得而不知喪，必有窮極之悔。惟聖人深明中正之道，所以知進退、存亡、得喪之機，知守本分，知止至善，故能隨其時，而不失其中正之道。所謂惟聖人，才能合乾，元亨利貞之天道也。

坤爲地

三三三
坤上

二偶也，陰數也，坤者順也，地之性也，上下皆坤，陰之純而順之至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坤，乃天地陰陽之理，陰陽運行，循環不息，天生地成，地生天成，生成不已，名之曰道。文王繫之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地德配天，加以牝馬二字，牝馬母馬也，性最馴順，其行甚健，喻地德配天，馴順不已之意，惟君子知天地之道，即陰陽迷悟之理，陰多疑，故先迷於利，不能自主。陽多悔，故後悟於道。得主知以義爲利，則財恒足，而合正道矣。是故，有所行動，必順地道而往。地道即後天八卦，文王所作。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艮東北，八卦鎮八方，是爲後天八卦。運行次序：即帝出乎震，齊乎巽，春生也。相見乎離，致役乎坤，夏長也。說言乎兌，戰乎乾，秋收也。勞乎坎，成言乎艮，冬藏也。一歲之運行如是。一歲之中，有進有退，有德有喪，人惟在進退得喪中生活，故謂之迷。蓋言惟尚利也。君子覺其迷而悟其理，知陰主利。故曰：「先迷於利，後悟於義而得主。」《聖人》曰：「以義爲利也，則財恒足矣」。是故君子既有先覺之智，雖在迷途中生活，而能覺悟其本來之性

理。故不隨俗浮沉，凡事以忠信爲主，得喪順其自然。故順利地至於西南坤方，得同類之陰朋，謂皆以利爲言也，及至東北艮方，則喪其陰朋，失利而得義，謂得主也。一得一喪，等於空也。空者性也。得喪者情也，情則迷，性則覺。自覺革命，破私立公，安於仁義之正道，無喪無得，貞固而不失，吉而已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天地生成萬物，是並行不悖的。故曰：至哉坤元。至者趕上也。天資地生，萬物生成，乃坤順之得，承天之時而行也。坤爲地，地厚能載萬物，地德能合天德，天化在外，地光在內，地中含蓄之光，極宏極大，所以變化萬物，以至於光大。一切品物，都是順利地，亨通地，而生成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牝馬屬陰，地亦爲陰，故曰地類。牝馬行健，能以致遠。故曰，行地無疆。其性柔順，利於長久之行。君子法地承天之道，養其柔順貞固之德，亦如是恒行而已。然行之維艱，先迷者，因被利誘，故着進退得喪之相，所謂失道也。既然着

相，即失天地自然道化之理。後來自覺本性，由仁義行順天地自然而然的常道，與時偕行，爲後順得常也。行至西南坤方，自得同類之朋，謂皆陰也，轉至東北艮方，自然而喪其陰朋，變化爲陽也。隨時變易，無卦於懷，有悟於地道之無成，承天而時行之德也。故曰，乃終有慶，喜其安於貞固之吉，而應地道無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道以時言，地道以勢言。地之形勢，本來高下相因，所以萬物高下皆能生長。君子法之，以敦厚其德，爲民服務，隨形勢之發展，順自然之變化，自强不息地，乘載萬物而不辭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純陰之卦，初六陰柔在下，如初寒履霜之象。於人事正當警戒之時。俗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此時教之容易，以後習慣成自然，不能警戒矣。如履霜至於堅冰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陰氣始凝之時，即當防危慮險。不然，如人事之初，規矩未立，若順其陰柔之性而行之，終必敗壞。如履霜不戒，及至堅冰之時，則無能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陰柔得位，柔在中也。柔得其中，無過無不及，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內直正而外規矩，不待學習，自然合道，無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其心正直，其事光大，秉彝如是，不待學習，無不順利。蓋地道之光，誠中形外也。占得此爻動者，有柔順中正之德，則應之。否則不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六三，陰居陽位，爲內含章美之象。既內有美德，則外貞固其操守，或從事於國家，應當忠信以遵命，不可固執己見，惟承命而行，自無所失，而有代事成事之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非終含其章美也，待時而發展也。或從事於國家，知公事之光大，惟順命而行，不敢固執己見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陰柔得位，不中不正，六四純陰。無章，當疑懼之地，又承乘應皆陰柔不相

得。故宜謹言慎行，如括囊之象，既無過咎，亦無榮譽矣。

《象》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

陰宜靜不宜動。在外卦之初，純陰不正，危疑之象。然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若能慎言語，節飲食，結口如括囊，自然無咎。謹言慎行，何害之有？

六五：黃裳。元吉。

柔居剛位，陰得陽助。但在純陰卦中，剛不貴於外爲，而貴於內悟也。《論語》曰：「隱居以求其志，是也。」既志於道，文理貫通，地光在內也。黃爲土色，土者信也。裳爲下服，在衣之內也。言其內，光明信實。言其外，柔順中正。與時偕行，故元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居外卦之中，中央屬土，色黃。黃裳正色，在內大吉。裳被衣遮，文明在其中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柔得位，陰升至極，不知有陽也。龍乃陽物，不在天而在野，失時之極也。極則必返，故與陰戰於野，兩敗俱傷，其血玄黃。玄黃者，天地之正色也。終必歸

於正道而已矣。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柔至於盛極，陽衰至於窮極。極則必返，故龍戰於野。言陰陽相戰，其道皆窮之時也。

用六：利永貞。

六陰也，陰至極則變爲陽，以陽爲體，陰爲用也。陰陽均利貞固其德，爲吉。故坤卦以六爲體，至極之時，不爲體而變爲用。故曰：用六，利永貞者。陰性多反復，故戒之以永久貞固其德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陽順陰逆。以小從大，返逆爲順，天地之正義也。是故用六者，陰不爲體，而爲用，永守其貞固之德，以順承陽，謂之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重坤至柔，至柔而動，則變爲剛。重坤至靜，至靜而得不亂，是以大方。剛而能久，靜而能覺，故先迷後悟。知今是而昨非，竟得時義之妙以爲主，自然止其

邪念，而得天道之常也。坤德至厚，含光在內，故含萬物而變化，至於光大。蓋坤道本其至順之德，承天之時，與時偕行也。

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釋初六爻，積者積少成多，積少成大也。餘慶者，福祿延及子孫也。餘殃者，殃禍延及後世也。臣弑君，子弑父，殃禍之大者，并非一朝一夕之緣故，蓋由漸次而積成。由小不善至於大不善。爲君父者，於小不善時，不早分辯，由小積大養成大禍。《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養之不教，順其習性而養成大禍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釋六二爻，陰柔得位，中正誠實，內直正也，外方義也。所以成爲君子者，就是誠敬以將事，實踐以直內，言行相顧，敬義以方外也。敬義既立，人皆與之，而其德不孤立，自然順乎坤之中道。正直大方，不用學習，無不順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太和，不犯嫌疑，誠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釋六三爻，以陰居陽，美德在內，然位不中正，雖有美德，不敢自用。若從事於國家，凡事謹遵上命，不敢自專，宜守本分而行，如地道、妻道、臣道一樣。不敢自成，惟承上命而行之，蓋以陰當從陽，代陽施行，才能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釋六四爻，四當天地交泰之時，所以變化。此時正值草木蕃盛時候，盛者必衰，至天地閉塞之時，則賢人隱避而不出。《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到此時候，天道至於秋收，人事至於漸壞，又當謹慎退避之時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釋六五爻，坤卦六五，乃至靜之體，靜能生慧，故君子黃中通理，黃中正位也。居體者，以靜制動也。如君子美德在中，而暢達四肢，以爲用，故能身修矣。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謂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釋上六爻，純陰之極，疑於無陽，然陽未賞無也。陰極陽生，必相戰也。相戰者，相錯也。天地以陰陽相錯而生變化。以陰性多疑，爲嫌於無陽也，不知陽之變化，猶龍之莫測，故稱有龍焉。陰中之龍，本至陽也，猶未離其陰類也。故又稱有血焉。血者陰也，蓋陰陽有相敵之意也。總之，天地即陰陽，陰陽相推而生變化。陰陽相戰，兩敗俱傷。或稱爲龍，或稱爲血，以釋其嫌疑也。又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色而地黃色，本天地互相變化之正色也。蓋言陰陽相和，然後歸於正道也。

總結乾坤二卦：

乾純陽，坤純陰。陰陽對待，克中有生，生中有克。相錯相綜，陰陽往復，循環無端，生生不已，是謂之道。道本無形，二氣流行，生天生地生人物，道仍如是。無喪無得，然天地所生之萬物，無不在得喪論迴。生而死，死而生，莫能長

久，惟天地恒古不壞。何以哉？蓋天地之所以長久者，本乎其性也。乾爲天之性，坤爲地之性。天之性行健也，地之性順健也。乾卦《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觀乾坤二卦之《大象》，知天地之所以長久者，資始資生，健順不已而已矣。君子法天，自強不息，法地厚德載物。天地無私，君子大公。《繫辭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故，不息無私，爲民創造，揖讓天下，大公立極。孔子《大同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大道即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坤厚德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皆大公無私之道也。《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說明乾坤之道，所以行之者，有始有終。終而始，始而終，陰陽相推，元亨也。繼之善者利貞也。恒久而不變，成終成始者，成性也，乾卦《彖傳》曰：「時乘六龍以禦天」此又說明乾坤之道，性情合一者也。元即性也，亨利貞即情也。性者理也，情者事也。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者，長久而不已也。故繼之者，善其事也，成之者，全其性也。是故，六爻發揮，旁通其情者，天時人事，進退得喪，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着乎相也。故曰：時乘六龍以禦天

也。乾卦《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又說明君子能行元亨利貞之天道，故能長人、合禮、利物、和義，足以成爲貞固之幹事也。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故曰：「陰陽剛柔仁義，一以貫之者，即性情合一之大道也。君子體之，行仁講義，長人利物，以配天地。是知天地人之性，則一也。情雖異而性則同。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能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並光明。廣成子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即死其情，而存其性也。又曰：「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即此性與天地同長久也。噫，乾坤二卦；已將天地人三才之道，發揮至盡。《道德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即先天大道也。乾卦《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法乎乾坤。吾人學易，必須明確乾坤二卦之理。其餘六十二卦，自然迎刃而解也。

詩 曰

資始爲性資生命，命來合性性堅定。
定靜天地生萬物，物中最靈惟人性。
性光不滅貴存養，養就乾德號純剛。
剛而能柔長且久，久而敬之直以方。

卷 二

卷二

五二

水雷屯



坎上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其卦以震遇坎，乃乾坤始

震下

交而難生，故曰屯，雜亂之象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候。

屯卦有大通之象，利于堅貞，克服困難，勿用有所出動。蓋陽居天位，陷於陰中，雜亂不寧之象。故宜在內建候立君，以定大事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候而不寧。

屯，難也。乾剛坤柔之氣，始交而難生也。本卦震木內動，外遇坎水之險。水能生木，故動乎險中大亨通也。然必利於堅貞其志，克服困難，然後隨時行之。震爲雷，坎爲雨，如遇雷雨之動，大地滿盈，乃天造此草昧不明之象。雖當時不能行之，待時可行也。若治亂者，宜在內先建候立君，以定大事，勿令其久而不寧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本卦坎爲雲，震爲雷，雲雷震動之際，天下雜亂未通。如世難待平之時，君子以建候立君之舉，經綸其事，名正言順，乃有爲之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候。

陽剛得位而在下方，屯，難之初，若急進，有險難，宜盤桓待時，利於安居守正，而不躁動，利於建侯立君，以治不寧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雖然盤桓不進，志在行其正道，初九陽剛，居六二陰柔之下，陰陽相得，是為以貴下賤，大得民心之象，治亂不難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陰柔得位，在下卦之中，誠正之人也。於屯難之際，乘初九陽剛，相得相助。陽剛躁進，六二以為所難，又外遇坎險，故遭迴不進。雖在馬上，班佈一切，不敢躁進，以犯險難。然九五為正應，雖在險中，而匪寇乃求婚媾共濟險難者。六二如貞女，不敢輕易許人，必待十年數盡反常之時，而得婚媾者之實情，乃許字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之難，非他，因乘初九之剛也。六二陰柔中正，不敢躁進。十年之後，自然反乎常道，又得正應相合之助也。

六二：即鹿無虞，惟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以陰居陽，位不中正。屯，難之初，有躁進之象。三近外險，又承應皆陰，是無賢人之助，如田獵者，無虞人之助。躁進必入於林莽之中，反爲所困。君子知幾知守，舍而不往，往招羞吝也。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屯難之初，必賴賢人以治亂。六三無賢人之助，如即鹿而無虞人。若躁進者，必從禽獸入於林莽之中。君子舍之而不往，知幾知守也。若往必招羞吝，反受困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陰柔得位，雖不中正，自知其才，不足以濟屯，正應初九，陽剛相得，有濟屯之才，所以乘馬不進，班佈一切，下與初九正應，而求婚媾，共濟其屯，往吉，無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知彼，求賢共濟其屯，明哲之人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陽剛，得乎天位，是有濟屯之才也。但在坎險之中，不能施其膏澤於天

下，有屯其膏之象。雖不能大施，然於生活之小用，以正則吉。若大用浪費，雖正亦凶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其膏之故，爲在坎險之中，施之未能光大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陰柔，處屯難之極，雖然得位，內無應與。又乘九五之剛，自覺才弱而無助，有乘馬班佈一切，不能經綸之象。俗謂之騎虎不下，自泣而血汨漣如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之時，陰柔之極，既無濟屯之才，又無正應之助，徒自泣血漣如，何可長久也。

山水蒙



良上 蒙者，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本卦內坎水，外艮坎下 山，山下出泉，蒙昧之象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物初生，如童蒙之時，必須發蒙，自然亨通也。發蒙之理，不能去求童蒙以發之，必待童蒙求我，合乎發蒙之理也。例如占卜一樣，初筮告，以其心誠也，告而不悟，是不誠也。再三來求，是爲瀆神，瀆則不告矣。惟有貞固存誠而已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童蒙也。童子之蒙，見山下出泉以爲險，險而不進，童蒙當如是也。童蒙見險知止而不進，不識不知，順其自然，故亨。以亨行乎時中也。例如發蒙之道，匪我求童蒙，必童蒙求我，彼此志意相應，發之亦容易也。又如占卜之道焉，初筮告，以坎卦九二剛中，有誠心也。告而不悟，是不誠也。再三來瀆，瀆則不告，瀆者真蒙也，然不告亦教也。老子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若蒙者因之以復誠自悟，是封蒙者以養正之教，入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爲山，坎爲水，山下出泉，水險也。童蒙敵不敢進，若君子則能克服其險，是以果敢其行，以育其德，正對治其蒙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陰柔居蒙卦之初，蒙之甚者也。發蒙者，見此等人，蒙昧地過深，順用刑罰以治之，用以脫去其蒙昧之桎梏也。不然任其所往，必致羞吝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利用刑人者，欲啟發其童蒙，必家有嚴君焉。立家政以治小人，用脫去其私心之桎梏，故立正家之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陽剛中正，剛柔相濟。當發蒙之任者，寬宏大量，可以包括蒙昧之人，隱惡而揚善，用其中於民，吉而已矣。又以陽居陰，九二正在納婦之時，若納婦以教之，亦吉也。又陽剛居下卦之中，子克持家之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曰：子克家者，正應六五，剛柔相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六三，陰既失位，又不中正，外應上九兩情相敵。內親九二近而相失，象女子蒙昧，不守正規，習染淫邪。故曰：「勿用取女。」女子無德，重財輕義，愛富嫌貧，曰見金夫。不有其躬，是蒙昧之甚者。不知羞耻，教誨無益，娶之無攸利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陰柔不正，女子無德，何事不爲，不受教誨，其行忤逆。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理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純陰無陽，位不中正，蒙昧不能啟發之人也。又乘應皆陰，因於蒙昧之羣，惟有羞吝而已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困於蒙昧之羣，不能啟發者，獨遠於陽剛之實德，未能覺悟正理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之蒙，位乎中正，蒙昧而有誠實者，如童子之蒙，赤子之心也。一片本色，易於受教，蒙可漸啟，吉之象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無反教之意，故順巽以受教益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陽剛居上，有發蒙之任者。然其位不正，雖陽剛居之，不善教誨，有擊蒙之象。此等人或可爲寇，或可禦寇，爲寇不利，用以擊蒙昧之寇爲利。故曰：利用禦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剛能克柔，自知爲寇不利，禦寇則上下順之，而有助也。

總結屯蒙二卦：

自乾坤剛柔始交而難生後，則屯險在外，蒙險在內，內外皆險之時，何以行之哉？俗語曰：「有志者事竟成。」二卦皆以剛健中正純粹之德在中，有自強不息之志，是故，君子攸行也。屯卦曰：「動乎險中大亨貞。」蒙《象》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屯以剛健中正而治險難，蒙以行乎時中而能亨通。屯卦初九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蒙卦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是皆有志於行事，而能順時者也。至屯卦六三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曰：「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蒙卦上九《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以上種種，皆有剛柔相濟，知時識務德，旁通其情，而能治險者也。屯卦大象曰：「君子以經綸。」。蒙卦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必如是，而後可以盡屯蒙之道也。

詩 曰

乾坤剛柔天地分，屯蒙險難内外生。
君子果行育其德，知幾知守以經綸。

水天需



坎上

乾下

乾健遇坎險，不遽進以陷於險，需待之義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險在前也，剛健中正之德在中，誠能察險，有孚之光，遠以而亨通之象。然必貞固其德，待時而副動則吉也。二五陽剛，有誠信光亨之德，故利涉大川。

《象》曰：需，順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順，待也。其卦坎上乾下，險在前也。乾德剛健中正，誠能察險，不爲險困，其義不困窮矣。所以如是者，坎中滿，有孚象。乾光能察險，光亨象。九五在天位，中正而吉也。剛健中正，可以克服困難，故利涉大川，往必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請客送禮之象。

坎爲雲，在上卦爲天，雲在天上，尚往而未成雨，待上極而雨也。君子觀見此象，知事必成，惟待時耳，故飲食宴樂以待時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無咎。

初九陽剛，有光亨之智，見坎險在外，故不前進。初在下，離險尚遠，如需於郊外曠野之象。但利於恒久待之，不躁進，無咎也。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無咎，未失常也。

需於郊，不犯難而進，恒久待之。無咎者，乾健之德，未失常也。

九二：需於砂，小有言，終吉。

九二，剛健中正，離險較近，如需於砂灘之象。於人事，小有言語之傷，而無大害，耐守之，終吉也。在下卦爲小人，須要請客送禮，不言小有言也。

《象》曰：需於砂，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險較近，而寬裕居中，智不急進，承乘相得，外無應援，雖小有言語之傷，則善爲處理，終則吉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泥則近水也。九三重剛不中，過剛之象。緊鄰於險，不耐其需，外應上六，躁進而致災難，乃自致寇至也。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於泥，災在外也。自私爲我，即致寇至，敬慎爲公，自無敗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陰柔得位，柔順誠實，四在險中，險而見血之象。然以柔順之德，用飲食宴樂，終於出險穴也。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需在險中而見血，承乘應皆相得，能順從聽命，自然而出險穴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在坎險之中，爲有忠信之德。險不爲害，終能出險，故需於酒食，請客宴樂，而貞固其需待之志，吉而已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有中正之德，雖在險中，險不爲害，請客飲酒以待之，貞固其中正之德吉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重險之極，有人險穴之象。然險極將復，正應九三，爲乾卦三陽同體而進，自有變化，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不速客者，不待招喚而自來也。敬之終吉

者，敬慎待之，飲食宴樂，終有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在己無出險之能，待人來助，終以出險也，不速之客陽也，陽來代險，變革而出險。九三不中正，雖不是當位，而爲我之正應，賴以出險，在彼未爲大失也。

天水訟



乾上 訟，爭辯也，乾上坎下，上剛以制下，下險以伺上；皆坎下 訟道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乾剛在上以制下，坎險在下以伺上，訟象也。有孚窒者，九二剛中無應，有孚之志，窒礙而不通，故必提高警惕，守中則吉也。如若起訟，必欲辯論時，得已則已，不可終其訟事，訟久則凶也。所貴乎見大人，明辨其理。不利於涉大川，久持訟事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乾剛在上，坎險在下，內險外健，凡事不平，爭辯起也。夫訟者，爲有孚之誠意，窒礙而不通，故起訟也。但上剛健而下險陷，故必提高警惕，守中則吉也。若恃剛強而爭論不休，是爲終訟，終訟凶也。訟非美事，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大人掌握真理，必能止其訟也。不利於強訟，恐入坎險之淵，反爲不美也。

《象》曰：天與水遠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性健上，水性就下，其性相違，故起訟也。君子以其性不相合，故作事必先謀始。始者性也，性相近也，則與之謀。訟則習也，習相遠也，不相合，故不與謀也。始若不慎，終必失信，故有訟也。始終相合不失其信者，謀始之謂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在下，不能永所訟事。雖小有言語之傷，而無健訟之失，終得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柔居剛位，訟不可長，雖小有言語之傷，辨明其理，則止，可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

九二九五，爲敵應。五以中正居尊，非二所能敵。九二有剛中之智，知己知彼，勢不可爭，反歸而逃退避其位，不與五訟，可免三百戶之災也。坎錯離，離數三，三百戶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下五上，九二陽剛明智，能燭其理，知與五訟，則不克也。況自下訟上，禍患自招，故歸逋竄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六三，陰不中正，承乘應皆剛，非能訟者安常處順，以食舊德。因無爭訟，雖有危厲，終可獲福。或從公事，謹遵上命，而無自成其事之禍也。

《象》曰：食舊德。以上吉也。

三能仍舊事，服從上命，故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健欲訟，居柔不克，上承九五中正之君，故復爲遵命，渝而安其心，貞固其事，則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復從上命，渝而安其正理，過而能改，不爲失事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掌握真理，斷訟大吉之象。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聽訟之人，掌握中正之理，訟者得平，必獲伸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訟卦之終，以剛居上，終訟者也。陽剛必能取勝，或受鞶帶之賜，以爭訟所

得，豈能安享乎？必一朝而有三奪者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憑爭訟而受服，爭來者也。人皆以爲不美，況三奪之乎？何足敬也。

總結需訟二卦：

夫需訟者，乃治亂安危之道也。需卦大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是天下之治也。則安治久必亂。訟爲之始也，訟卦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是故天下之將亂也，則行有所相違，故謀始以止亂。始者性也，初始以性相近則安，久而以習相遠，必生訟亂，故訟亂之時，當求同性者，與謀其始，以守信。不同性者，不與謀也，謀之共濟其亂也。故謀始者止亂之要道也。此乃二卦性情之分與合也，性則合，情則離，需則安，訟則危。惟咸有一德者，始終可以性情相合矣。若成湯之與伊尹，劉備之與孔明，始終一德，以性相合，皆足以當之。若漢高祖之與韓信，楚霸王之與範增，皆半途背離，爭訟不相合者也。是故曰二卦者，治亂安危之道也。

詩 曰

飲食宴樂待時亨，作事謀始求性同。
咸有一德終不亂，食舊復命渝安貞。

地水師



坤上 師；兵衆也。坤上坎下，九二一陽中正，上下五陰皆順坎下 之；率師之象。

師。貞，大人吉，無咎。

師，兵衆也，用以逼正也。大人老成之人，率師吉而無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兵衆也。貞，出師之各正也。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欲以逼衆於正道也。能逼衆於正道者，可以爲天下之領導矣。本卦九二剛中，與六五爲正應，一陽統治五陰，大人率師象。內坎險，外坤順，行險而順，應天順人也。但興師動衆，不免毒害於天下。然爲平不順而保民，而民莫不從之，惟用老成之人率師，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聚衆之象，故爲師。君子以容納其民，畜養兵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六，陰柔在下，兵必不善者也。出師之道，先謹其始，示以軍律，以禁非爲。不然，兵無紀律，惟凶而已。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出師必以軍律，失律則衆心不一，無以克敵，故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

九二，陽剛中正，乃老成之將。在行師之中，決定可以成功，故曰吉無咎。正應六五，有寵任之象。王三錫命，再三囑咐任命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老成之將，在行師中，連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故吉。又承君寵，再三錫命者，爲了懷柔萬邦，以安天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才弱志强，非將材也。使之率師，必有大敗，輟尸而歸，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非將材而率師，大敗輿尸而歸，大無功也。

六四：師左次，無咎。

六四，陰柔得位，乃才弱而志行正者。知己知彼，不敢稱強，率師退於左次，保存實力，故無咎也。

《象》曰：師左次，未失常也。

兵法右爲前，左爲後。六四才弱，退兵於後，未失常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君位，田有禽，野外有寇。禦寇之道，利於明證其罪，勸其改過自新，則無咎也。若執迷不悟者，可命老成之將，率師代之，可以成功。若再使弟子參之，弟子不能服從，雖行正亦恐有輿尸之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使長子帥師，以中道而行，故無所失。再使弟子參之，弟子不識進退，或有輿尸之凶。究由在上者，使人之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寇亂已平，論功行賞之時，大君有命，功大者，開之以國。功次者，承之以家。惟下智之小人，有功者，優之以金帛，而勿用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行賞，以正軍旅之功也。小人勿用，小人見利忘義，無一德之忠也。始藉之以除亂，終因之以致亂。故曰，必亂邦也。

水地比

二二三
二二三

坎上 比，親比也。九五陽剛居於天位，上下五陰皆比而從
坤下 之，有一人撫萬邦，四海仰一人之象。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者，比以吉也。九五陽剛中正，居於天位，天下均比之，而得吉也。然爲比者，必先卜筮己之所行，合乎元亨利貞之天道否？合則得吉，永守其正，則無咎，故能永保其安寧。天下之不寧者，方來比之，以就其安寧也。其不來比者，爲後夫，未明天道吉凶消長之理。故後來者，好時已過，無吉而有凶也。

《彖》曰：比，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無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比之以求吉也。比輔，比之以親輔也。故上下皆順從之也。然爲比者，在中正之位，必先卜筮己之合道與否，是必永守其正，而無咎也。是以九五之剛中正，天下不寧者，方來親比，以求其安寧也。故上下五陰，皆響應之。若不來者，爲後夫。未明天道盈虛消長之理。及至道窮之時，而後來比者，無得而有失。無吉而有凶，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上坤下，地上有水。親比不離之象。首王因以建萬國以分治，親諸侯以考

治，所以親比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在下，有坤順之德，當比之時，貴乎有誠。本卦外坎內坤，坎有孚，坤順從，有孚順以比之，故無咎。有孚不渝，誠意充足，盈缶象，更以終始如一，終來有意外之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之比，柔須之至，親比之時，誠意方盈，故有其它之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陰柔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剛中，上下一致，比之以內心之誠，故內貞固其比，吉而已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自內者，六二九五，均得其位，志同道合，自然無所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匪人也，比之何益。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以輔德也。比之匪人，無以輔德，故自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陰柔得位，行乎正者也。上承九五，剛健中正之比，是外比於賢者也，惟貞固其比，則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四在下，五在上，六四九五，陰陽相得，外比於賢，更從乎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九五，剛健中正，而得天位，可爲天下之比者，故顯示其比。王者開三面之網，以迎比者，來者不拒，往者不追，比之自內也。失前禽，言往者任其去之。故邑人皆以忠信爲比，不加誠備，順其自然，所以吉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在中正之位也。舍逆取順，人禽之判也。邑人不誠，上以中正之道感人。下以中正之德自守，是在上者，使之以中正也。

上六：比之無首，凶。

陰柔居上，不來比下，九五乃中正之元首，上六得位高傲，無視元首，凶之道也。

《象》曰：比之無首，無所終也。

雖在上位，亦當以賢爲比。九五剛健中正，爲天下之比者，上六高傲，無視元首，不明賢否，無所終也。

總結師比二卦：

師比者，治世中之治法也。蓋師比之興也，必於天下大治。正值爐火純青時候，治極生亂，聖人不得已而用兵，必用長子率師以治亂。師卦九二《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上六《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此見興師之所以復治也。至亂治之後，必有善後的辦法，即親比以教之。比卦曰：「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大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使天下以有孚比之也。六二曰：「比之自內，貞吉。」九五曰：「顯比，王用三

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是故曰：「師以逼正也，比以親輔也。」師以懷柔萬邦，比以自內貞吉。此治世中之治法，自然而然，莫有過於此者也。

詩 曰

中天日麗爐火純，治極生亂師逼中。
王開三面比天下，仁勇還須智光明。

風天小畜



巽上

小，陰也，畜，止也。陰陽貴乎得位，此卦六四一陰得

乾下

位，上下五陽皆順之，是爲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六四一陰得位，上下五陽皆順之，故曰小畜。二五陽剛中正，故亨。陽主動，陰主靜，密雲不雨者，言內政優美，尚未施行於天下也。自我西郊，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吊民伐罪之事，未見於行，小畜之象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六四陰柔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故曰小畜。下乾健，上巽順，二五陽剛得中，其志得行，乃亨。陰主靜，故密雲不雨，尚在畜養之中也。自我西郊，言文王發政施仁於西岐，尚未施行於天下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無質，行於天上，故畜而不能久，曰小畜。君子於此時，以美其文德之事，學習威儀辭文而已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陽剛在下，尚未用事，正值學習之時，學習以復自道，不敢妄爲，何有

其咎，吉而已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能克己復禮，知守本分，乃復性之功，其義當然吉也。

九二：牽復，吉。

陽剛得中，與初九爲同志，牽連復其自性，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在下卦之中，與初九爲同志，牽連共復其自道，其志在中，故曰：「亦不自失也。」不失其本性故吉也。

九三：輿脫輻，夫妻反目。

九三，過剛不中，過剛則折，如輿脫輻，與上九爲敵應，夫妻反目之象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俗云，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小畜之時以柔爲剛，九三過剛，不能正其室，夫妻所以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

陰柔得位，承乘應皆相得。故有孚以畜衆陽。衆陽亦以忠實附之，相助而不

相害，故能免去血害，遠離警惕之象，無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一陰得位爲體，柔順以畜衆陽，上下五陽爲用，皆相應之。陰陽相和，遠出警惕，上與九五，相得合志之故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陽剛中正，以有孚之心，攣系六四，陰陽均得其位。誠信相交，攣系緊密，富貴同享，富以其鄰之象。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有孚攣如，誠信相交，富貴同享，不獨享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小畜至極，既雨，陰陽相和，既成雨矣。既處，陰陽相合，既得其所矣。所尚者，惟厚德載物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受凝焉。婦貞厲者，六四陰既得位，婦雖貞，柔而有厲，如月之幾望。柔厲正盛，君子知幾，守而不往，往則凶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既極，其事既成，既得其所矣。惟有厚德載物，以養其性，可也。不然陰性多疑，君子征凶者，知陰有所疑於陽也。

天澤履



乾上

履者，實踐也。乾健兌說，和睦履之，如履虎尾，不咥人亨之象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實踐也。兌說。履乾剛之後，乾剛中正，直行如虎，和說，隨其後，如履虎尾，不咥人，亨通之象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陰柔，內含章美，爲兌說之王。履乎乾剛之後，柔履剛也。下卦兌說，以應上卦之乾剛。和說，以從乾剛之後。下順乎上，柔承乎剛，和說，應之，如履虎尾，不咥人亨之象。雖曰陰之和，亦由陽之正也。九五陽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無私於天下也，猶堯舜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故發乎功業。炳然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至上，澤至下，上下既定，卑高以分。況以和說之德，而順乎乾剛，履之當然也。君子以辨別上下尊卑之分，安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無咎。

陽剛得位，素行以正，安其本分，通塞不變，往無咎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有志者事竟成。本其素志而往，君子樂天知命，獨行其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陽剛得中，中者天下之正道，履行其道，坦然平易也。必素有涵養幽靜之人，貞固其道，則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靜之人，所以貞吉者，必定神清，行乎中正之道，而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

柔居剛位，不中不正，本不能行，恃剛而往，如眇者自謂能視，跛者自謂能行，以此作事，如履虎尾咥人凶也。猶武人爲於大君，惟用其剛，徒播惡於衆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本不有明，本不能行，因居剛位，強視強行，如履虎尾，咥人之凶者。以陰居陽，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太剛也。

九四：履虎尾，訴，終吉。

陽剛居柔，位而不中正，然陽剛明智，履九五之後，自能戒懼，訴而行，如履虎尾，不啻人亨，終得吉也。

《象》曰：訴終吉。志行也。

訴恐懼得吉者。君子知幾，因事制宜，得行其素志也。

九五：夬履，貞厲。

陽剛得位中正，凡事當行必行，故曰夬履，然必貞固其志，危厲存心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夬履貞厲者，其位正當，存心正當，作事正當，必行其志，亦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行事之終，故視其所行，考其祥否，祥者善也，其旋大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吉之人在上，結果大有福慶也。

總結小畜履二卦：

《繫辭傳》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故

陽爲體，陰爲用，陰爲體，陽爲用也。小畜履二卦，皆一陰之卦，均以陰爲體，陽爲用也。故小畜六四一陰得位，巽順誠實，以畜衆陽。又承乘應，陰陽均相得，上下合志。更以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富貴同享，所謂大公也。蓋小畜在隱居以求其志之時也。故初九爻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象》曰：「牽復吉，亦不自失也，六四爻《象》曰：「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上合志也。至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既成功矣，所尚者積德以載物也。然陰爲體，婦貞厲，如月之幾望，陰氣正盛，君子知幾，而不往，知陰之有所疑於陽也。《大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仍以隱居以求其志，美其文德也。至天澤履卦，非隱居求志之時也。陽剛得位，陰在內而不中正，雖爲卦之體，未爲事之主也。《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是故尊卑之位既分，上下之禮已定，則六三一陰，爲兌說之主，祇可和說以隨乾剛之後，實踐其所履行之任務也。所謂行義以達其道之時也。故初九《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九二《象》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九四《象》曰：「履虎尾，訴終吉，志行也。」九五《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夫二卦者，雖一陰之卦，然性情各異，所

以陰陽貴乎得位。小畜一陰得位爲體，以畜衆陽。履卦一陰失位爲用，以隨乾剛之後，和說以成事也。得位者爲主，失位者爲奴。故小畜六四一陰得位，承乘應皆相得，上下五陽皆順之。履卦六三一陰失位，承乘皆相失，故以和說隨乾剛之後，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蓋實踐之時，必分體與用，主與奴，雖在履之時，亦惟視其當與不當也。蓋二卦者，內修其德，外履其事，剛柔相濟，行止合時，動靜不離乎道，一以貫之者也。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結果得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蓋報應循環，善惡得失，此二卦明顯之至也。

詩 曰

陰畜陽兮德尚文，剛健履帝道光明。

幽人貞吉志不亂，視履考祥旁情通。

地天泰



坤上 三陰三陽卦，陰陽各成一派，連繫而進退，因以造成泰否之象。

泰：小往大來，吉，亨。

陽大陰小，陽君子，陰小人，小人往，君子來，泰之時也，故吉而亨通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者，天地交而曰泰，不交曰否。交則小往大來，萬物吉而亨通也。地氣上升，天氣下降，上下相交，而其志通也。內卦乾健陽也，外卦坤順陰也，內陽爲君子，外陰爲小人，內以統外，外以助內，陽在內而陰在外，是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既交，四時通泰，君後隨時之義，裁成天地之道，生育萬物，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保衛於民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九乾剛，三陽同志上進，同志同行，如茅茹一團，拔一而起，說明君子道長之時，一派征進，則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陽剛牽連而進，志在外爲也。

九二：包荒，用憑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九二，剛健中正，剛柔相濟，中有包容荒穢之量，外有作善勇爲之行，故利用憑河之勇，而健進，近而不遺親故，遠而不忘朋舊，惟有得尚於中行之正道也。

《象》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合於中行之道者，君子之所行，光明正大也。

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九三，過剛而不中，泰將至極，極則必返，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也。當此之時，惟有隨時之義，艱難貞固其心志，可以無咎。更不憂不懼，不恤其得失，惟以誠信之德，抱道而往，雖至否來之時，於食有福，衣食不顧也。

《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極否來，無往不復，天地之氣，循環無端，自然而然，陰陽交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陰柔得位，在坤卦之下。當泰將極，否將來之時，陰既得位，而行正當，陰類相繼而來。翩翩翻然就下，同志相孚，不約而往。雖未招喚其鄰，以富其勢，但不期而到者，不戒以孚，不待告戒，自然誠信而來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以陽爲實，今陰陽分類，而不相依，失實象，泰至極，否之來，翩翩翻然就下，蓋陰有依陽之意，陽有用陰之心。陽爲實，陰爲虛，陽以實來，陰以虛受，虛實相合，兩情相得，不戒以孚，以中心之所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柔中虛已，下應九二之實中，剛柔相濟，陰陽相配，以成治泰之功。如帝乙以妹下嫁於諸侯之有德者，爲之內助，內外皆泰，其福大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其福大吉者，六五九二爲正應，以乾中而配坤中，中心之所願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泰極將否，其象如城復於隍。城原爲隍土所築。保泰之防也。今復爲

隍，泰而轉否之象。道不同，志不合，彼爭此奪，事變橫生，勿用師征，只宜靜守，惟有自本邑勸告其以守正命，和平以求解決。若用師征，雖正亦恐有無濟於事之羞吝也。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泰之時，政令齊整，言出不二。否之時，政教不整，朝令夕改。民不云信，事必亂矣，故曰其命亂也。

天地否



乾上

否閉塞也，正與泰反

坤下

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之匪人者，小人在內，邪道惑人也。天連循環，無往不復，君子退，小人進，故曰否。小人在內，黨同伐異，不利君子之政道，故君子隱退，大往小來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者泰之反也。否之匪人，小人在內，邪說惑人，反對正道，曰匪人，故不利君子之貞也。大往小來，乾卦在外，坤卦在內，乾性向上，坤性就下，則是天地不交，萬物閉塞而不通也。上下不交，則天下大亂，爾爭我奪，無邦國之道也。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內柔而外剛，內虛弱，而外貌剛強，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天地之氣不交，成爲否塞之象。君子觀此，只可以儉約其德以避難，不可榮耀而貪福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小人連繫而進，初無惡意，若能保守其正道，貞固而不變，則吉而亨通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初進之時，尚未見利思遷，故連繫征進，志在忠君也。若能守貞，始終一德者，吉而亨通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得位得中，小人而逢時上應九五之大人，在群陰之中，能包涵其類，順承上級之意，小人而吉也。若大人逢否，自有守否之道，隨時儉德以守否，而能亨通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離群也。

大人逢否而能亨通者，不脫離群衆，在野而亨也。

六三：包羞。

六三，不中不正，才疏識淺，離道背德，其惡已播於外，猶效六二之包承，不知人已見其肺肝，然徒自包羞而已。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曰位不當。

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

陽剛居外卦之初，大臣之位也。有傾否之責，然以臣道不敢自尊，故遵上命而行，無咎也。如此疇類之衆，亦享安寧之福也。

《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

君子以善世爲懷，能遵上命，而已無咎，其志亦可以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天位，學識超衆，能休天下之否矣。大人若遇其時，則吉。然亦當存其亡之戒，心常恐懼，才可保固大體之安全，如繫物於苞桑之上，穩固而無虞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有天德，居於天位，能休天下之否者，德位皆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大人在上，有傾否之責。然否終則傾，故不能久，先否而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陰陽相推而生變化，否泰循環，無有已止。泰終則否，否終則泰，何可長否乎。

總結泰否二卦：

夫泰否二卦者，即乾坤二卦也。乾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泰之時也。坤卦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否之時也。乾健坤順，陰陽推進。泰卦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陽進也。否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陰長也。泰否者，天地之交與不交也。乾坤爲天地，天地交泰，萬物發生，天地閉塞，萬物消滅，是天地之作用，豈可擬議哉。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否卦《大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是故人列三才，譽贊天地，故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與時偕行也。夫乾坤泰否四卦，乃六十四卦之準則也。六十卦範圍小，乾坤泰否四卦，範圍大也。

詩 曰

天運循環泰而否，萬物造化死復生。
陰陽反復成變化，法地承天人最靈。
乾健坤順陽爲主，先迷後得悟真空。
忠信不移爲君子，疑二失實是小人。

天火同人



乾上 同人，人性同也。乾上離下，火性上同於天，本卦一陰離下 得位而中正，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野者，空闊也，言性量廣大與人相同之意，故亨通也。利涉大川，既與人同，無往而不利也。惟利於守君子之正道，持久而不已也。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同其源，非同其流也。源者性也，流者情也，欲也。六二爻柔得位得中，謂能窮理盡性也。上應九五陽剛，剛健中正，以至於命也。天與火性皆上升，故曰同人。同人卦曰：同人無分遠近畛域，則以其廣大子性量相同，故能清心寡欲，如野外之空闊無限行之，故亨通也，利涉大川。外卦爲乾，乾之行健也，內卦爲離，離爲文明，文明以健。二五爻，中正而應，君子而得正道者也。惟君子爲能通達天下人之志，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性本同上升也，君子以人與人，性本同也。所以分者，族別而已。如

我國多民族共和，人與人同也。至物與物亦類也，惟辨別其名象而已。

初九：同人於門，無咎。

初九，陽剛在下，覺悟提高，有同人之志者，故不分遠近，其性與人相同，故曰：同人於門。初出門，即與人以性相交，無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思想公也，誰能咎之。

六二：同人於宗，吝。

陰柔得位得中，覺悟欠通，未得同人之理也。惟陰性吝嗇，利於近，不利於遠，故同於宗，不同於野，不免於羞吝也。

《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陰性吝嗇，能小同，不能大同，祇同於本宗，羞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

九三，剛而不中正，上無應與，剛躁不能同人，惟與六二相得，欲與爲同人，然二與九五爲正應，同心同德者也。九三強與二同，不能不防九五之來攻，故伏兵於林莽之中，及高陵之上以防之。終以欲不勝理，私不敵公，三歲回心，復歸

於正道，而不興戎矣。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於莽，爲敵九五之剛也。三歲不興，理屈勢亦不敵，安其所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無正應，亦欲與二爲同人，因隔九三陽剛，礙其所行，強用武力，乘三之外墉，不克攻其內城，既而覺悟，反省罷兵，故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邪攻邪，義弗克也。其吉者因困以辨義，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與六二，正應相得，是爲同人。因被九三九四所隔，陽剛暴叫而號咷，用大師去征，克之相遇，而後笑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有大同之志者，與六二正應，爲同人之先也。故以中直之理以勝邪，先理後兵，終相克也。

上九：同人於郊，無悔。

上九內既無應，外莫與同，如同人於荒郊無人之處。然以陽居陰，能屈亦能伸，雖然孤立而無與，自亦無悔也。

《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上九陽剛，有同人之志者，然過時無應，未能得遂其志也。

火天大有



離上

大有者，所有大也。火在天上，無處不照，六五一陰

乾下

居尊，上下五陽皆應之，故曰大有。

大有：元亨。

大有，六五陰柔居尊位而中正，上下五陽皆與之，元大亨通之象。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者，性量廣大也。六五爻，柔得尊位，剛柔相濟，有大同中正之德，而上下五陽皆應之。陽爲陰所有，故曰大有。上卦離火文明，下卦乾德剛健，九二六五爲正應，故曰應乎天而時行，順乎時而行乎道，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以大亨通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日爲火，日在天上，所照者廣，故曰大有。日之照臨，物無不生，君子法之，存心養性，遏惡揚善，如帝舜之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順天休美之命也。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初九，陽剛得位，性本善者也，尚無交於惡習之害，如孩提之童，純任自然，

尚未染着惡習，雖有不善，匪其咎也。少長有嚴君之教，使其艱難，以制伏其心志，用保其善性，終則無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

惟大有卦初九爻，可稱無交害者，性本善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

九二：剛健中正，性德純粹，如逢時行道，有任重致遠之志，如大車能載重量也。蓋其心志，有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之志，故有所往，則無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剛柔相濟，積德於中，以載道，故不能敗壞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重剛而得位，雖不在中位，三爲人道，大有之時，若君子有大公無私之德，逢時變化，必因公事，用以享受天子之賜，能忠君愛民，適合大有之忠也。若爲小人，則逢時而利己，弗克如是也。

《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君子逢時，享於天子之賜，保國爲民。小人逢時而貪厲，爲害人民也。

九四：匪其彭，無咎。

彭，榮盛也。以陽居陰，上承六五柔暗之君，必以明哲保身，不顯其榮盛，故無咎也。

《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晰也。

不顯其榮盛無咎者，明白辨晰其榮辱相關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柔順中正，以居天位，親賢任能，以信相交，使之以禮，名分威如，吉而已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六五，以誠信交於賢人，是以感發其志願，威如之吉。有威儀而無暴厲之情緒，人易近之，故無畏備之心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大有之極，以剛居柔，剛柔相濟，威而不猛，順天休命，以事其君，以保其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卦，上九爻，有上等之吉者，明用九之道也。剛而能柔，性量廣大，常保其吉者，自天祐之也。

總結同人大有二卦：

大道昌明，日麗中天，旺相之極，向人大有二卦是也。夫天道上行，火性焰上，同人之象，以性相同也。日麗中天，道德昌盛，大有之象。君子存心養性，天人合德也。聖人在上，通天下人之志，曰同人於野，上下應之，民安物阜，天下太平，如堯天舜日之世，揖讓天下，感召太和，五風十雨，民樂嗥嗥，是爲大同之世，太有之景象也。究其所以，不過人心道心，危微之間，明辨晰也。同人於野者，公字當頭，破私立公也。大有元亨者，人心去而道心存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尚書》十六字心傳。不過同人大有之所以然也。同人卦《大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有卦《大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類族辨物者，以性相也。性雖同而氣質不能同也。故初九曰：「同人於門，無咎。」有同人之志也。六二曰：「同人於宗，吝。」未能大同

也。九三九四氣質不正，未能行乎中道，既無正應，強與六二爲同人，是以未免有敵剛之心，伏戎於莽以防之，或乘其墉而不克攻，既而覺悟又罷其兵，是知性雖同而氣質有異也。惟九五則剛健中正合道，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者，以大師克之，剛柔相濟，而中道也。上九曰：「同人於郊，無悔。」既無應，亦無悔，雖未得行其志，而安常處順也。至大有卦之「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率性之道也。率性者，乃明道之極之聖人也。故初九爻曰：「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性本善也。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乃厚德載物也。九三過剛，若君子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也。九四剛柔相濟，匪其彭無咎，明哲保身，不顯其榮盛也。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柔順中正以居天位，健中表正之志行也。故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其所以爲大有之道也。故曰同人大有，爲大道昌明之象也。

詩 曰

十六心傳大道根，同人大有貴執中。
聖聖相傳隨時義，破私立公萬邦寧。

地山謙

三三三

坤上

謙者，有而不居之意。艮止於內，坤順於外，謙之意也。山

艮下

高地卑，山屈而止於地下，謙之象也。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而不辭其勞，所以亨通。君子大明終始，始終一德，勞而不伐，故能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願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

謙者，君子盛德，順天休命，亨通之道也。艮爲光明，天道也。坤爲卑下，地道也。本卦山在地下，天道下濟而光明，坤在艮上，地道卑而上行。九三陽剛在下，勞動之象。然勞而不伐，曰謙，有亨通之象也。蓋天地、鬼神、人，都是好謙而惡盈。益謙而願盈，流謙而變盈，福謙而害盈。可見謙之爲道，所以尊者，內有光明日新之德，外有卑下不辭之勞，雖卑而不可逾越者。君子之德，誠中形外，戒滿持盈，卑以自牧，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者，道之用也。用貴乎執中，故剖多益寡以適中，稱物平施以和中。能中能

和，無爭無奪，故六爻皆吉，曰君子有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居下，謙而又謙之象。君子如是，用涉大川，皆可平安渡過，故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而又謙之君子，以卑下自牧，修德之柄也。

六二：鳴謙。貞吉。

六二，陰柔得位得中，謙德積中發外，令聞廣譽之人也，故曰鳴謙。尤宜貞固其德，恒久不渝，則吉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能貞固其德而吉者，非虛謙也，乃中心實得其道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重剛而不中，勞動之象。謙而能勞，不施其勞，君子知命樂天，行平其素，終得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君子爲民服務，不居功，不辭勞，而自謙，萬民皆悅服也。

六四：無不利，僞謙。

陰柔得位，其謙謙之德，無不順利，自然而然，發僞其謙德也。

《象》曰：無不利僞謙，不違則也。

自然而然，發揮其謙德者，不違天地造化之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柔得尊位而中正，不侵其鄰以爲富，利用征伐，惟征不服也，故無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既不侵略，而征不服，爲征其服也，非爲富有其土地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陰柔得位，處謙之極，謙德已鳴於外，然質柔位高，利用以行師，可征其邑與本國，因柔之爲道，不利遠征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得雖聞於外，然陰柔不利遠征，故其志未得遂也。若用行師，征其邑國可也。鳴謙，在內，守貞，可吉也。上六鳴謙，在外，實踐其德之時，故利用行師，以征邑國也。

雷地豫

三三三

震上

豫，和樂也。九四一陽爲體，上下五陰皆應之，其志得

坤下

行，又順以動，和樂之象。

豫：利建侯，行師。

雷出地上，陽氣出乎震方之象，萬物發生，故和豫也。於人事正宜建侯以立治，九四陽剛不得其位，行師以助治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乃一陽之卦，陽剛得應，上下和樂，其志得行之象。上震動，下坤順，民悅服從，順以動，和樂之象。和樂，以順動，天地四時生長收藏，亦復如是，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順時而動，日月不能過，三十日月圓一次。四時不能忒，十二月爲一年。聖人行順時而動止合度，故刑罰清明，萬民皆服。豫卦和樂之時義豈不大哉。坤在下卦爲群衆，順群衆而動，故萬民服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上，奮豫和樂之象。天地生成萬物，父母養育子女，得莫大焉。故先王

教民之義，以順時而動，報答天地父母之恩。作和樂之樂，崇高其德行，祭祀上帝，以配祖考，民德歸厚矣。

初六：鳴豫，凶。

陰柔在下，無識之人也。與九四爲正應，均不得位。雖逢和樂之時，不能涵養其德，自得意滿，鳴稱其豫，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不學無識，鳴稱其豫，乃志量不足，才識皆窮，故凶也。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陰柔得位，有中正之志，然承乘應均不相得，因富豫而有先見之明，故守節如介於石，堅固而不搖，不待終日，決定行止，貞固不移，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不待終日，能決定行止，而貞固不搖者，有中正之德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柔居剛位不中不正，無志無德之人也，上承九四，富豫之時，既不相得，又不識時務，一味上視富豫之位，故曰盱豫，必有悔也。然能速改其過可以無悔，遲

則終於有悔也。

六三：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盱上九四之富豫，不知有悔者，因位不中正而在下以柔居剛，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德。勿疑朋盍簪。

豫乃陽卦，九四一陽爲體，而近君位，富豫逸樂之象。上下五陰，皆山之以爲豫，大有得志也。當以誠信待人，勿存疑二之心，以失信於上下，則朋類皆山之

以和豫，如以簪束發一樣，無不齊整而一致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朋類合而從之，皆隨之以爲逸樂，大有得於人心，其志亦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柔居尊位，沉溺於豫，自不振作，受制於權臣，雖居正位，心常有疾，但能知時識務，恒守其疾，而不死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常有心疾者，乘九四之剛也，但能恒守其貞疾而不死者，中正之德未亡

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

陰柔得位，居豫之極，昏冥於豫樂者也。冥隨已成，若能覺悟而速改之，善補過者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於豫，徒知逸樂，而不改，時已至極，何可長也。

總結謙豫二卦：

同人大有之後，繼之以謙豫，是以謙巽隨時之德，安享處順和樂之豫者，蓋有持盈保泰之道也。夫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同人大有，五陽順乎一陰，謙豫二卦，五陰順乎一陽，均以陰陽一位爲體，五位爲用，體用相資而爲道也。謙卦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豫卦九四曰：「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謙卦《彖》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豫卦《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

時義，大矣哉。」夫謙卦六爻皆吉，蓋積德於中，自不敗也。豫卦發揮其德於外，和樂奮豫也。謙卦《大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執中也。豫卦《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致和也。執中莫若稱物平施，致和莫若作樂崇德。執中執和，返本還原，用以成就同人大有之性也。是故同人大有與謙豫二卦，《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此之謂也。

詩曰

謙虛處世德之柄，勞而不伐君子終。
順以動豫大有得，聖人民服刑罰消。

澤雷隨



兌上

隨，從也。以卦變言，則剛來隨柔。以卦體言，則此動

震下

彼說，皆隨從之意。其實隨時之義也。

隨：元亨。利貞。無咎。

隨者，以事隨理也，隨之以正，不隨以邪。隨之以理，不隨以欲，故隨之，則元大亨通。利於貞久而不渝，隨時之義，故無咎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剛隨柔，陽隨陰，陰前陽後，剛來下柔，曰隨。下震動，上兌說，此動彼說，隨也。彼此相隨，元大亨通，利於守正，恒久而無咎也。天下之事，均以時成，故隨時之義，大得很呢。

《彖》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動，澤水隨而上升，將成雨也。君子知時，所以退向於晦，入於宴息，安居以待時也。天下之事，亦復如是，識時務者，知隨時進退之道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陽剛得位，震動之始，當隨六二之中正，陽來隨陰，官事有變，守正者吉。出門交涉，隨時之義而行止，則有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事既變革，從正者則吉也。出門交有功效者，不失時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陰柔得位得中，當剛來隨柔之時，六二聯係初九之小子，而失正應九五之丈夫者，近而相得，不失隨時之義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初九之小子，而失九五之丈夫者，不能兼與之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既無正應，又不明隨時之義，惟利是隨。當剛來隨柔之時，三當聯係初九之小子，然小子無財，九四丈夫有利，故係丈夫，失小子，然隨丈夫，雖有求得，利於居正守貞爲要。不然，兩情不相得，必將得而復失之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聯系丈夫，有所求得，志舍下之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以剛居柔，志不堅定，剛來隨柔之時，隨時之義也。九四陽剛當隨上六，合其

時義也。四志不堅固，切隨九五而獲利，不明時義，雖正獲來，必有得而復失之凶也。若能反省，以有孚之誠而隨柔，則在於道，以明時義之大，何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剛有獲，乃非分之得，不義也，故凶。有誠信之德，而隨柔，不離於道，乃明時義之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天位。隨時之義，有孚於嘉美之吉也。與上六陰陽相和，而均得位，中正誠實，所隨之事業，亦皆嘉美之事，故吉而已宜。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有誠信嘉美之吉者，其位中正，隨時中正之義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

上六，陰柔得位，在隨極之時，剛來隨柔，乃九五來隨上六，均以得位，故有誠信之德以隨之。然上六亦以拘係子誠，有特殊之聯系而不能離，更從而維持之，故王用以享於西山之神也。祭西山之神，要事也，又有王命，不可得而緩者，拘係之意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乃隨之極，拘係之者，不可須臾離也，過此無所隨，故曰上窮也。

山風蠱



艮上

艮爲山，巽爲風，山下有風，蟲蝕之象。物蟲食，事漸

巽下

壞，蠱也。蠱者有事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事生於元亨之時。利於即時振飭，涉大艱難以治之，是以蠱事未能久也。先甲三日始也，後甲三日終也。不過旬日可治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艮剛止於上，巽柔生於下，政教光明，久而生弊之象。艮剛健篤實輝光，巽柔生於下，進而阻止之日蠱。蠱事生於元亨，乃天下大治之時而生亂，故利於涉大艱難以治之。不過先甲後甲，旬日可平也。故曰：終則有始，言艮卦成終而成始，乃天道之所以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漸蟲蝕，事漸衰亂，蠱也。

君子防未然，因治久必生亂，故振興其民，養育其德，復歸於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以柔居剛，陰生陽下，事漸有壞之象。初爲小子，如父事日久生蠱，理當復

振。初六柔中有剛，爲幹父之蠱，有賢子象，故考無咎，雖有危厲，終得吉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賢子意欲繼父之志，故振飭父蠱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以剛居柔，事不相得，爲母事生蠱象。幹母之蠱，不可急正，巽以入之可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不可急正者，九二乃得中和之道也。

九三：幹分子蠱，小有悔，無大咎。

九三重剛，幹父之蠱，必有過分之處，故小有後悔，但子幹父蠱，無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無咎也。

父事子繼，不會有壞，何咎之有。

六四：裕父子蠱，往見吝。

陰柔不能繼父子志，父事漸壞，因循寬裕以仍之，事壞日深，不可救藥，任其往之，惟見羞吝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陰柔，守常則可，振飭未能，故裕父之蠱，日久愈壞，雖欲往治，未能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陰柔在上，中正以應九二，賢子，幹父之蠱，惟用保守其名譽而已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賢子有好名譽。幹父之蠱，承之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剛居上，剛明無應，事壞之極，常人以為蠱也，上九以為道也，是故隱於世外，不事王侯，高尚其道，不為世俗所累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不事王侯，士志於道，其志可為世法也。

總結隨蠱二卦：

《雜卦傳》曰：「隨，無故也。蠱則飭也。」無故者，不守舊也。飭者，修整

也。二卦者，隨時進退，以從道也。義精仁熟，無所敗事。隨卦《大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雷在澤中，時當息以養陽，故向晦也。蠱卦《大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蓋事壞於阻，君子防患未然。事當振飭，而治理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若夫隨之善者，有孚在道，以明功也。幹蠱之善者，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極美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隨時之義，向晦入宴息。治極生亂之時，振民以育德。若幹父之蠱，用譽承之以德，是皆君子之所以在道以明功也。是二卦之意，蓋明道者，修道之實功也。

詩 曰

隨於嘉吉位正中，有孚在道以明功。
幹父之蠱要用譽，不事王侯德絕倫。

地澤臨



坤上 二陽之卦，曰臨者，二陽上升，至於地面，萬物均受其
兌下 澤，陽氣來臨，春生之時也。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者，光臨也。陽光山復至臨，二陽浸長，陰當退避，十二月之卦也。元亨利貞，天道循環，山十二月至七月，經八個月，變化為天水遁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有凶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卦陽剛浸長，下兌說，上坤順。說而順，九二六五為正應，剛中而應，內外均正，大亨以正也。元亨利貞，天之道也。陰陽相推而生變化，經過八個月，與天山遁卦相錯。有凶者，陽消陰長，不能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曰臨。乃天道生物之氣，已臨於地上矣。至於八月有凶者，說明天地陰陽二氣不能中止，陽極陰生，陰極陽生，乃天之道也。所以，君子以教育人之思想，如天道之無窮，其涵容之量如地道之無疆。所以保衛人民，亦是無窮無盡，無疆界的。

初九：咸臨，貞吉。

咸者，感也。初九陽剛得位，其思想端正，常以正氣感人，臨人之道正當矣。必須貞固其志，而不移，則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以正氣感人，貞固其志，而得吉者，其志所行正當也。

九二：咸臨，吉，無不利。

九二，陽剛中正，感人以中正之道，故吉，無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

九二以中正之道感人，是與天地臨物之氣相通，純任自然，吉無不利，并非順從使命之謂，乃隨時之義也。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

六三，既不得位，又不中正，在兌卦之上爲口，故以甘美之言語感人，脫離實際，無所順利。但六三柔中有剛，既自憂其言之不實，故能改過，而無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臨者，六三位不中正，又爲兌口，柔居剛位，故不當也。既自憂其言之不實

也，即當速改，咎亦不長也。

六四：至臨，無咎。

陰柔得位，有坤順之德，自然而然，以臨人，乃至善之臨，故無咎也。

《象》曰：至臨無咎，位當也。

四乃大臣之位，迎上接下，自然而然，知止於至善，所謂至善之臨，乃不求其臨而臨之，故無咎者，位亦正當也。

六五：智臨，大君之宜，吉。

柔居天位，正應九二中正賢人，大君以明智之德，任用賢人以臨天下，得其宜，合其道，吉而已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大德之君也，行乎中正之道，以臨天下也。

上六：敦臨，吉，無咎。

上六得位，柔順之至，故合地德，敦厚以臨民，吉而無咎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位已至極，在坤卦之上，故能敦厚臨民，志在順乎天命，故吉而無咎也。

風地觀



巽上

觀，仰觀也。九五中正在上，四陰在下，仰觀之象。

坤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上以中正示人，爲人所仰觀也。盥，將祭而潔手，薦奉酒食以祭祀。此時內外清潔，有孚之誠，顒若之敬，尊敬之至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九五奉天行道也，內順而外巽，九五中正以觀天下。觀者，如將敬神，盥手，薦祭，有孚之貌，誠敬顒若，下觀而感化矣。蓋觀天下之神道，變化莫測，而四時不忒，故聖人以神道設教，由自然之理，而行當然之教，言行相顧，忠信一德，故天下之人皆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游而不停，先王巡狩天下，省察各國之政教，觀者民俗之優劣，教化天下，糾正錯誤，整頓風化，使設中正之教化，以觀民也。

初六：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

陰柔在下，禮貌不全，童子之觀也。在小人不足咎，若是君子，則羞吝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在下之小人也。小人未受教育，故曰童觀，小人之道也。

六二：窺觀，利女貞。

陰柔得位得中，有可觀也。但陰之爲道，不利遠行，在家觀外，窺觀之象，惟利女子之守貞也。

《象》曰：窺觀女貞，亦可丑也。

男兒志在四方，如女子之窺觀導貞，亦可丑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柔居剛位，而不中正，在上下卦之間，可進可退之地，柔雖無遠見之明，剛則有觀己生進退之能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我生之進退，可否行止，未失自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陰柔得位，誠敬可觀。然陰柔未免小氣，學誠淺薄，更使以觀大國之光輝，用

廣眼界。故利用作賓於王家，以資學習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國之光，所尚作賓者，學習大國之禮法也，又應待遇賓客之象。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

陽剛中正，居於天位，爲民仰觀之聖人也，聖人時時修省以合道，常觀我生君子否，以爲觀民之式，故無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所以觀我生者，九五有行道之責，欲以爲民之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

陽剛居於最高之位，更爲民之所仰觀者也，不正其身，何以觀民，惟觀其生如君子，則可以爲民所仰觀，故無咎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雖位最高，然乘九五剛中之君，常恐自己不符賓師之實，時時修省，而心未能安平也。

總結臨觀二卦：

二陽之卦，陽進陰退，陰長陽消，陰陽相推，而生變化。一陽復，以見天心，二陽臨，上下順命。陽進陰退之時，以陽臨陰，陰順陽命。臨卦之陽，尚至於地上，臨卦《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道也。」又《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蓋二陽浸長，尚未至天，陽之臨陰，陽正長也，陽動能感之也。故初九與九二皆曰「咸臨」。陰靜六四曰「至臨」。不能感也。至於風地觀卦，陽乃進至天位，可以觀民，不可以臨民也。觀卦《彖》曰：「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蓋天道變化莫測，聖人隨時損益，變通民用，而天下皆服矣。觀卦九五《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時刻修省，以觀民者。陽升至於天，而不能及物，惟可以爲民之觀也。陽極必退，當戒滿持盈以保泰，君子之終也。觀卦《大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戒滿持盈，保泰之方也。夫二卦者，澤上於地以臨民，風行地上，以觀民，是皆教養之道。使人民有鑒於天道盈虛消長之理，以保其無疆之福也。

詩 曰

一陽來復二陽臨，大君之宜行乎中。
五觀我生六君子，省察其生志未平。

卷 三

卷三

一三〇

火雷噬嗑



離上

噬，嚙也，嗑，合也。物有間者，嚙而合之也。卦象上

震下

下二陽，而中虛，如口象，九四一陽，間於中，必待嚙而合之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者，如口中有物，必待嚙之而後合，則亨通也。本卦上離明，下震動，明動相資，折獄之象。二五爻陰柔得中，未能元亨，只可利用折獄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自然而合，曰噬嗑。噬嗑而亨通者，本卦三陰三陽，剛柔之理既分，上離明，下震動，則動而明，離電震雷，相須并見，合而成章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以陰居陽，雖不當位，然威照并行，利用折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雷威電明，斷獄如噬嗑之易。故先王法之以明其刑罰，敕其法令也。

初九：履校滅趾，無咎。

初無位，爲受刑之人。初九過剛無柔，在下卦之下爲足。履校滅趾，以本傷足

之刑也。爲了止惡於初，故無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傷趾之刑，止其進行於邪惡之地也。

六二：噬膚滅鼻，無咎。

六二：得位中正，爲用刑之人，遇初九剛強之案件，剛用剛克，故有噬膚之刑或滅其鼻。無咎者，無過分之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所以噬膚滅鼻者，乘初九剛強之人也。

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無咎。

三乃剛位，用刑之人。柔居剛位，不中不正，用刑欠當，有威無明，而人不服，如噬臍肉遇毒之象。或遇陳舊案件，久而不能判決者，雖有小吝，然據法問罪，亦無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遇毒，遇難判之獄也，以陰居陽，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遇難治之獄，如噬帶骨之肉，必須慢慢解決，剛柔并用，待得到其中真實情況，如得金矢，探毒一般，利於艱難守正，恒久而能解決，故吉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利艱貞，日久得吉者，從暗訪中探得真情，曰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無咎。

柔居剛位，得中正之理，剛柔相濟，無難治之獄，雖遇不能治之獄，如噬乾肉一般，則可以罰金贖罪之例以判之。既得黃金，亦合治道，雖有威厲，亦無過分之咎也。

《象》曰：貞厲無咎，得當也。

威照并用，而無咎者，得到法律之正當也。

上九：荷校滅耳，凶。

上九，剛強無位，受刑之人，剛強自高，罪大惡極，必服上刑，荷大枷，滅其耳，或有灌油之凶，以滅其耳也。

《象》曰：荷校滅耳，聰不明也。

剛強闖禍，以受大刑，至於滅耳，聰明反被聰明誤，總歸聰不明也。

山火賁



艮上
離下

上艮山，下離火，山下有火照耀，曰賁，賁者文飾之象也。文得其分而即止，文明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有亨通之理，以柔文剛，曰小事利有攸往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艮，剛健篤實輝光。離，柔中文明。篤實而又文明，即柔來文剛也。如人有實德，又有文化，故亨通也。離本乾體，得坤中爻以爲柔。艮本坤體，得乾上爻以爲剛。曰分剛上而文柔也。本卦六五爻，陰居天位，故小事利有攸往。上九爻陽升在天，剛上文柔，自然之天文也。離明艮止，文明以止，乃儀章品節之事，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人文也。觀乎陰陽文飾之天文，自然而然，用察寒暑往來，四時之變化。觀乎儀章品節，無過無不及之人文，以化成天下之美俗。故禮義有所錯，教化合乎其中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火在山下，照耀不遠，故君子以明庶政之小事，無敢折斷大獄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陽剛在下，賁其足趾之象，故舍車而徒步，行乎其素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徒步之飾，在下無位，義不當乘也。

六二：賁其須。

六二，陰柔得位，柔未文剛之時，須待九三陽剛聯系，然後隨九三以爲賁，本分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賁須九三者，陰陽相得，柔來文剛，隨上而行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重剛不中，承乘皆陰，賁如濡如，溺於文飾之象，戒其知止，永守中正，無溺於文飾之弊，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得位當賁，但能永守其中，不過爲文飾，終無人之欺凌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陰柔得位，正應初九，又乘九三陽剛以求賁。四多疑，而不決，賁如九三乎，皤如否乎。求賁者，傳書翰如，往來如白馬之快，終於知初九匪寇，乃正應相得，爲求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無尤也。

四當疑位，既得真情，知求婚媾，終無怨尤也。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箋箋，吝，終吉。

六五爲賁卦之主，以柔居剛，敦本尚實，對於小事，利有攸往，故文飾於丘園之象。束帛以箋箋之儉，蓋陰性吝嗇之故也，然禮奢寧儉，雖有吝，終爲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終得吉者，有不傷財，不害民之喜也。

上九：白賁，無咎。

白賁者，以德爲賁也，陽居陰位，當賁之極，反樸歸淳，有儉德而合道者，曰白賁，不染塵污，何咎之有。

《象》曰：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賁之極，義當反樸，自然之天文也，故無咎。上九尊德樂道，故曰上得志也。

總結噬嗑賁二卦：

夫天地之間，萬事萬物，皆生於一，而歸於一，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者也。生於一者元也，歸於一者亨也。元而亨，亨而元，恒久而不已者，利貞也。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天道至公而無私，聖人體天之道，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夫公之一字，豈易言哉。故聖人設立禮樂政教者，無非爲公平天下之事物也。不觀夫噬嗑卦之亨，在明罰敕法。賁卦之亨，在明庶政無敢折獄。蓋二卦均以小事亨通，大事自然不壞也。噬嗑卦《彖》曰：「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蓋立政刑，教人以合於公道也。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止惡於初也。遇難治之獄，於暗訪中探得真情，曰得金矢，以罰金贖罪之例判案情，曰得「黃金」。及罪大惡極者，曰：「荷校滅耳凶。」以上皆爲得真情，合於公道，不屈於人也。故曰：「聖人教民服刑罰清者。」此之謂也，至賁卦曰：「亨，小利有攸往。」凡事以小爲亨通也。初九在下，曰：「賁其趾，義弗乘也。」六二柔得中正而文剛，隨九三以爲賁，與上行也。九三曰：「賁如濡如，永貞吉。」終莫之凌也。六四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知正應相得，爲求婚媾，終無尤也。六五「賁於丘園，束帛篋篋，吝，終吉。」不傷財，不害民，有喜

也。上九曰：「白賁，無咎。」以德爲賁也。反樸爲淳，故得尊德樂道之志也。以上種種，皆被禮樂政教之化，行乎中正之道也。是故噬嗑賁二卦，聖人用禮樂政教，逼衆於正，乃無微不至之大道也。更好者，以德爲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也。吾人學易，亦當活學活用，無過無不及，執乎時中之道而行之，以達於至道，斯可矣。

詩 曰

頤中有物曰噬嗑，明動相資利用獄。
賁於丘園雖小吝，禮奢寧儉終得吉。

山地剝

三三三

艮上

剝，落也。五陰在下方生，一陽在上將盡，陰盛長而陽

坤下

衰落，故曰剝。九月之卦也。

剝，不利有攸往。

剝，剝削也。陰得位而陽衰落，君子道消，而有咎之時，故不利有所往而作事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者，陰剝陽也。二五陰柔得位，曰柔變剛也。此乃天道變革之時，小人長大，君子無所容，不利有所往也。當順天之時，而止其所行，以觀天象也。艮止於外，坤順於內，一陽在天，陽已窮極，觀天之象，時當變革，君子尚消息盈虛，順天之時而止之，可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上，只見其日有剝落也。當此之時，爲民上者，當以厚德載民，以安其居，所以固國本，而天下安寧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陰柔在下，受剝之人也。床者，人之所居也，剝之則不能安居。初六在下，剝

足之象。剥足則不穩，安能久居。下民受剥，不能安居，民無恒心，故曰蔑貞。當穩固而不能穩固，當恒久而不能恒久，所以凶也。

《象》曰：剥床以足，以滅下也。

剥床之足，以滅在下之人民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貞凶。

陰柔得位得中，乃誠實之幹事也。辨者，床幹也。幹事受剥，更不能穩固，蔑貞凶者，幹事無恒心，其凶必也。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與也。

既剥之幹事，未有相與者也。

六三：剥之，無咎。

柔居剛位，幹事為領導者，位不中正，求行必邪，或有貪污之風，受到剥奪，故無咎也。

《象》曰：剥之無咎，失上下也。

六三，不中不正，貪污受剥，而無咎者，已失上下之人心也。

六四：剥床以膚，凶。

膚爲床面，剥床以膚，災及其身，其凶可知也。

《象》曰：剥床以膚，切近災也。

幹事直接受到災害也。

六五：貫魚以宮入寵，無不利。

以陰居陽，邪變爲正，居在天位，爲衆陰之長，率其同類，如貫魚然，以相和於陽，如宮人獲寵，無不順利，陰陽相和，家國均安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無尤也。

衆陰從陽，如宮人獲寵，忠順事上，終無怨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之象，如碩大之果，不見人食，有復生之理在焉。占得此卦者，若君子下乘小人，用人惟才，以爲得輿。和睦相處，民必愛戴。如是小人，求全責備，必要剥盡君子，如剥其廬，必失其覆庇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戴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君子也。君子與人無爭，對下之小人，如得輿也。故民皆所以愛戴也。若是小人在上，刻薄存心，必要剥盡君子，不知如剥其廬，自失所庇，終無能用君子也。

地雷復



坤上

陽復生於地下也。剝極必復，陰極陽生，十一月之卦也。

震下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剝極必復，陽氣復生於地下，閉極而亨通之象，故出入無疾阻，朋來無咎厲，陰陽反復，是爲道也。如天之道，夏至陰生，冬至陽生，陰陽皆極於六，七日所以來復，反還之期也。故陽來復時，利有所往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剝極必復，閉極必亨，剛乃反也。本卦震在下面而奮動，坤在上面而順行，是以出入無所阻，朋來無所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是謂反復其道。陰陽皆極於六，七日即來復，天道自然之行也。時行則行，故利有所往也。剛主動，故曰剛長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陽剛長位而萬物復生，故於復卦，可見天地生物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

雷在地中復，乃冬至一陽生於地下，爲潛龍勿用之時。先王於冬至日閉關，

商旅不行，君後亦不出巡，省察四方，以養微陽也。

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初九，陽剛得位，誠信爲懷，思想正常，若起邪念，隨起隨止，故曰，不遠復。不使邪念發現於外，故無後悔，大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陽剛在下，安其所止，故邪念一起即止，是謂不遠復，所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陽柔得位中正，柔主靜，不宜動。故休其心以復善，吉而已。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本休休之心，下親初九之仁人，陰陽相得，以修其身，故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人也。

六三：頻復，厲，無咎。

六三不中不正，柔居剛位，處震動之極，其志不堅固，復善無恒心，繫復繫失，繫失繫復，故曰頻復。然失而有危厲，復而無過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無咎也。

柔居剛位，立志不堅，先迷後復，義無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陰柔得位，誠敬爲懷，與初九爲正應，陰陽相得，雖承乘皆陰，不相得力，惟中行其道，獨復其善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者，以從正道也。獨復者，違衆陰，獨從其善也。

六五：敦復，無悔。

陰居陽位，而得中正。惟敦獨以復善，故無悔也。

《象》曰：敦復無悔，中以自孝也。

六五有中順之德，敦篤以復善，而無悔者，中心以自孝其道，而不失其性，故無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上六陰柔居復之極，過柔不能自復其性道，反而迷信邪說，以爲復善，惟有凶也。蓋迷信無實德。故有災與眚。若用邪來行師治亂，終有大敗，殃及其國，害

及其君，凶莫大焉。至於十年不克征者，元氣不能養足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信邪說，而不能復其本性，凶者，以其反對君子之正道也。

總結剥、復二卦：

剥復者，乃天地生滅萬物之心也。春生夏長，陽也，秋收冬藏，陰也。陰陽消長，天地之心也。天心即是人心，人心向背，即天心之往復也。人心厭故喜新，無心剥極必復，故君子尚消息盈虛，順天地之心也。

剥卦曰：「剥。不利有攸往。」乃陽消陰長也。陰性嗇，故尚剥也。初剥足，四剥膚，剥極也，極則爲復。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上九：碩果不食而復生。陽將來復也。

復卦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天行也。《象》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陰陽變化，皆本於天地之心也。夏至陰生，剥來也，冬至陽生，復反也，天心至此而見。故先王法天之道以治世。陰陽不讓偏盛，陽中生陰，陰中生陽，陰陽消長，極則必反，盛衰相繼，以見天心，人心善惡，亦復如是。

復卦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人心覺悟，念起即止，而復善也。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人心昏迷，不自覺悟，而向惡也。善惡隨心來復，天地生滅無常，是故天道之元亨更賴人心之利貞也。

剝卦初六與六二曰：「蔑貞，凶」。即反對利貞也。（蔑貞即滅貞）。蓋貞者，復道之心。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頻復」、「中行獨復」、「敦復」，無悔之謂也。剝極必復，即天心之來復也。故曰：二卦者，天地生滅萬物之心也。

詩 曰

碩果不食待復生，君子得與順人心；
出人無疾來無咎，中行獨復悟道真。

天雷無妄



乾上

無妄乃實理自然之謂，自然而順天時，無爲而無不爲，

震下

得道之基礎也，有爲爲妄，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無妄本元亨利貞之天道也。人能覺悟正道自然而持久，如天地之攸久無疆也。其匪正有眚，乃違反自然之造化，故有災眚，不利有所往也。

《象》曰：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者，順天之命也。乾剛自外卦來，而爲主於內，於人爲從天命之正道覺悟，剛健中正之天理爲我之主意也。本卦內震動而外剛健，九五剛中正而六二應之。大亨以正，是爲天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無妄者，聽天之命也。自然而然，惟命是從也。若違反自然之天命，而妄爲之往，曰：「匪正有災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蓋人之作爲，皆天命之作爲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上乾下震，天下雷行。震動以生育萬物，是自然之天命，與萬物以無妄之性

命也，乾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即物與無妄之性命也。在人爲一念純貞，無半點邪思妄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盡其本分之當然，始終一德而已。故先王欲保全其性命不敢妄思，惟一心以茂衰對時與時偕行，生育萬物而已矣。天以時養育萬物，先王順時以參贊天地，輔相裁成萬物也。

初九：無妄，往吉。

初九，陽剛得位，自誠無妄之人也。順時而動，無爲而行，往則吉也。

《象》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無妄之往而吉者，順天之命，得行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陰柔得位，淳樸無妄，惟以盛德對時，順天之命，不計劃未來之收穫，不准備三歲之畝糧，樂天知命，與時偕行，惟無妄而往無不利也。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六二中正，知命樂天，不計功，不謀利，不以收穫而致富，乃志於道，而不求富也。

六三：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無妄亦有受災者。六三位不中正，陰柔無遠慮之智，不識時宜，無故而受災害之象。譬如行人牽牛而去，邑人反遭災害。因居不正之裏，位不相當，故有誤受之災也。《論語》曰：「裏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此之謂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因位不中正又陰居陽位不當故也。故君子足不履邪往也。

九四：可貞，無咎。

以陽居陰，陰性多疑，與無妄相反，故曰「可貞、無咎。」惟有貞一其志，無疑二之心，始終一德，即無咎也。

《象》曰：可貞無咎；固有之也。

守其本分之固有，可謂貞也。何咎之有。

九五：無妄之災，勿樂有喜。

陽剛中正，而居天位，爲順天命之大人也。無爲而治天下，雖有自然之災害，亦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喜也。焉用藥乎？

《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無妄者，當聽自然之變化也。如人無病欲服藥，不知藥不可試也。無妄本無病，試藥反致病也。

上九：無妄，行有眚，無攸利。

上九，陽剛知進而不知止，無妄之極。天命當止，無爲之時也。強行則有災，天命不祐，行矣哉。故曰：「無攸利也。」

《象》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無妄之極，天命已窮矣。不可行而強行，如畫蛇添足，曰窮之災也。

山天大畜



艮上

大者，陽也。艮止乾健，以畜其德，謂之大畜。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陽既能畜，則利於守正持久，實踐其德也。不家食吉者，不以三十畝地一頭牛之家庭志願爲滿足。而利於涉大艱難，立大功業，爲世界人民造大幸福爲吉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陽畜於內，有剛健篤實輝光之象。可以日新其德也。艮剛一陽在上，爲人尚賢之象。然賢者不露其賢，惟能止於至善之地，大其正確之德也。故不以家庭富裕爲吉，則以養其賢德，利於涉大艱難，立大功業，以應乎天命之行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大而能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日日畜其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陽剛健行，當陽進陰退之時，外爲六四艮止，躁進則有危厲，故利於靜止，以畜其德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陽剛識時，見危厲而即止，不犯災難也。

九二：輿說輻。

九二，剛健中正，上應六五艮止，故自止不進，如輿脫輻，不能進行也。

《象》曰：輿說輻，中無尤也。

自止不進，中心無怨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陽剛得位而不中正，躁進之象。如良馬逐程一般，然上無正應，宜止而不宜進，故利於艱難守正，每日閑習輿衛之事，利有所往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以畜德爲志，九三日閑輿衛之事，而不妄進，亦合上之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陰柔得位，忠信而行，在畜德之時，宜靜而不宜動。妄動爲童牛妄觸而生禍，故於牛角施以橫木，不能妄觸，大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純陰無陽，陰不利遠行，故止其妄動，以畜德爲大吉，而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牙，繫豕之柱也。柔居剛位，在艮止之中，正當畜德之時，宜靜而不可動。然剛躁欲動，如豮豕善走，有牙柱以拴之，則止。故畜德而有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德已畜極，防危慮險，已得其吉矣。更能知止，有不喪德之慶也。

上九：荷天之衢，亨。

上九，陽剛畜極而亨通，如登天衢之路，四通八達而無礙，道當行則行，大亨通也。

《象》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道健行而不息，上九陽剛，畜德既極，而大道當行之時也。如登天衢之路，道大行而無礙也。

總結無妄，大畜二卦：

無妄者無爲也，大畜者，道大行也。自然而元亨利貞。順天之命也。有爲爲妄，妄爲者違背天命，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無妄《大象》曰：「天下雷

行，物與無妄。」萬物受天時自然之氣以生，本無妄也。人爲萬物之靈，求富與貴妄爲計劃，是背天命也。上九曰：「無妄，行有眚，無攸利。」不當行而行。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是故惟無妄者，能畜其德也。故大畜卦《大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既畜極，自然無往而不亨通也。上九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利涉大川，應乎天也。」是故無妄大畜二卦，乃自然而當然之大道也。故君子知命樂天，與時偕行。德既畜極，順天行道，無往而不亨通也。

詩 曰

剛上止健日新德，太公遇時事八十，
無妄自然天命祐，大器晚成在畜德。

山雷頤

三三三

艮上

頤，養也。本卦上下二陽，中間四陰，如口象，下震動，上艮止，

震下

故曰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養也。貴乎養正而持久則吉，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是求口腹或求實德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了。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是大是小，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是養口腹，是養實德，養之大小可見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養大者也。故貞久而吉也。故曰：「頤之時大矣哉。」惟養之以浩然之氣，可謂養大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動艮止，頤之時也。頤，養也。君子以慎言語，所謂隨時而言，當然之言也，可以養其德。節飲食，所謂隨時而飲食，可以養其身。養德大也，養身小也，大小兼養之，養之以正，則吉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自有實貴之實德可養也。即如純陽之靈龜，不食以長壽，養之可致大也。然與六四爲正應，反而舍己靈龜，仰觀六四之朵頤，以求口祿。不知舍己長生之實德，去求身外之富貴，得不償失，凶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本自可貴，及至觀六四之朵頤，以求口祿，反爲賤也。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六二，陰柔得位，得中。上無正應，然意誠心正，自覺無助，下比初九，陰陽相得，可以輔德。顛倒就養於初九，雖曰拂逆乎經常之道，然而可助我之實德。若往于六五，惟有丘頤之高生活，既非正應，亦未能得到靈龜之助，往之徒有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本性中正，既有自覺之能，更有知人之智。當頤養之時，寧失六五陰柔之同類以免凶，不離初九相得之賢比願拂經。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無攸利。

六三，陰柔不正，與上九爲正應而不相得，可謂頤養之非正道也。但六三處於上下陰類之中，貪其浮雲富貴，不顧養德，又拂逆上九之正養，貞守其陰類之虛榮，凶也。至於十年反常之時，色即是空，所得之養，沒有實德之助而勿用，無攸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有十年之功，無修養之實德，不能有用，虛耗歲月，於道大爲悖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

陰柔得位，誠敬於事者，負養之時，四居大臣之位，負養賢之責。正應初九陽剛賢人而相得，顛倒就下，求賢養民，吉之道也。且其求賢之心，如虎視眈眈之專，負責養賢之志，其欲有逐逐之誠，宜無咎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負養賢之責，顛倒就下，求賢以養民，吉也。上級施祿及下以養賢，光明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陰柔居於天位，才雖柔弱，在養賢之時，上承賢人之輔，故反經居貞以求教，則吉也，蓋陰之爲道，不利遠涉大川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居貞之吉，能順從上九之賢範，以養天下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陽剛居上極之位，有剛健篤實輝光之德，是故天下皆由之以修養。其剛健篤實輝光之德，既能遺範於天下，雖施之以威厲之教，則吉也。且一旦有艱難之事，亦利涉大川，以濟艱險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天下皆由之以修養，應當威厲以表正。吉而有喜慶也。

澤風大過



兌上

大，陽也。四陽居中，陽過盛之象，故曰大過。

巽下

大過：棟橈。利用攸往，亨。

陽既感盛，貴乎始終一德。本卦上下二陰，棟橈象，故利有攸往。不可有始無終，以免前功盡棄。所以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陽過也。四陽在內，陽過之象。二陰在上下，本末弱之象。二五皆陽剛，剛過而得中正。上兌說，下巽順。巽而說，行也。大過之時，貴以一德於始終，故利有攸往，乃亨通也。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事，可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兌澤在上，巽木在下。澤水滅木，大過之象。君子於此時，內有陽剛之實德，志在行道是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惟以一德自守，所謂：大明終始，行止隨時而已矣。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

陰柔在於巽木之下，柔過之象。巽爲白，白茅也，柔木之下又藉以白茅，無咎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柔物也。巽本柔木，藉以白茅，柔而在下，慎之至也。

九二：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九二：剛過之始。上無正應，下比初六陰柔，有剛柔相與之象。大過之時，如枯楊生根，而復發榮，如老夫取少妻，猶能生子之象，無不利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陽剛爲老夫，初六爲女妻，剛過之始，老夫女妻以相與，無不利也。

九三：棟撓，凶。

九三過剛，過剛則折，如棟梁撓曲之象，凶也。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強過盛，承乘均不相得。不能取人以資助，人亦不能親輔之，惟有折之之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剛居柔位，剛柔相濟，如棟隆起之象，吉也。九四本有剛明之智，不應參加其

它意見。雖與初六爲正應，而不相得，如若參加初六之意見，不免有其它之羞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隆起，乃適中之吉。如人能勝其任，不再采取從下之意見也。

九五：枯楊之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

剛過之極，不生根而生華，若老婦而得士夫之象。既不能生子，又不能長久。雖曰無過咎，亦無好名譽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丑也。

陽過之極，不生根而生華，旋生旋枯，何可久也。如老婦士夫，不能長久，亦可耻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

上六，陰柔得位，忠誠不二有始有終者也。處大過之極，必有大過人之人，不足以濟大過人之事。然上六陰柔太過，如有過涉滅頂之凶。然而當涉即涉，雖凶至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在所不辭。無過分之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當涉即涉，仁也；死而不懼，義也。何咎之有。

總結頤、大過二卦：

頤、養德也。大過，作大事也。不養德，何以作大事。頤卦《大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養德又養身，內外兼養也。《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聖人之養與天地同，其時義豈不大哉。

大過《大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彖》曰：「棟桡，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蓋君子以剛中之德，克服本末弱之困難，初則獨立而不懼，末則遁世而無悶。利有攸往，乃得亨通，此君子之作大事也。順天休命，豈不大乎。乾卦《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德既養成，然後見於行事，雖有過涉滅頂之凶，亦是殺身成仁，舍身取義之事，何樂而不爲哉。

詩 曰

養我靈龜不食祿，由頤上九大慶吉；
枯楊生莢無不利，老婦士夫耻失德。

坎爲水

☵☵☵

坎上
坤下

坎重習也，險陷也，陽陷於陰中，外虛而中實，有孚之象。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學習也。坎，險陷也。學習於險難之中，不以爲難，有信心學習，事雖有險難，維心切亨通。所以如是者，道行高尚，知命樂天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學習於重險之中，如水流順其自然，不盈科而不進，行乎重險之中，不失其所行之信。何以故？維心亨通也。二五爻皆有剛中之德，行之不以爲險難也，必其人道行高尚，無往而成功也。夫險難之時，其作用甚大，如天有險，不可得而升也。地有險，山川丘陵以爲阻也。王公設險，有城河以守其國也，是故險之時與用，大得很呢。因此，人人皆當在險難中學習，再學習。故語云：「時勢造英雄。」又曰：「苦中修，難中成。」皆因險難而玉汝於成也。險之時與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薦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險難之來，如水漸而至，曰習坎。爲人之學習再學習，重習之象。故君子以恒常之德行，克服困難，乃學習其所受之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初六，陰柔在下，處於重險之下，無剛健之德，失其出險之道。習坎而入於坎窞之深處，不能出險，凶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志者，事竟成。初六陰柔無志，學習坎險，而入於險中，失了出險之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陽剛中正，在坎卦之中，艱險之象。然剛健中正，自有出險之道。雖在險難中不爲險困，求小得，以渡險期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險中，求小有得以渡險期，有孚之效，不失中道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陰柔中正，處内外卦險難之中，來去皆險。在不險難中枕息，入於險之深窞，

不可強施作用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

來去皆險，未能出險，因位不中正，強行之，終無功效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陰柔得位，本性誠實，上承九五，陰陽相得，誠信相符，出險甚易，故以樽酒簋贰，用瓦缶之器以盛之，納約於窗牖之中。雖薄禮草草，以誠信相符之故，終於無咎，而出險也。

《象》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用薄禮而能出險者，因六四九五陰陽相得，剛柔相濟之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無咎。

陽剛中正，誠信交孚。在坎險中不恃尊位以驕盈，其既和平而自守，無咎之道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之大小，隨人之驕盈與否耳。九五有中正之德，不驕盈而能和平，中心未能高大，故無咎也。

上六：系用微纆，置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陰柔不正，居坎險之極，失了出險之道，不能出險。如係之以微纆之繩，置之於叢棘之中，困苦不堪，三歲不得出，凶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過甚，失去剛柔相濟之道，故凶。三歲而後得出者，坎錯離，離數三，三歲也。

離爲火



離上

離者麗也，附麗以道也。坎離相錯，在陰離中能守中

離下

正，爲有麗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附麗也。二五爻皆陰柔附麗於陽，故利守正，乃能亨通也。如人附麗於天，萬物附麗於人，故如畜牝牛柔順而吉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附麗也。陰附麗於陽也。如日月附麗於天，晝夜不息。百穀草木附麗於土，生長收藏。上下卦皆離明，故曰重明以麗乎正。離中之陰，皆得二五中正之位也。離爲文明，附麗於道，故能化成天下。是以陰柔既麗乎中正，所以亨通也。萬物麗於人，如畜牝牛，更加以柔順之德，則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離，中虛爲明，外實爲作，一虛兩實爲明兩作。乃虛麗乎實，陰麗乎陽也。上下皆離，明而又明，繼明之象。大人以繼明之德，照於四方，使四方之人，皆明其明德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無咎。

陽剛居下，逢繼明之時，志欲上進，因無應與，惟履乎錯然，相反之事事與願違也。陽剛明智，知此知彼，當陰麗乎陽之時，自誠能明，雖履錯然之事，敬慎爲之，無咎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闢咎也。

初九，剛健履乎錯然之事，必須敬慎爲之者，所以避躁妄失道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陰柔得位，柔麗乎中正之道也。黃離日中之色，大吉之象。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離乃日中之色，中正之道，大吉也。六二得位得中，故爲之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剛不中，剛過之象。如離日已昃，好時已過。若麗之，則有鼓缶之歌，成大耋之嗟，凶也。鼓缶，莊子鼓盆成大道妻死也。大耋八九十歲之稱，老而無靠之嗟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離日已昃，附麗之何可長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陽剛居於柔位，不中不正。當陰麗陽之時。若不能省時度勢以赴之，乃突如其來以麗之，失去中和之道，不知時機已過，惟有焚如無用，尚不自覺，則死如無知。群衆不愛戴，則有棄如而已。何能照於四方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

九四位不相得，突然躁妄而來，無計劃，無安排，無處容納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柔居剛位，既不得位，下無應與，承乘均不相得，孤高之象，居尊自危，既能畏懼之至。出涕沱而戚嗟若，以麗乎剛，則可保其位而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離王公也。

六五，既無正應，則麗乎成乘之王公，剛柔相濟而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丑，無咎。

陽剛居於上位，有震遠之威，當繼明之時，六五以麗之，故有王用出征不順者之象，則有嘉美之功。蓋獲其匪首，不及協從之丑類，故無咎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獲匪其丑，大有功也。

王用其出征不順，并獲匪其丑，所以正邦國之道也。

總結坎離二卦：

坎離者，乾坤之心也。乾坤，天地也。坎離，日月也。坎離得乾坤之中爻，乃心也。乾剛健而坤柔順，坎險陷而離光明。剛健能出險，光明能照遠。坎卦《大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在坎險中，常守其本分，學習後天之事，剛健之德，不被險陷也。

離卦《大象》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虛中光明，柔順離乎剛健，繼續其光明照於四方，明明德於天下也。

乾坤坎離四卦，乃位乎先天後天之正位，行乎天地之正道，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人爲萬物之靈，抽坎填離，旋乾轉坤，由後天以返先天。

坎卦六四《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九五曰：「坎不盈，祇既平，無咎。」《象》曰：「坎不迎，中未大也。」離卦六二曰：「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象》曰：「六五元吉，離王公也。」蓋二卦陰陽互爲體用，所以吉也。故能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并光明。是故位列三才，參贊造化，豈偶然哉。蓋得天地之中氣以生，故於坎險中以離乎中正，即可出險。

於離明中克明其明德，與天地同悠久也。學易者當常存中正之氣，學君子之常德行，習教事，大人之繼明，照於四方，可以不愧爲三才之配也。

詩 曰

大道昌明午正中，坎離抽添返乾坤；
陰陽進退看火候，無爲而爲一條龍。

卷 四

卷
四

一
七
二

周易下經

澤山咸



兌上

誠，感也。兌上艮下，少女少男，相感最深，故二少爲鹹。

艮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亨者，相感之道亨通也。但利於守正，則長久，故取女吉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交感也。兌，說上而艮剛下，六爻皆相應。二氣交感以相與。艮止兌說，少男下乎少女，男向女家求婚之意。男女相感，是以亨也。惟利守貞以持久，故取女吉也。

天地交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之理，則天地萬物之情，可以見矣。理者陽也，情者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合理合情也。道在人心，變化無窮，惟聖人可以感化人心，而天下和平。惟聖人能見天地萬物變化之

情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通氣，澤中虛而能通氣，君子觀其象故虛心以接受人也。

初六：咸其拇。

陰柔在下，正應九四之感。咸其拇，拇足大趾也。足最下，初感尚淺，未能行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感之尚淺，欲進未能，然心已在外也。不感心而感拇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陰柔中正，正應九五之感。咸其腓，腓，足肚也。感之猶未深，陰柔之質，無健行之力，宜靜而不宜動。進則凶，居則吉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中正，知進有凶，順天之命以居之，則吉。不受遠行之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重剛不中，健行不正，外應上六，如感其股。股喜隨人跪腿之象。九三陽去隨

陰，既不中正，執意隨人。喜隨人者其志卑，躁進而往，必致羞吝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感不在心而在股，股不處也。股喜隨人，自無主張，知進而不知退，一味隨人，所執者卑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以剛居柔，剛柔相濟之象。四在人身爲心位，心感之主也。宜靜而不宜妄動，宜正而不宜思邪。靜正則吉，邪妄則凶，故曰：「貞吉，亦無悔也。」九四正應初六，陰邪，若心動不止，憧憧往來，非朋從而爾自思。不知靜正，其心更起邪妄之慮，妄動必有後悔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有正見，自能遠慮，守其正道而不妄動，則吉而無悔，亦未受感邪之害。若心意憧憧，往來不定，乃欲念也。從欲念者，未能光明正大也。

九五：咸其脢，無悔。

脢，在心之上，與心相背，物不能感。九五陽剛中正，如人君無爲而治天下，

故無悔也。

無爲而治，非無事不動之象。乃不自私，計劃不妄爲，動作是隨形勢自然之事，當動則動，當止則止之謂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能感人，脢不能感物。志末者，不以有爲爲先，而以無爲爲感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重陰無實，在咸卦之極，惟以輔頰舌之言語感人，并無實際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口說者乃不見事實，但憑口說，豈能感人。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此之謂也。

雷風恒



震上

恒者，長久也。雷風相與，六爻皆應，故能恒久也。

巽下

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久者，必然亨通也。亨通而無咎，利於守正也。恒久亨通而無咎者，則利有所往，自然成功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長久也。卦象雷風相交，六爻剛柔皆應，其理當恒。是故能恒久者，亨通無咎。惟利守正，則長久於其道也。如天地之道，長久而不已也。順利而往，極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故日月得天長久之道，而能長久照臨天下。四時得天長久之道，而能生長收藏萬物也。聖人得天長久之道，而能感化人心，成就萬事也。觀其所以恒久之天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真偽皆可見矣。真而偽者一而二也，偽而真者二而一也。故真偽皆道也。悟其道者，自然恒久而不已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觀雷風相與之象，則自立於恒亨長久之道，不能變易其方向，如天地之恒久而不已也。

初六：浚恒，貞凶，無攸利。

初六陰柔在下，未得其位，不久之象。外應九四兩情相敵，本不能恒而有求恒之意，是謂浚恒。求非其時，雖正亦凶，無攸利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所以凶者，始交未見其情之真偽，即求恒，故凶也。

九二：悔亡。

九二中正，雖不得位，而有悔，然有剛健中正之德，悔亦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悔亡者，上應六五之中正，其情能恒久於中正之道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過剛不中，恃剛強而不恒其德，或作或輟，有始無終，必受無恒之羞。雖然陽剛得位，當守貞，本中道而行可也。否則亦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不恒久其德行者，人皆惡之，故無所容身也。

九四：田無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雖恒無益。如田獵於無禽之處，焉獲禽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不得其位，安得其果。如人無禽之地，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陰居陽，以柔應剛，剛柔相濟，恒其德正也。然柔中不能自立，必順從九二之剛中，若婦人則吉也。男兒志在四方，以順從人爲失道，故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婦人守貞，從一而終，正而吉也。夫子以義制事，亦如婦人之順從人，則凶也。必也是道則進，非道則退，合則留，不合則去也。

上六：振恒，凶。

上六恒之極，陰柔不振而無恒，是以有振恒之說。然其情既不誠，行事亦不恒，凶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居恒之極，不恒其德，而欲振之，於事無補，大無功效也。

總結咸恒二卦：

《道德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微者，天道之火候也。欲者，萬物之情也。無欲而有欲，妙也。有欲而無欲，微也。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咸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卦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聖人觀見天地之妙微，所以能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吾人何以不能哉？不學聖人之道也。

夫咸恒二卦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道也，咸卦《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恒卦《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聖人設卦觀象，以明天地萬物之情。妙微在於虛心受人，立不易方，非觀得其妙微者，能如是乎？乾卦《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通情者，通其妙與微也，然則咸恒二卦之妙微在於何處？不觀夫咸卦九四曰：「貞吉，悔亡。」《象》曰：「未感害也。」不教人感而有害，感者以陽感陰，以剛感柔也。九四剛柔相濟，未得時中，守貞則吉，無感邪之悔也。故得咸卦之妙微矣。恒卦九二曰「悔

亡。」《象》曰：「能久中也。」九二剛柔相濟，已得時中。教人久於其中，正之道也。剛而能恒，柔而得中，故得恒卦之妙微矣。由此觀之，非虛人不能受人，非立不易方，不能化成，妙微其在乎？妙微者，出入之門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出戶，何莫由斯道也。」

詩 曰

設卦觀象明玄妙，有欲無欲常觀微；
天地萬物情可見，虛心受人恒久道。

天山遁



乾上

遁，退避也。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曰遁。

艮下

遁：亨。小利貞。

君子能遁，身遁而道則亨。小人雖當進，則利於守其正固之志也。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遁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進退有時，本卦二陰浸長，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當退避之也。退而合道，故亨也。本卦九五陽剛得位，下應六二之中正，陰陽相得。陰當隨時止進，故小人亦利於守正固志，浸而長也。遁之時義大矣哉，言君子退避，小人浸長，均宜隨時守其正道，以乃天道盈虛消長之理。不然，有違時義也。是故陽退之時，更喻以陰進之道，陰陽相推而生變化，故曰：「遁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行艮止，遁退之象。天道運行不息，陰陽進退有時，陽進陰退曰臨，陰進陽退曰遁。君子退而遠小人，不厲聲色。而有威嚴，小人自不能加害也。

初六：遁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柔居下位，遁而最後者，遁亦不利有所往也。故曰：「遁尾，厲。」勿

用有攸往，就地晦藏可也。

《象》曰：遁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遁尾者，關係可小，既往而不利，就地晦藏，有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陰柔得位得中，執事之誠謹者，當陽退之時，六二隨時以漸進。仍當執事之重要者。如用黄牛之革，係之一樣，莫能推脫也。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執事之重要者。莫能推脫，蓋同志中之固志者也。

九三：系遁，有疾厲。畜臣妾，吉。

陽剛得位，而不中正。當遁退之時，與六二相得，心亦系之，又有畜養臣妾之顧慮，退而心有疾憊也。然此等人，無大志氣，惟在畜臣妾，不遁亦吉也。

《象》曰：系遁之屬，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係念遁退，有臣妾不能畜養之慮，心爲之疾憊。可見此等人，祇以畜養臣妾爲志，不可施之於出處去就之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剛居柔位，剛柔相濟。當遁退之時，隨時以退避之，雖有愛好之物，亦能棄之而不顧，所謂自克之君子，吉也。若小人則牽於私縈，不能安心，以爲否也。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君子不係於私好，以出處去就爲志。小人無大志，惟以身家爲顧慮，故以窮困爲否也。

九五：嘉遁。貞吉。

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遁退之時，隨時以退避之，爲嘉美之遁也。應乎天而順乎人，正而吉也。

《象》曰：嘉遁貞吉，以正志也。

遁之嘉美而正且吉者，以退避隨時之中正。則吉也。並以正我之心志而已。

上九：肥遁，無不利。

陽剛居上，智高識遠，當遁退之時，隨時以退避之。安然裕如而去，故曰肥美之遁，無不順利也。

《象》曰：肥遁無不利，無所疑也。

泰然保守其富裕而退避之，無不利者，其意者堅定，無所疑慮也。

雷天大壯



震上

大者，陽也。四陽盛長，大者壯也，未得時位，利守貞

乾下

也。

大壯，利貞。

陽既盛大未得時位，更宜保守其陽，利於貞固而養之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陽已壯也。本卦乾剛在下，震動在上，剛以動，四陽盛長，故壯。壯而未得時位，故宜保守其陽，利守正道。陽者正大之氣也。正大莫如天地，人得天地正大之氣以生，與天地同其正大。故天地正大之情，亦可以見矣。（天地正大之情見於乾坤二卦而已）。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礼弗履。

雷從地中進至天上，陽氣大壯矣。君子於此時，正宜保證其陽氣，一切以正大爲守，行不履邪徑，如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非禮弗履也。

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陽剛初壯，外無應與，如壯於趾，宜靜而不可妄動。若非禮而往凶也。陽初

壯，惟以有孚之誠意，以養之可也。

《象》曰：壯於趾，其孚窮也。

初九之躁動者，其修養之誠意不足也。

九二：貞吉。

以剛居柔，而得中正，陽氣尚未盛大，仍宜正固以養之，則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守貞則吉者，陽剛已得中正之德位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重剛，過剛之象。未得中正之道。陽壯之時，小人不明養陽之義，用壯則尚血氣之勇。君子不知養中和之氣，而視有若無，不惜犧牲，雖正亦有危厲，如羝羊觸藩籬，必羸其角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也。

二者均不得其正道，小人用壯則傷陽，君子用罔不知養，皆爲過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大輿之輻。

九四，陽壯於外，剛柔得濟，守正而吉。悔亦亡也。如藩籬已決去，大車已輻

壯，行道得時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大道開通，凡是濟人利物之事，尚往而巳，終能成功也。

六五：喪羊於易，無悔。

以柔居剛，而在天位，逢陽進之時，陰無健行之力，溺於勢利，而未能養德，故喪其陽。如喪羊於易而不惜，亦無後悔也。

《象》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

六五喪羊於易而無悔者，以柔居剛，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

陰柔得位，逢陽進之時，陰當退避。然上六不識時務，強行，強進，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之象，無攸利也。然則如何爲是，事必艱難以處之，則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純陰無陽，故不明進退之道也。不能退不能遂，不知詳細審察也。及至遇到艱難，而後才知，陰性常如是也。若能亡羊補牢。猶爲吉也。但以艱若從事，其咎厲不能長久。

總結遁與大壯二卦：

天運循環，有否有泰。君子小人，隨時進退。二陰沒長而得中，陽當退避之曰遁。四陽盛長而過中，君子貞吉曰大壯。易爲君子謀。遁卦《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以免小人之害也。大壯卦《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恐失禮以喪陽也。故君子之遁，固志也，好遁、嘉遁、肥遁也。小人則反是以爲否也。

九三《象》曰：「係遁之厲，有疾憊也。」蓋小人不明時義，不能絕所好，所以否也。小人既無實德，所尚者血氣之勇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操有必勝之志，不能艱難貞固以處之也。

大壯卦六五曰：「喪羊於易，無悔。」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是故小人退時，本應艱難正固以處之則吉也。反而強行強進，所以如喪羊於易猶不知悔，又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所以否也。若君子之進也。九二《象》曰：「貞吉。以中也。」九四《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是故君子小人，隨時進退，乃天道循環之理也。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小人反是，天命不祐，行矣哉。《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遁則退。」

也。」止者，君子不當進而當止。故曰：「非禮弗履也。」退者，君子應當退而退之也。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古云：「順時者吉，逆時者凶。」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詩曰

嘉遁肥遁順時中，執用黃牛道亨通。
大壯利貞悔亦亡，陽進陰退煉玄功。

火地晉

離上
坤下

日出地上曰晉。隨時進升之象。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升之象，日出地上曰晉。六五柔進而上行，柔不利遠行，是以任命康侯，安撫天下，用錫馬蕃庶，顯被親禮，晝日之間，三接寵賜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言晝日當進行也。日出乎地上。坤順而離明，順而麗乎大明。六五柔進而上行。柔不利遠行，是以任命康侯，安撫天下，錫以馬匹蕃庶之物，一日之間，三次接受寵遇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明之日，出乎地上，曰晉。指日進升之象。六五柔進而上行。任命康侯，安撫天下，乃君明臣良之時，故君子亦當以自昭其明德，以資修養而報國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

陰柔居下，上有應與而不相得。在晉升之時，有欲進而見摧之象。故宜守貞則吉。九四疑位應不正有不信，乃罔孚之象。當以寬裕自處，無咎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無咎，未受命也。

既晉而見摧，則獨行其正可也。寬裕自處，無咎也。初六在下，尚未接受分派之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

六二：陰柔，得位得中，上無應與，欲進而有愁如之象。惟以守其正道則吉。既能守其正道，得中正矣。逢明良之時，則中正之君子，必受大福於其六五之王母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自然受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以柔居剛，位不中正。欲進而未能，有悔之象。然有坤順之德，故爲衆所允許其進，悔亦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在坤卦之上，有坤順之德，當同志共進之時，大衆既允許其進，其志亦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陽居陰，位不中正，四爲疑位，雖有健進之志，而不能決。晉之如鼫鼠之畏人，不重不威，雖正亦有危厲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乃陰位，進退不決，陽剛居之，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陰居天位，大明在上，得乎中正，故悔亡也。離明中正以合道，失得故勿恤，聽其自然也。不計功，不謀利，所往皆吉，無不順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晉之既合道，而又失得勿恤，無往而不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上九，陽剛晉極，晉其角象。因位不在中，在晉升之時，維用以征伐自邑，雖威厲而吉無咎。若用以遠征，無中正之德，不能服衆，雖正亦有羞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維用以伐自邑，不用以征服天下者，以其未得中正之位，不能光被天下也。

地火明夷

三三三

坤上
離下

夷者，傷也，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

明夷，利艱貞。

離火入地中，光明見傷之象。六五昏暗在上，利於艱難中正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明夷。離明在內，坤順在外，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如文王因羨衰是也。在艱難中，順以守其正志，外晦而內明者，聖人之行也。如箕子蒙內難不能制止，亦不能舍去，惟利於艱難守正，晦其明而不用，箕子爲之奴是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坤上離下，明入地中，明夷。外不用其明也。君子以莅衆，外不用其明察，而內明白，得其處理明夷之道也。

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之始，而道不行，初九躁動，行不得時，如鳥飛垂翼，見傷之象。君子避

難而行，三日未能食，有傷也。所往不合，主人有言語之傷，離數三，故三日不食也。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時，不合則去，義，不當食也。

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得位而中正，明夷之時，在下卦之中，其傷在下，夷於左股之象。若要救之，馬壯快去，救之吉也。初爲足，二爲股，陽爲右，陰爲左。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柔順中正，必因公負傷，順理而合法則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過剛而不中，惟明夷之時，剛用剛克，故於南方巡狩，得其元惡大首，蓋欲爲亂者也。不可求其急正，但能止其爲亂之行，終歸正道可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離爲南方。南狩之志，爲糾正其亂也。得其元惡，止其爲亂，使歸於正道，乃大得巡狩之志也。

六四：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

六四：爲變革之位，掌變革之權，陰柔得位而誠敬，在人爲左腹。明夷之時，能人於爲亂者之左腹，獲得其爲亂之心，開除使出門庭，自然亂止矣。

《象》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

四爲心位，左爲心腹，深入爲亂者之心腹獲得爲亂者之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剛柔相濟，得中正之道，如箕子處明夷之時，知機知守，處之以正道，既用晦而藏其明，復佯狂而爲之奴，利於守其貞固之志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明夷，其用晦而明之道，不失其貞，故其明存而不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復入於地。

陰柔得位，而不中正，明夷之時，不明用晦之道，是真晦者也。故初時登於天位，有傷人之明，終則歸於自傷而得罪後入於地，而失位也。

《象》曰：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初以不明而得天位，照管四方之國。復則失，而得罪入於地失位也。

總結晉與明夷二卦

《指玄篇》云：「兩層天地誰能配，四個陰陽我會排。」何謂兩層天地，四個陰陽，即先天地，後天地也。四個陰陽，即先天陰陽，後天陰陽是也。先天陰陽，理也。後天陰陽，氣也。理不變，不易也。氣有變，變易也。不易之理，乾坤二卦是也。變易之氣，晉與明夷，及六十卦是也。日出地上曰晉，日入地中曰明夷。日者，地二火也。二為陰，地為陰也，坤為地，先天陰也。日月相錯，月者，天一水也。一為陽，天為陽也。乾為天，先天陽也，先天陰陽，生出後天日月，日月，陰陽也。常觀晉與明夷二卦，即以日之出入地中為名。然天地生萬物，萬物生而死，死而生，死生循環亦如日之出入地中無異。若無先天之理以主宰之，幾無後天陰陽之作用矣。故曰：「兩層天地要配，四個陰陽會排。」不易與變易之理氣，由是而生矣。晉卦《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夷《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明出地上，明入地中，氣也。自昭明德，用晦而明，理也。晉卦六二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後天陰也。明夷卦六五《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先天陽也。觀二卦之意義，明兩層天地要配，四個陰陽會排，即先後合天，陰陽理氣之道也。

詩 曰

太極動靜生兩儀，四象八卦定乾坤。
日月輪回無情意，晉與明夷禍福循。

風火家人



巽上 家人者，一家之人。本卦風自火出。九五六二內外各得離下 其正，故爲家人。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婦女主中饋，必利於守正而持久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中之人，女子管內，女必正位乎內；男子管外，男必正位乎外。男女均正，天地之大義也。家者國之本也，故家必有嚴君焉。君者主也，一家之主，父母之謂也。父母正，家人皆正矣。故曰：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兄盡兄道，弟盡弟道，夫盡夫道，婦盡婦道，家人各盡其本分之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而家道正矣。《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故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家也，宅也。本卦下離火。上巽風，風自火出，家人之象。君子以風火皆不着實。故言之必有物，以落實之，行之必有恒，以長久之，家人日久而化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陽剛得位，處有家之始，始則防邪，以立家政。故邪來有閑以界之，邪不能壓正，後悔亦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有防卸之政，家人之思想，有所範圍，不能變更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陰柔得位而陽中正，誠實之婦人也。柔順中正，外應九五陽剛，凡事無敢專成，居中主饋，得婦人之正道，惟能貞固長久則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之吉，得柔順恭巽之道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重剛而不中正，家中之人必有過剛暴厲，嗃嗃大聲，而後能悔過剛之厲者，合乎中道則吉也。若婦人子弟，嘻嘻無畏，有失體面，終有羞吝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而暴厲，未失治家之道也。婦子嘻嘻而不規，有失持家之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陰柔得位，爲中饋之主，有持家之正道，陰主利，富家之象，大吉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陰柔得位，有德而主中饋，富家大吉之象，巽順而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陽剛中正，而得天位，王者感格天下之人，先之以齊家之道也，勿憂其不歸化。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吉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以道感人，由齊家而至國治，天下平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君民相安，上下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陽剛在上，正家者也。正家以忠信威嚴之教終得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有威嚴者，必由反身而誠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家人畏服之矣。

火澤睽



離上

睽者，乖異也。上火下澤，性相違背，少女中女，志不同歸

兌下

故爲睽。

睽，小事吉。

睽者，乖異也。內兌外離，澤火性相違背。六五陰柔在上。故小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乖者，本卦離火動而上行。澤水動而下流。中女少女，二女同居，其心意則不同行，皆睽之理也。兌說，麗乎離明，六五柔得中位而上行。下應九二陽剛。故小事則吉也。然睽異之理。如天高地下，勢不同也。而生成化育之功則同也。男女異體，而相求之志則通也。萬物異形，而得天地之理氣以生，則相類也。故事雖睽而理則同。睽之時，與睽之作用，神而明之，變而通之，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性焰上，水性就下，本相睽異也。君子觀其象，則求理之同歸，而和事之乖異，所謂殊途同歸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

初九陽剛，在下，剛明無應，有爲而不得其時。知時之睽，故失得勿恤，隨時之睽而睽，無睽悔之心，悔亦亡矣。故喪馬勿逐，聽其自復，得失勿掛心矣。雖見惡人，無相抗之意，亦無咎矣。

《象》曰：見惡人，以闢咎也。

惡人情疏，見而情合，反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於巷，無咎。

九二，剛柔中正，與六五爲正應，在睽乖之時，而委曲求全以合之。因有三四爻之不相得，而阻之未能即時相遇，切於街巷中路遇之。雖然賓主非正式之會，而正應相遇，亦無咎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機遇自然未爲失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

陰居陽位，不中不正，與上九爲正應，然以承乘不相得，前受九四之牛掣以爲阻，後受九二之輿曳不能行，其人號泣於天，希望與正應相合。仰望之切，如

鬚剝之傷，時過境遷，室礙解釋，終得相遇，無初而有終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無初有終，遇剛也。

陰居陽，位不當，見輿曳承乘剛，無初有終遇正應之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

以陽居陰，四無正應，睽孤之象。剛而無助，凡事當謙和忍耐以處之，遇大善之人，誠信相交，自得言語之助，事雖危厲，漸次和解，則無咎也。

《象》曰：交孚無咎，志行也。

誠意相交大善之人，故無咎。日久其志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承乘皆剛，均不相得，有悔之象。因位中正，下應九二賢人，六五求賢相助，悔亦亡矣。待之如同宗之親，相合甚易，如噬膚之象，禮賢下士，往遇於巷，有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合如同宗之人，有噬膚之易，往求之，必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

媾。往遇雨，則吉。

以陽居陰，當睽乖之極，孤而無助之象。與六三爲正應，睽乖之時，因不相得疑三有污，如見豕負塗一般。又如載鬼一車，群疑滿腹，以至於此。不知六三誠實無妄，疑其有污染，先張弧欲攻之，後脫弧而不攻，結果知其匪寇，乃婚媾也。則往遇之，如魚水之合，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睽極必合，群疑盡釋也。

總結家人睽二卦：

《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修身齊家者，於家人睽二卦，其注意乎？家人卦，六爻陰陽剛柔，均得時位，九五六二，男女中正，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初九《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反身作則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未失治家之道也。六四曰：「富家，大吉。」持家致富也。九五六二爲正應，男子治外，女子治內，治家有政也。《象》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大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是故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至

於睽卦，則不然。六爻皆失時位，凡事有失無得，家道窮矣。然而其中之意義，正待觀象玩辭之君子，參其意以合其道，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大象》曰：「君子以同而異。」蓋君子知時知機，在睽之時，有睽之作，且其用，大得很呢。初九曰：「喪馬勿逐自復。」即塞翁失馬不爲憂，得失從來聽自由也。「見惡人無咎。」惡人爲利也。君子不謀其利，何咎之有。九二曰：「遇主于巷。」行權道也，六三曰：「無初有終。」柔順以待剛也。九四曰：「遇元夫，交孚，厲，無咎。」因人以成事也。六五《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求賢以相助，迎合時宜也。上九曰：「往遇雨則吉。」斷疑生信，水落石出也。諸如此類，皆修身齊家之要道也。非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君子，其誰能與於此乎？

詩 曰

天地大義男女貞，家有嚴君父母尊。
大哉睽之時與用，通權遠變異而同。

水山蹇

二三三

坎上

蹇，難也。不能進行之難也。坎上艮下，險在山上。艮光

艮下

明，見險而止，故爲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進行也。自然災害，天運然也。山上有坎，水，不能進行也。利於往西南坤方，西南得朋，土能克水也。不利往東北艮方，東北喪朋，近於坎險也。大人，九五之大人也。當位中正，而能治險，見之則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之難，有坎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者之行也。在險難之時，不爲險困，有濟險之道也。故利往西南坤方，中央土也。土能克水，有治水之人也。不利東北，東北艮方，反近坎險之地更無治險之人也。天道至艮爲止。故曰：「其道窮也。」利見治水之大人，往見有功效也。九五大人，當位中正，而守正道，治水救災，以正邦也。在險難之時，一切工作，均以爲國爲民爲中心，更當自始至終一以貫之，故曰：「蹇之時興作用，豈不大哉。」毛澤東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此之謂也。

《象》曰：水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難進行也。其險乃自然之災害，水深人不過，君子知機，當反身修德，以待其涸，而後往也。

初六：往蹇來譽。

陰柔在下，柔弱不能濟險，往前進，則遇險，反來以待時，得知止之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水在山上，一時之險也，退而待之，智者之行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陰柔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剛中之王也。二五君臣得位而相應，均負濟蹇之責。故曰：「王臣蹇蹇。」其蹇乃自然之災害，匪君臣本躬自作之災害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王臣惟有濟蹇之責，終無怨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過剛不中，勇往直前，有險也。若來反以就六二之中正，相得而能濟蹇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剛健，知進有險，反就六二，共同濟蹇，六二在內，亦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陰柔得位，在外卦之初，亦有濟蹇之責也。惜其柔弱不濟，故反來連絡九三，喜其剛柔相得，以濟險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九三，當位誠實，知己知彼，自覺無能，反來連絡九三，近而相得之故也。

九五：大蹇朋來。

陽剛得位得中，承乘相得，上下相應，有大難，群來幫助，以濟其蹇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有剛健中正之君，下有忠誠悅服之臣民，有大能，都來相助，正中同心共濟之節義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陰柔得位，自度不能濟險，來就九五，以求相助，實有碩大之智慧，故

吉也。更利於來見負責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前進有險，來就九五，是有碩大智慧。志在於內，爲國爲民，利見負責之大人，以賤從貴也。

雷水解

三三三

震上

坎下

震動陰外曰解。險難之解，由於外卦震動而出險難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已解散也。難初解散，利往西南坤方以靜養，不利有他往。西南來復之中，乃致養之所，故爲吉。若必有所他往，夙吉，宜早復爲吉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難當解散也。故人當隨時以行動，險將解而行動，可以免乎險，故曰：「解。」解利西南，西南坤方，坤者衆也，故往能得衆。西南爲來復之中，當守乎時中爲吉也。凡有所往夙吉，宜早去。早回可以有功也。如天地和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拔節生長矣。故解難之時，更喻以得衆，與時偕行之理，其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必赦過宥罪。

雷雨作，天地之氣已和。君子於難解之時，以解其不和之事，故赦過宥罪，以解和也。

初六：無咎。

難解之時，以柔在下，無咎之道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無咎也。

初六，以柔居剛，正應九四，剛柔相應，義無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剛居柔位，而得中正，惟承乘應皆陰柔，田獲三狐象。九二有陽剛中直之氣，如得黃矢，直正而行中道守貞則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在下卦之中，故守貞則吉，得中和之正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柔居剛位，不中不正。難解之時，負者不負而且乘，既失其本分，故致寇至。因承乘應皆不相得，雖正亦有羞吝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者不當乘而且乘，亦可丑也。既承乘應皆不相得，欲取以爲助，是認寇爲友，自我致寇，又誰之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九四，陽剛居外卦之初，爲解難者，首先解除首惡之而拇也。而拇既除，小人自退，君子之朋斯至，則以忠信任事，無不洽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者，時位也。難解之時，君子當在位也。小人在位，故生難也。解而拇者，解除在位之小人也，小人不當在上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柔居陽剛之位，而中正，剛柔相濟，維君子有解難之吉也。解之之法，柔用柔克，用文不用武，用解除不用征伐。解除在上之小人，不正者自然退去矣。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更有信息以示於小人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退小人之道，小人自然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隼者，喻寇也。上六陰柔得位，柔順在上，不利遠征。當解難之後，猶有寇擾，上六奉命平亂，以逸待勞。公用射隼之法，在高墉之上以射之，獲寇無不順。

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用射隼之法，以逸待勞，寇至而射之，解除其悖亂者也。

總結蹇解二卦：

災難之來，種類甚多，天災人禍，不一而足。識別其情，惟賴乎智。濟險解難，則尚乎仁與勇也。故曰：「智仁勇，爲天下之三達德也。」有此達德，何患乎險難，何險難之不可解哉。況因險難而造就英雄乎？蹇卦《大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處險難之中，先正己身，然後濟險，得濟險之要道也。九五《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蹇卦二三四五六爻，陰陽均得位相親，所謂近而相得者也。故有大難，群來解救，以中同心共濟之節義也。解卦《大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九二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得中道也。」九四曰：「解而拇，朋至斯乎。」小人不當在上位也。故難解後，當行善後之辦法。六五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小人自退也。上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以解悖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難之不能解哉。」夫二卦者，履險如夷之道，剛柔相濟方法也。非有智仁勇三

達德者，誰能如是乎？

詩 曰

英雄造就險難中，反求諸己以修身，
剛柔相濟待時進，履險如夷達道通。

山澤損



艮上

損者，儉約也。損下益上，損剛益柔，損私益公。山下

坤下

有澤，日日見損之象。

損。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損者，時當儉約也。故損而有孚信之誠心，大吉也。損之而無咎，可貞固其志，意誠而後心正，利有所往也。然損之何以爲用，尚儉約也。當損下益上之時，雖享祀天地神明，以二簋至儉之禮，只可以用享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損下益上之時也，時勢當如此，理當上行也。非如此不足以保家衛國。故人人當以有孚之誠心而損之。自然大吉而無咎，更利於堅固其心志，順利而有所往也。一切費用，均以儉約爲尚。雖損至二簋極儉之時，猶可享祀天地神明，亦是應時之損，當然之損也。本卦損乾剛以益坤柔，亦是應時之損，當然之損也。損益盈虛，皆天運使之然也。故知天命者，與時偕行而已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推氣，澤水上潤，草木生長，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象。君子以之，知命樂天，懲忿窒欲，以修身也。

初九：已事遄往，無咎，酌損之。

陽剛得位，上應六四，誠信相助。當損剛益柔之時，初九停止已事，速往幫助正應，故無咎。然當斟酌損之可也。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

六四陰柔之質，應當相助，初九停止已事，往助六四，上亦合其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柔得中，當損剛益柔之時，剛不過而柔適中，惟利於守貞則吉，征凶者，既得適中之宜，不必更往益彼，以免過中之凶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利於守貞吉者，志在中德，中者，天下之正道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爲損卦之主。當損下益上之時，下卦乾三陽，當同損之，今只損上爻一陽，以益上卦上六爻，謂之三人行，則損一人。然一陽上而一陰下，謂之一人行，

則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當損剛益柔之時，損有餘而益不足也。故一人行得其友，三人行，則意見不一致，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無咎。

六四重陰，有過弱之疾也。下應初九陽剛，當損下益上之時，初九速來助四。六四之疾，可損而有喜也。初九應時幫助，故無咎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得正應之幫助，而損過弱之疾，有喜也。而初九以應時之損，來助正應，損其過柔之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居天位，當損下益上之時，爲受天下之益者，雖益之以十朋之龜的大寶，不可違，亦當受之，爲大吉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受天下之益而大吉者，順天之命，得天之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

上九五爲損卦之極，陽剛當損，而弗損爲益者，弗損之益，勝過大寶之益也。如是無咎，貞固其德爲大吉。利有攸往者，究竟如何益哉，得臣無家也。如成湯之得伊尹，文王之得太公，漢高祖之得張良，劉備之得孔明，皆得無家之臣也。豈大寶之益可比哉，蓋天賜之以助治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弗損之益，方得平天下之志也。

風雷益



巽上 益香，增益也，損上益下也。天道無往不復，損益盈虛，震下 自然之理也。

益，利攸往。利涉大川。

益，損上益下也。上既益下，下當報上，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以報上德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而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時當益也。損上益下，故民說無疆。自上而下，順行也。其道大光明之日，利於有所前往。行乎中正之道而有吉慶也。利涉大川，用以報上益下之恩，乃本乎巽本之道而行也。益卦下震動而上巽順，日進無疆之福，如天施地生，萬物生長。其益無有方所也。凡所以益下之道，自然而然，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與雷，自上而益下也，君子觀之，見善政則遷於善，見惡習則改其過。以益己之德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

初九，陽剛在下，正當受益之時。既受上益，必思所以報德，故利用其時，以爲大作爲，以利國利民利天下後世，則大吉而無咎也。

《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大吉無咎者，必作大作爲而報上德，不敢徒享厚己之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陰柔在下得位得中，有中正之德。逢受益之時，虛心接受上益，或者益以十朋之龜，亦當受之而不敢違，但已當永守貞固之德以報上則吉。久而誠中形外，王或用以享祀上帝，亦能獲福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非正常之益，乃意外來之益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柔居剛位，不中不正。當益下之時，正則益之以吉事；以厚其生也。不正則益之以凶事，玉汝於成也。孟子曰：「所以動心忍情，增益其所不能」此謂也。如此無咎。又戒其內必誠心，外必中行，事事合禮，如告公用圭，以之取信，合禮合法，亦受教益之事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用凶事，教其遷善改過，亦益下之時，固有之教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陰柔得位，四在外卦之初，有益下之責者，然益之必由中道而行。先告公從，然後行事。其忠信之德，可依以遷國之大事。況益下民乎。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先告公從，然後行事者，以益下爲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陽剛得位中正，而益天下，有誠意惠民之心，勿問爲大吉也。天下之人，因上既施惠於我，下民亦當以有孚之誠心，報答惠我之德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有信心施惠於天下，不問可知爲大吉矣。下民受上之惠，亦感動其誠心，報答惠我之德，而上亦大得君民相協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亦有惠民之責，然以剛居柔，位不中正，行事不誠，當益下之時而莫益

之。或有其它議論，得罪於群眾，或者擊之。因其益下之心不恒也，故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當益下之時，而偏辭議論，莫益之，在下不滿，或者擊之，意外來之凶也。

總結損益二卦：

《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盛極必衰，衰極必盛。天道之將衰也，始之以損，天道之將盛也，始之以益。蓋損益之時，天道變革之時也。天道變革，萬物損益，如春生爲夏長之始，必先益之以種植，然後夏長也。秋收爲冬藏之始，必先損之以收割，然後得到冬藏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道之所以行也。天道爲太極，陰陽爲兩儀。兩儀天地也。四象四時也，八卦爲萬物，六十四卦，萬物變化，損益之象也。是以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吉凶即損益之表現也。損卦《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蓋損下以益上，事在逆行也，既懲忿而隨時復窒欲而弗貪求也。益卦《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損上益下，事在順行也。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亦隨天道而轉移，如萬物之生長收藏無異。故觀損益二卦之竅妙，可以見天道盛

衰之始也。

詩 曰

物有本末兮事有終始。
人有老少兮命有生死。
觀見竅妙兮知盛與衰。
悟其本末兮損益隨時。
太極一元兮無終無始。
週而復始兮陰陽行止。
循環無端兮有盛有衰。
復還太極兮損益爲始。

澤天夬



兌上

夬者，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五陽盛長，一陰

乾下

將盡，決之易也。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五陽決一陰，決之甚易也。然必先揚於王庭，明證其罪，盡誠以呼號於衆，申明陰居陽之厲，先告自邑，不利即戎，先禮後兵，以服其心，故利有所往，可以成功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五陽決一陰，剛決柔也。乾剛健而兌和說，決之以和平之道也。故揚於王庭，證明一陰臨五陽之罪。有孚以呼號於衆，言陰之危厲，乃光顯於外人人知之，當合力以決之，雖有危厲，乃先禮後兵，必能光大其勢以克服之矣。提高警惕，并非用武，先告自邑，說明一陰之勢已去，不利於用兵解決也。陰之所尚者兵也。兵之尚者勢也，今勢已去，故曰：「所尚者乃窮也，利有攸往。」陽剛正長也，剛長柔退，兌變爲乾，陰勢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君德則忌。

澤水上天，潰決之象。君子以施祿及下，如澤自天降之意。然施祿者，時勢使然也。居德不合理，故忌也。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

陽剛在下，無位之人，當決陰之時，躁動前進，以決小人，往而不勝，反爲過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本不能勝而強往，自取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二剛得中正，決陰得當，提高警惕，呼號於衆，暮夜憊以兵。勿恤，無憂也。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中正，應付合法，防備有戒，安枕無憂，得決險之中道也。

九三：狀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

九三不中，決陰躁進，壯于面目，有凶也。若君子果敢決陰，與上六爲正應，獨行應與似雲雨之合，外貌若濡染陰氣，而有愠色，實則以陰決陰，無咎之道。

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君子以陰決陰，終無過咎也。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位不中正而多疑，四當前進，其行次且不前，坐卧不安之象。當五陽決陰之時，四當隨九五前進，更順牽引內三陽而共進，則無悔也。若聞善言而不信，不能無悔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當前進而次且不前，因不中正，位不當也。聞言不信，四多生疑者，聰亦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無咎。

九五：陽剛得位，下無應與，惟上比六陰，而均得位，如莧陸之草，染陰最深，當五陽決陰之時，恐其有決而不決之意，故戎以中行無咎，當決即決，無過咎也。

《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

此陰已深，恐其有不決之心，故戒以中道而行，則無咎矣。以陰決陽之道，中心秘密，未敢光大也。

上六：無號，終有凶。

陰柔居上，當決陰之時，五陽浸長，一陰不能長久之象。無處呼號，終有凶也。

《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無處呼號之凶，終不可長久也。

天風姤



乾上

姤，遇也。純乾之下，忽然生陰。爲姤陰過陽也。夏

巽下

至一陰生，五月之卦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生於五陽之下，陽極陰生，陰遇陽也。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曰：「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來復，自然而遇，一陰生於五陽之下，曰姤。姤，柔遇剛也，如一女遇五男，一陰敵五陽。勿用取女，女壯正長，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不可與長久也。本卦上乾，天氣升極，下巽，一陰下生，天地相遇也。地氣上升，姤爲之始，陰陽相遇，生育萬物，品物咸章也。二五爻皆陽剛，剛遇中正，天下道大行也。盛者必衰，陽極陰生，必有女子參政，故曰：「姤之時義，大得很呢。」

《象》曰：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

上乾下巽，天下有風，曰姤。君後於此時，已好施命，周誥四方，如風行之速，無處不到也。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陰柔在下，陰氣上升之象。陽極陰生，小人道長，履霜堅冷至，其機已露，不可不訪也。故當止其前進，如羸豕孚蹢躅，繫以金柅。柅止車之物也，靜正則吉，動妄則凶。若必強往，必見凶也。羸豕小猪也。孚蹢躅，性喜跳躍也。猶小人不明進退之理，妄爲躁動也。

《象》曰：系於金柅，柔道牽也。

止柔道之初生，以防小人牽連而進也。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

魚，陰物也。九二陽剛中正，下比初六陰柔，陽剛有包陰之量，隱惡揚善，陰柔不利外露，如魚在包裹，則無咎，故不使其接見外賓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陰物也。陰內陽外，合其義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

九三重剛，不中不正，既無應與，承乘均不相得，剛躁欲進而未能，如臀無膚，坐卧不安，如行次且，進退不定，危厲之象，幸無陰邪之牽引，無大過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行不能前進者，外無陰邪之牽引也，承乘應皆陽故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九四剛不中正，下應初六陰邪，小人義當教育，而包容之。然四位不中正，不能容人，反而起來交涉，故凶也。

《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四乃上級之位，無包容之量，對小人不能教育，反而起來交涉之，故有遠民之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陽剛，得位而中正，內含章美之德，自有包容小人之量。雖遇陰柔牽連而進，然陰柔如瓜，九五如杞，以杞包瓜，內自潰爛，以靜制動，以德化民，自有天命祐之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以中正之美德，以觀天下，自然天祐，以其志不舍天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無咎。

上九，剛不中正，下無正應，姤卦之極，如姤其角象。既無正應，欲與初姤，

如姤其角，羞吝之象，然無大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已至其角，窮途末路，不安分而遇初，不能長久之羞吝也。

總結夬姤二卦：

夬，決也。陽決陰也。陰已升極，消不久也。故五陽決一陰，甚易耳。姤，遇也。陰遇陽也。一陰生於五陽之下，陰長之時也，故止之至難也。決陰之易，不利即戎，剛長陰乃終也。止陰之難，以杞包瓜，含章中正，志不舍命也。夬卦《大象》曰：「施祿及下。」先安民也。九二爻曰：「惕號，麼夜有戎。」戎備森嚴，保無憂也。九五曰「苋陸夬夬，中行無咎。」以陰決陽也。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剛長陰乃終也。至止陰之難。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乃道大行之時，陽極陰生，治極亂生，姤一陰生於地下，牽連而進也。故防陰之進，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至止陰之長，初六曰「繫於金柅。」止陰之進也。九二《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包含陰邪，不使遇於外也。九五曰：「以杞包瓜。」使陰小自內潰爛也，如是下民如坐春風之化也。總之，欲長治久安，志不舍天命也。果如九五之含章中正，有限自天，陰邪自不能

長也。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之常也。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永保其榮譽於萬世，如堯天舜日，揖讓天下，誰能遮其光明也哉。

詩 曰

天命無常有得失。陰長陽消自反復。
一陰下生姤女壯。以杞包瓜涵美德。

澤地萃

兌上
坤下

萃，聚也。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萬物聚而亨通也。王假有廟，聚祖先之精神也。利見大人亨，九五陽剛得位，大人也，故利見之，無不亨通也。大人以道治天下，利於守正，立廟祀神，利用大牲，感格之則吉也，更以盡孝享之心，故利用攸往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聚之理，因坤順兌說，九五剛中正，而六二應之，下順上說，中正相應，故能聚也。大而精神，小而物資，無不聚之。故王者感格天下，所以立廟，致孝享之禮，盡孝享之心，聚祖先之精神也。利見大人亨，聚之以正道也。用大牲吉，王者祭祀，故用大牲，不違乎時中也。利有攸往，順道而行，本乎天命也。觀其所聚，精神物資，均利守正，而天地萬物聚散之情，可以見其所以然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萃聚之象。既然萃聚，必加以保護。故君子終治戎器，戒備不虞，

亦即防危慮險之意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無咎。

陰柔居下，言人雖有信心，不能有終也。當萃聚之時，下卦爲坤，三陰共聚，群小成群，乃亂乃萃，萃聚者小人也。初六正應九四陽剛，若呼其衆，與九四陽剛爲萃，則一握手而笑應之，勿憂，往萃正應，則無咎，否則乃亂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與群陰爲萃，其志不振，未能識別善惡，所以乃亂乃萃，而無定志也。

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

陰柔得位而中正，雖無陽剛之才，而方向正確，正應九五剛健之君，不但自己誠意往萃，而且引其前從同志之人，往萃于九五，上下合志，無咎之道也。其誠信之心，無不感通，故用薄祭猶可以通神也。

《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六二中正，引萃吉人無咎者，吉人天相，中正之志，尚未改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無攸利，往無咎，小吝。

以柔居剛，位不中正，在坤卦之上，爲群陰之首，萃則皆陰柔小人，嗟如也。

無所順利。上六又非正應，如此不得其萃之正，不過往從上六，祇可無咎，不免有萃小人之羞吝也。

《象》曰：往無咎，上巽也。

上兌說，往無咎，上巽順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無咎。

陽居陰位，四不中正，陽大陰小，當萃之時，宜萃陽，不宜萃陰，故曰：大吉。萃之各得其正，故無咎也。

《象》曰：大吉無咎，位不當也。

九四必須萃以君子爲大吉，不萃小人爲無咎者。以剛居柔，位不正當也。

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陽剛中正，得萃之時位，萃有天下，無咎也。恐其誠信不足，匪孚則萃之不能長久，故戒以元永貞之德，守以貞固之道，則無萃而不固之悔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雖在天位，而心志必順光明。否則，天命難保，徒萃有位，而無元永貞之寶德，意志未光明，則貌合神離，不能無悔也。

上六：齊咨涕洟，無咎。

陰柔不正，處萃之終，下無應與，求萃而不得，齊咨嗟嘆，涕洟汨泣，雖不能萃，亦無咎也。

《象》曰：齊咨涕洟，未安上也。

齊咨涕洟，求萃而不得，有位而時機已過，下無應與，未能安其上也。

地風升

三三三

坤上

升者，進而上也，地中木生，

巽下

有進而無退，故曰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本卦上坤土，下巽木，本從地中生，升也。有升進無後退，與時偕行，大亨也。升而上，用見在上之大人，勿憂也。往南行則吉，天道左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離正南方，故吉也。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巽木柔也。柔以時升，春發萌芽之象。萌芽出土，巽而順也。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柔中，是以升之大亨也。九二進升，以見六五之大人，剛柔相應，勿憂，有獲相遇之慶也。春生夏長，天道左旋，由東而至南，故南征吉，進升之志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坤上巽下，地中生木，上升之象。君子以順天時之德，積小以至於高大也。初六：允升，大吉。

陰柔在下，萌芽出土之象，天時允許其升也。故曰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時至即升，與時偕行也，大吉天祐也，上合志，合天地生育萬物之心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

九二剛柔中正之德，與六五爲正應，以中正誠信相交之德，利用薄祭，可以感通天地神明，況感人乎，故無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得中正之時位，有誠信之德，用禴祭可以通神，用薄禮亦可以通乎上級，有進升之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重剛，在升卦中，有旋乾轉坤之象。乾爲天，天虛邑也，剛健進升不已，升至天上之象。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世人對升天之說，疑信參半者多也。當進升之時，覺悟提高，悟出虛邑之理，斷疑生信，隨時進升。悟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空中寶相，故不着空色，即不生不滅，歸依自然之天理，自然升虛邑也。是故明天道者，功成名遂身退，無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

六四陰柔得位，誠信充實，進升之時。四近君位，故王用亨於岐山之神，誠能感通天帝，吉而無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乃上級之位，更以順事上，盡職之道也。故王用亨於岐山之神，亦以坤順之德，盡事神之誠也。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柔順中正，得剛柔相濟之道也。居天位而能守員，吉也。故致治如升階之易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居尊位而能守貞，治天下如升階之易，大得順天休命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於不息之貞。

陰柔居升卦之極，不自知其升極，惟沈湎於勢力之中，是爲昏冥之升，無所利也。惟利於守其恒久不息之正道，不從享虛榮富貴爲得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一味昏冥之升在上，天命不祐，消耗其富貴，不能長久也。

總結萃升二卦：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萃以什麼，什麼不來也。萃卦曰：「王假有廟。」廟中所聚者，祖先之精神也。祖先在世，遵道貴德，居仁由義，保持堅固，死後精神不死。脫離形骸，上升虛邑，而不來也。升卦九三曰：「升虛邑，無所疑也。」斷疑生信，絕相超宗。以升虛邑也。世人恒以肉眼觀萬物，以爲死後之事，杳冥莫辨，多疑升天之說。不知天地人三才，就是陰陽二氣。分之則虛，合之則實，分之爲天地，合之爲人物。古云：純陽爲天，純陰爲地，半陰半陽爲人。是故人者，乃陰陽合一而成者也，可以升天，可以入地，這個道理，智者易悟，昧者難明也。得道失道，關係升天入地之事。於萃升二卦，略指玄妙。萃卦《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升卦《彖》曰：「南征吉，志行也。」九三《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是以說明，萃精神以孝享爲先，升天堂以南征爲吉也。何謂萃精神以孝享爲先，升天堂以南征爲吉也？蓋精神是純陽之氣，純陽爲天，純陰爲地，天爲乾。

先天卦象，乾南坤北，南順北逆，陽善陰惡，孝爲百善之源，是故萃精神非以孝享不能萃之。升天堂非以南征不能返還純乾，故曰萃乃精神升天堂，無所疑，爲得道也。南方火也，火者虛也。佛經曰：「三昧真火，即不來之精神也。」

詩 曰

陰陽二字萬法王。天生地成玄妙藏。
人列三才參造化。萃乃精神升天堂。

澤水困



兌上

困者，窮而不振之象。又三陰三陽卦，陽被陰掩，其志不

坎下

能伸，故曰困。

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

身雖困而道則亨，得其正矣。惟大人爲能順天休命。吉而無咎。在困之時，雖有言，誰能信之。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三陰三陽卦，困者，剛被柔掩也。澤上坎下，險以說，身雖困而道不失其所亨，此其所以爲君子乎。貞大人吉，二五爻陽剛得中也。困通有時，守正則吉。若欲以言語免困，人多不信，故曰：「尚口乃窮也。」道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之謂也。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無水，困象也。君子處困之時，以順受天命，而遂其守正之素志也。

初六：臀困於株木，入於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陰柔，處困卦之下，柔暗不明，受困尤甚。如臀困於株木之上，入於幽谷之下，暗昧之至，三歲不能見人之象。

《象》曰：入於幽谷，幽不明也。

居坎險之下，入於幽谷也。坎錯離，離數三，三歲幽困，不見人也。

九二：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懲凶，無咎。

九二，陽剛中正，上無應與，近無相得，居中受困之象。坎爲酒，是故酒食豐美，朱紱方來，享受富裕。然於困之時義，則相反，故利用享祀天地神明，以解其奢靡之志。否則，往貪佚樂，必有凶也。若能在困中以辯義，則改爲儉約，無咎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飲食人之所欲也，欲望過分，反爲所困。九二陽剛中正，既含中正之德，又有飲食之美，內外兼養，乃有福慶也。

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陰柔不中不正，當困之時，承乘皆剛，而不相得，故前進如困於石，後退如據於蒺藜，外無正應，如入其宮，不見其妻，凶也。

《象》曰：據於蒺藜，乘剛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蒺藜本不能據，而使據之，乘九二之剛也。上六與六三爲敵應，故人於其宮，

不見其妻，無應而動，故曰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與初六爲正應，初六有困，九四當往救之，因不得位之故，所以金車不便，以致來救徐徐。雖曰有吝，終能救初之困也。坎爲車，兌爲金，又爲毀折，故曰金車未便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徐徐來救初六者，四有心救下也。以陽居陰，雖不當位，與初爲正應也。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陽剛中正而得位，處困之時，剛被柔掩，如劓其鼻，二爲敵應，如刖其足。惟困於衣冠之榮，雖在天位，上下維困，不能顯揚。然剛中而爲兌說之體，一時雖困，乃徐徐有說，惟利於祭祀以懷福也。

九五：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下不得其力，志未得也。徐徐有說者，剛中而正直也。利用祭祀者，中直而奉天命，自然受福也。

上六：困於葛藟，於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縛束之物，臲臲，危動之象。上六處困卦之極，陰柔不中，意念亂動，故有此象曰動悔。在工作中而有困難之悔，然有悔其作事之非，則不遠復，無其悔，往復作之，則吉也。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于葛藟，所作之事未當也。動而有困窮之悔，因困窮以辯義，覺悟不當動而動之非，有反悔之心，則動必循理，曰吉行也。

水風井

三三三

坎上 井者，地中有水也。巽木入於坎水之下，而上出水，爲巽下 井。井以養人也。

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邑可改，井不可改。所謂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者，井水供人之用，往來井井而不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示人以恒久之道也。若汲水者，用具不修，或汲不合法。失去恒久之道，汲水汔未至出井，而繩斷羸瓶，凶。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爲木，爲繩，巽乎水而上水，汲水象。井養而不窮，取之無盡也。改邑不改井，井不動不能改也。井卦二五爻，乃剛居中正，清泉甘美，而養人，有恒久之功也。若人無遠慮，用具不修，汲水未出井而繩斷羸瓶，未有功也。無功而羸瓶，有不敬其事之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升，井象也。井以養人，君子以勞民勸相，使民互相以養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

井有好壞，泉有甘苦，陽好陰壞，陽甘陰苦。初六陰柔在下，爲壞井也，故曰井泥不食，無水惟泥也。舊井無禽，禽鳥亦不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無禽，時舍也。

井泥壅而不能食，水不上行而下漏也。舊井無津潤，禽鳥不宿，言時人舍之而不用也。

九二：井穀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無應，無人汲水之井，下比初六，亦似泥井。井有穀，內積污泥，泥中微蟲，人可射取，又如甕敝破，漏水之井也。

《象》曰：井穀射鮒，無與也。

井中能射取微蟲，所謂死水井，無人汲水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井受其福。

渫，好井也，清潔之名。九三陽居陽位，甘泉也。修治之井，然不在中正之位，或野外之井，不爲人食，爲我心恻，不忍也。如賢士而不見用，可待王者明之而拔用，上下並受其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不食，行路之人，皆爲心惻，如賢士而不見用，知者爲之不忍，或者代求王者明之而拔用，上下并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無咎。

甃，修治壞井也。以禦外惡傳人也。六四陰柔不能濟物，但能修治其事，如井甃一樣。無過咎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也。

《象》曰：井甃無咎，修井也。

陰柔得位，祇能安分，不能濟人，如井甃無咎，雖不能濟人，而能自修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潔也。九五陽剛中正，功及於物，井潔泉寒，爲人常食之井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深井也。甘潔正常，爲人食之，適合正常之用。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井已治好，井道亦成功，井幕已撤去，公開供人汲用，有孚，源泉不窮，元吉，大好之井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六有孚於救人，故曰元吉。元吉在上，無微不至，如恒久修治之井，大功成就矣。

總結困井二卦

《繫辭傳》曰：「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是二卦者，乃修道者之功行也。夫窮者，時物也。通者，道理也。居者，靜也。遷者，動也。修道之人，窮不離道，身困而道通也。《論語》曰：「居則求其志，動則遠其道。」故窮通不二，動靜交修，身外之榮辱，不能掩其浩然之正氣。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修道者之養德也。」困卦《大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井卦《大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夫致命遂志者，內功也，勞民勸相者外行也。二卦者，豈非修道者之內外功行乎？故居能求志，動能達道，此其所以爲君子乎？

詩曰

身外榮辱等浮雲。窮通得喪守時中。
致命遂志養其內。勞民勸相修外功。

澤水革



兌上

革者，革去故也。澤水息離火，變革之象，故曰革。

離下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者，變革舊制也。革除舊弊，振興其事也。然必須順天應人，與時偕行，己日乃孚，己日信其說也。本卦內離外兌，離納己，故到己日，衆納其議，變革乃心悅誠服也。故能元大亨通，利於貞固其志，始終一德，其悔乃亡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變革也。本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水能滅火，火能乾水，水火相息也。又兌爲少女，離爲中女，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均爲變革之象。但變革之初，必須上下同意，順天應人，己日乃孚，衆納其議，應時而革，革而信之也。本卦內文明，而外和說，二五爻均得其位，元大亨通之象，利於守其正道，革之乃當，後悔亦亡矣。如天地四時之變革，生長收藏，自然以成就萬物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當其時，革當其事，而後革之，以安天下，變革之時，關係豈不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何以有火，如以鍋盛水，在火上做飯，鍋中水熱，煮米成飯，豈不是澤中有火，變生爲熱麼。君子以之，治歷明時，使人種植五穀，應時種植，應時收穫，以爲民食。生長收藏，順時安排，是故變革之時，必須順天應人，其時義豈不大乎？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陽剛在下，外無應援，雖欲變革，時未許可，不可以有爲也。惟靜以待時，鞏固其志，忠信以守之。黃屬土，土信也，牛屬坤，坤順也，誠信和順，以待其時，而後變革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鞏固其志，有信義以守之，順時以待變革，不敢有所強爲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無咎。

六二中正得位，在離中爲文明之象。上應九五大人，革故鼎新，必於己日革之者，離納己，己日象議妥協，行無不吉，故無咎也。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妥協，上下同意，行有嘉尚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陽剛得位，過剛不中，躁動革命，故行之有凶也。惟有宣傳工作，三令五申，公正而威厲，衆心說服，革言再三，說服成就，上下一志，誠信可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變革之言，反復辯論，再三說明，上下貫通，誠信一致，革之有何言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爲上級之位，陽剛居于柔位，剛柔相濟，自無躁動之悔。上承九五中正之志，有變革之命，四則有孚以改革之，則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上下一致，意志相孚，所以改命，故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剛健中正之大人，爲變革之主，有虎變之威，自新新民，順天應人，未卜而自誠信是以行之，如虎之勇猛變革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如虎之勇，而變革文明，革言理論，炳然而得當，事理顯明，如虎文之明辨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陰柔不正，居變革之極。革道已成，君子知命，如豹之性誠實柔順，人不犯他他不咥人。有孚，順時而變革之，小人不知天命，惟變革其面貌，假從革命，然遇機會必有搗亂之事，故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故曰，征凶。惟有君子之居貞則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如豹之性質，內外一德，其文明之言論，蔚然天曉也。小人革面，內實不忠，不明天命，外貌假從君命，未能順天應人也。

火風鼎



離上

鼎，烹飪之器。本卦初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

巽下

耳，六陽爲鉉，鼎之象也。

鼎：元吉，亨。

鼎與革皆換舊鼎新之象。因離巽二卦，皆從乾卦變來，故以乾元之吉，亨通其行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形容其變革之象也，如烹飪然。離火巽木，以木巽火，烹飪之象。天命改變，如烹飪一樣。是以聖人養民，變生爲熟。首先祭祀上帝，以報其德。次養聖賢，以報其功，故利用大烹也。革故鼎新，以巽順乎離明，又爲耳目聰明之象。離爲目，錯坎爲耳，六五柔進而上行，得天位而中正，下應九二剛健之賢人，陰陽中正，大治天下，其道光明，是以元吉大亨通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者，烹飪也。以陰陽得中爲正道，革故鼎新，以去邪歸正，爲正位凝命也。君子修身立德，亦復如是，元亨利貞，修其太極，始終一德，本分謹守，故曰正位

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

初六，陰柔在下，鼎革之始，初爲鼎足，不勝其任，有顛趾之象。初未成德，如鼎無實利出否物，以變化氣質也。又巽爲長女，若無嗣者，因以取妾，爲了生子，亦無咎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不勝任而顛，不爲悖道，改邪歸正，利出否物，以去欲存理，爲去賤從貴也。去濁留清，修養寶貴的精神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陽剛中正，鼎有實德之象，雖與初六爲比，我仇其有不相得之邪疾，故慎內閉外以修其身，其邪疾不能傳染即我，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

爲人能正位凝命，鼎既有實德，當謹言慎行以赴之，雖比初六陰邪有否，我仇其有傳染之疾也，當閉邪存誠，終無習染之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九三爲鼎耳。鼎革之時，外無正應，九三過剛，內不能聽取衆議，有剛無柔，故其行塞而不通。雖曰陽剛有實德，不能濟人利物，如雉膏雖美而人不食。又如方雨，陰陽相和爲得，九三重陽無陰，承乘應皆不相得，故有虧陰之悔也。若能用九反悔，則陰陽正位凝命相和而合道，終則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革之時，三爲耳，恐其有過聽之失，既未落實，於義不合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陽剛在外，任事之時，然位不中，正與初六爲正應，柔弱在下，不克爲助，才不勝職，有鼎折足之象。公物覆損，渥染其身，而已身受到刑罰之凶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四正應初六陰邪，以私廢公，故覆損公物，不知愛護，失信任之責，當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鼎革之功已成就，柔居剛位，剛柔相濟，下應九二剛中君子，言必信，行必果，爲黃耳金鉉象。黃耳虛中有實，忠信也。金鉉柔中有剛，實德也。既有忠信

之實德，已得中和之道，惟利於守貞持久而已矣。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爲鼎上之耳，黃者中也，六柔爲虛中，應九二之剛中，是爲黃中通理，以行中正之道，爲正位凝命之實德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陽剛在上，剛而能柔，玉鉉象。鉉爲移鼎之物，剛柔適用，行止合時，大吉無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而能柔，剛不過而柔適中，以合節制也，如烹飪適口，修養得法也。

總結革鼎二卦：

革者，革命也。鼎者，鼎新換舊也。時當革而革之，鼎新換舊，順天應人而革命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卦《大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革命之事，如烹飪一般，火候適中，烹飪得法，借澤中之水，離火助之，澤中水熱，水中有火，變生爲熟，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是以治歷明時，教民種段，以養人民，養其身命也。鼎卦《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

命。」「此又更進一步以養其性命也。鼎，象也，修身之象也。修身貴以陰陽得中，鼎卦六五爻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柔中性也，應九二剛中命也。剛柔相濟，性命合一，正位凝命也。功成黃耳金鉉，虛實并用，故曰中以爲實也。夫革鼎二卦者，修養性命，變化氣質，超凡入聖，內功也。革故鼎新，治歷明時，養賢養民，外功也。內外兼修，聖賢之能事畢也。

詩 曰

革故鼎新順時中。治歷明時正命凝。
大人虎變其文炳。黃耳金鉉利永貞。

震爲雷

三三三

震上

震，動也。一陽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

震下

其屬爲長子。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震動有亨通之理，何以言之，震動之來，由漸而至，驚人百里，莫不恐懼，因恐懼而心不敢邪，反致福也。故後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驚人也，然誠敬將事之長子，仍執守其主祭之禮，不喪七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有亨通之理，震動之來，人心莫不恐懼，因此邪念不生，反致福也。因恐懼而心正身修。後笑言啞啞，順序而有法則也。是故，震驚百里，遠者驚而近者懼，不敢思邪，以守正也。誠敬將事者，出則可以守宗廟社稷，人則可以爲祭祀之主也。

《象》曰：薦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來漸漸而震，人心莫不恐懼，君子反省修德，端正思想，以從道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陽剛在下，無作爲之時，胸懷坦白，震驚之來，虩虩以自勉。震去後，笑

言啞啞以爲常，吉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人心恐懼以致福，震去後談笑自若以合則，君子修身，有法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陰柔得位，本性和柔，當震來危厲之際，乘初九之剛，陰畏於陽。喪貝實多，逃於九陵高山以避之，其喪之物，亦不敢逐。然六二既得中和之道，不應有此喪失，七日來復之時，平反而復得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柔順之性，乘初九剛強之人，陰畏於陽，逃而避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無眚。

蘇蘇，死而復活之象。六三柔居剛位，不中不正，當震來之時，其恐懼有死去活來之象。然震去後，則無受災害。蓋震本虛驚，惟恐懼修省者，因以致福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柔居剛，位不當也。震來恐懼，以致蘇蘇，行邪者之常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剛居柔位，不中不正，陷於上下二陰之間，習而不察，直遂於泥，終不自覺，何以自處乎。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陷于陰，暗昧不明，動則遂於歪泥，故未能光明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無喪，有事。

六五柔居中正，當震動之來，必有運動也。雖在危厲中往來，但其事均得中正，運動雖大，均無喪失，不免有交涉之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無喪也。

運動往來，皆危厲之行也。其事在乎中正，大無喪失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於其躬，於其鄰。無咎。婚媾有言。

索索，連繼不斷，矍矍，觀徊視觀。上六陰柔得位，在震動之極，故行動畏索，視觀徘徊，心神無定，至於極點，自以爲往必凶也。然而震動之來，不過考察其正邪耳。上六得位，行動誠實，飽受虛驚，震不在其本身，切在其鄰近災也。雖本身無咎，然亦不免有婚媾社會關係之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無咎，畏鄰戒也。

上六陰柔昏昧，未能窮理，震來畏索，中心未得其究竟也，雖曰凶，其實無咎。畏鄰之災，自生戒懼之心，所謂恐致福也。

艮爲山 三三三

艮上 艮，止也。一陽升于二陰之上，陽當止也。其象爲山，靜而不動之象。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艮，止也。艮其背，不獲其身，心止於背而不動也。靜而久之，心明性見，不獲其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身雖動而心不着相，身不染塵也。內外均止，乃修身之功也，何咎之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

艮止者，非止而不動也，時當止則止，時當行則行，一動一靜，不失其時，其道自然光明也。何以能識時哉？修身者能識時也。修身者，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何所也，艮其背是也。背者不動之處也。心好動，止其背則不動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如此欲念自然不生，無欲純理，動無妄也。本卦六爻，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是以修身者，心止於背，退藏於密，內不獲其身，外不見其人，清靜無爲，故無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即正位也。兼山艮，內外卦皆艮卦。惟九三陽居陽位，在人身爲心位，九爲純陽，理也，三位不中正，欲也。理主靜，欲主動，君子觀艮止之象，則思不出其位。位者本位工作也。遏欲以存理，安心於本位工作，止其妄念妄動也。

初六：艮其趾，無咎，利永貞。

初六陰柔在下，趾也。外無應與，故止其趾而勿妄動，無咎也。利永貞，永守其正道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其趾，足不履邪徑，未失其正道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也，隨股而動者也。六二得位，素行正道也，陰喜隨陽，九三重陽，六二隨之，相得也。然九三不中，六二不偏，以不偏隨不中，不能拯救其不中，惟隨其後，故其心有不快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雖中正，不能說服九三之不中，是不能救也。惟雖其正，不隨其邪，因九三過剛，不能退聽六二之言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九三爲腰膀，艮其限，止其腰膀而不動，上下不通，如何能行。列其夤，又言止其脊骨，不能活動，止非其所，危厲薰乎心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止其上下活動之界限，危險至於心位也。以應事之死滯，概無活動之餘地也。

六四：艮其身，無咎。

六四爲上身，艮其身，時當止也，身不動無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純陰，陰主靜，故艮其身，身既不動，妄念亦不生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剛柔既得中正，故艮其輔。言不妄發，言之有序，故無悔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之謂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其輔，非禮勿言也，言之有序，以中正也。

上九：敦民，吉。

陽剛居上，識時者也。敦艮吉者，時當止則止，敦厚其行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謂安汝止者，故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厚之極，知止於至善，以厚德爲終也。

總結震艮二卦：

《雜卦》曰：「震，起也。艮，止也。」二卦者行止之法門也。震卦《大象》曰：「薦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時當行則行，是以時勢造英雄也。六五爻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在危厲中造親也，其事在中，大無喪也。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行之以健，故曰：「震起也。」艮卦《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時當止則止，退藏於密，以修身也。九三重陽，身不動心動，六四重陰，身心皆不動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時當止之時，言語亦不妄發，其行亦不妄動也。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蓋敦厚於艮止，知止於至善，以厚德爲終也。艮一陽升於二陰之上，時當止也。故曰：「艮止也。」震一陽

生於二陰之下，時當行也，故曰：「震起也。」是以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之無不利，止之無不吉，知行知止，此之謂行止之法門也。

詩 曰

不喪七鬯誠敬堅。艮背行庭守妙玄。
恐懼修省畏鄰戒。震起艮止運週天。

卷五

卷五

二六八

風山漸



巽上

漸；進也。漸次而進也。艮止於下，巽順於上，不遽進之象。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

漸，次第而進也。如女歸待男迎娶吉也。利守貞，則能恒久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卦之進也，不可遽，而貴平漸也，故女歸待男迎娶爲吉也。九五陽剛進而得位，往有成功也。其進以正道，上行下效，可以正邦也。九五剛位又得中也，止而巽，不遽進，從容不迫，進不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巽木，漸次上長之象，君子以此，平居則謹守其賢善之德，移風易俗，自然而化民成俗也。

初六：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無咎。

干，水涯也。鴻鳥起飛，由漸而進。初六在下，喻鴻雁未起飛之時，才至水淺處，互相鳴叫，准備起飛也。人事如小子在家，初習操作，大人厲言訓教，於義無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無咎也。

家有嚴君焉，對小子之厲也，教之以禮義，故無咎也。

六二：鴻漸愉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除應相得，事寧人和之時，如鴻雁至於磐石，安處飲食，衎衎和樂而鳴，吉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安然飲值，和樂相處，工作即時，無愧無作，不徒素飽也。

九三：鴻漸於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九三過剛不中，漸進之時，恃剛躁進，如鴻本水鳥，進至陸地，爲人所害。如征夫恃男，躁進而不復回，婦孕性急，以致難產，而不能育，凶也。若用以禦寇，利在急進，突然擊之則利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丑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脫離群衆也。婦孕不育，失了保胎之道也。利用禦寇，應當急進，群衆順從互相保獲也。

六四：鴻漸於木，或得其桷，無咎。

陰柔得位，安常處順，如鴻雁離水涯磐石，至於高木，或得其平木而栖之，就待起飛矣，故無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栖利於平木，或得其桷，平木也，故順利所巽起也。

九五：鴻漸於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剛健中正，如鴻漸進，至於高阜處，安然於飛矣。與六二爲正應，乃夫婦和鳴之象，然必漸進而後合者，因瓦卦有坎險之阻隔也。三年不孕者，上瓦卦離，離數三，三年也。正應相合，雖坎險有阻，終能勝之而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下正應相合，坎險不能阻隔者，邪不能勝正。終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雲路也。上九，陽剛至極，如鴻已飛於雲路矣。漸進之理，如升階一般，次第而進。如鴻起飛，漸次而起，及至飛於雲路時，長途高飛，次序不亂，有儀節之象。故其羽毛，可用爲儀節之裝飾，取其循序漸進，不躐等之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鴻爲信鳥，其性本善，其配偶，守一而不再。其飛行，循序而不亂。其往來，非社而不至。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故其羽毛可用爲儀節之飾，取其自然不亂之吉也。

雷澤歸妹

三三三

震上

妹；少女也。妹嫁曰歸。少女從長男，其情不正，說而動，皆

歸妹；征凶，無攸利。

兌下

非正也。

長男送少女，歸妹之象。此卦其情不正，六五九二，陰陽失位，少女從長男，皆非正也，故曰征凶，無攸利也。

《象》曰：歸妹，大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以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

女嫁曰歸，少女隨長男，送妹歸寧之象。男女成室，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不生，貞下起元，天地之終始也。歸妹，人之終始也。出嫁女之終，生育人之始也。此卦下兌說，上震動，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者，六五爻，陰居陽，九二爻，陽居陰，皆不當位也。上下卦皆柔乘剛，故無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少女說於從人之象。君子以少女說於從人，未必合乎正道，知其終久有不合之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九陽剛美貌，上無應與，女子適齡，爲了生活優裕，歸妹爲妾，相承嫡之旨而辦事，如跛者依杖而能行，往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以娣，爲了富裕而恒久也。跛能履吉，惟依正室之指示而辦事，相承，故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賢女也。上應六五，才能薄弱，匹配不當，但九二賢德，知命樂天，猶眇能視，不亂其志，利以幽靜自處爲貞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人不被俗攪，常德如故，而不亂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居陽，位不當，上無正應，人莫之娶，須待已久，不得正室，反而歸妹爲妾，以待人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以須，久待而不得相當之匹配者，以六三位不中正，又無正應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陰，下無正應，賢女不可苟合，愆期以待有德，歸期雖遲，終有遇合之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遲歸之志，必有所等待合意之人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子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順中正，帝乙之妹也。柔順而有中德，不尚外飾，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月幾望，言帝妹之德幾圓滿，故吉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帝妹以中正之德爲行，不願乎其外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上六陰柔不正，歸妹之終，內無正應，女說從人，女無德，男失信，其象如此。女嫁應實筐以歸，男娶應刲羊以迎，男女成室，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也。今既女承筐無實，男刲羊無血，無實無信，何以承家，何以正室，無攸利也。

《象》曰：上六無實，承虛筐也。

上六純陰無陽，故曰虛筐，無信義也。

總結漸與歸妹二卦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道也，何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也。漸與歸妹，即此之謂也。夫漸卦陰隨陽後，曰：「女歸吉。」利貞固其志也。歸妹卦，陽隨陰後，曰：「征凶，無攸利。」位不當也。故漸封以鴻爲喻，望婦人從一而終也。至上六爻曰：「鴻漸于陸。」登雲路矣。蓋男去迎親，飾旗顯明，鼓樂齊整，如登雲路，以爲吉也。《象》曰：「男女成室，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也。」歸妹卦，則反是，《象》曰：「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上六爻曰：「無實。承虛筐也。」純陰無陽，男女失信，無實虛筐，終不成婚，無攸利也。漸卦《大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歸妹《大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敵。」二卦皆三陰三陽卦，其一成一敗，善不善之結果，祇以位之當不當，隨之前與後，則有天淵之別也。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合乎天地中正之大義也。

詩 曰

天地交而萬物生。男女成室是大倫。
漸與歸妹爲殷鑒。一成一敗結果明。

雷火豐

三三三

震上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二五陰柔中正。陰主利，離下 故豐裕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也。盛大者，必亨通也。然天道盛者必衰，亨者必塞，所以王者，以德感人，勿徒憂其衰塞也。宜知日中，是天道變化，盛衰相繼之機，日至中午光明照滿天下，故王者亦以豐大之德，以滿天下之人也。至衰塞之時，勿徒憂慮，必以道爲尚則能常保其豐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大者，下離明，上震動，以明而動，故能致豐大也。王者感格天下，所尚者亦大也，故能豐有天下，既有天下之大，更當以治平之。不然，盛極必衰，豐極必窮，故戒以勿憂，聽其自然。宜知日到中午，光明照滿天下也。王者感格亦復如是。但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乃天地盈虛消長之理，與四時生長收藏相消息。人生於天地之間，即在盈虛消長之中造化也。故曰：「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鬼神司天地造化之權，亦不能外造化而獨立，當然在有極之中也。惟以無極爲尚

者，則大而無外，造化不能拘，可以常保其大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震爲雷，離爲電，雷電皆至，明動相資，可以致富，可以畜德，故曰豐。不惟豐其資財，亦當豐其智慧也。君子以明動相資之智慧，照見人情之真僞，故不用刑，可以折斷大獄，威照并用之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往有尚。

初九陽剛在下，外無正應，惟與九四陽剛相配，故曰配主，以富裕相配者也。然明動相資之時，陽剛乘時上進，所尚者大也。雖至旬日數極之時，亦無過旬之咎，惟直往而有所尚者，豐大之時義也。

《象》曰：雖旬無咎，過旬災也。

雖曰旬日數極而無咎者，指尚時義之大者也。若尚勢利之大者，不能脫去盈虛消長之數，余旬之後，必然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鬥。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陰柔得位，得中，離明之中正者，上與六五暗君以陰相配，反而常蔽其光

明，如豐蔀之象。日中見門星，陰過盛也。六五即不明，往必見疑，故得疑疾。雖欲解釋而不信，必須以誠信相感，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益，感發其信心而後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本誠敬之心，感發六五之疑心，誠信以發其志也。古云「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此之謂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

九三過剛，正應上六暗主，常獎其沛，九三自恃才智而豐其沛，以得獎旗多，反而自蔽其光明，如在日中見小星，陽光幽暗之象。然而過剛則折，雖多得獎旗，必有折其右肱之象。柔左剛右，折其右肱，以挫其剛，無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遺肱，終不可用也。

豐大其獎旗者，其德小，不可以成大事也。況因過剛而折其右肱，終不可成其作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門，遇其夷主，吉。

夷主，平等富裕之人也。九四遇初九，上以平等待下，故曰夷主也。豐大之時，以財勢相尚，不免輕視道德，爲豐蔀之象。日中見門星，光明昏暗，而富裕切

有同等也，故曰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門，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位不中正，陽居陰，位不當也。是以豐其蔀，日中見門，陰氣盛而幽暗不明也。陰主利，惟以勢力相尚，遇初九之夷主（財主也），於行爲吉，實則先迷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柔順中正，下無應與，若能來致天下章明之君子以爲助，則有慶譽之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柔順中正，在上位而不驕，選賢任能，共治天下，則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陰柔處豐之極，極則必返，只知豐大其屋，裝飾其家，驕傲自滿，人不親近，窺其戶，闐靜而無人，三歲福極禍生，則屋與戶，皆不爲己所有矣，凶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窺其戶，闐其無人，自藏也。

天際翔，奢華至極矣。極則必反，福盡禍生，自然消藏於無有矣。

火山旅

三三三

離上 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其性去而下留之象，故爲
艮下 旅。

旅：小亨。旅，貞吉。

旅人親寡，不可自大，而以小心卑下爲亨，更當守正爲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人親寡，不可自大，以小心守正爲亨者。二五爻皆陰柔，得位乎內，外卦之中，皆順承乎剛，艮止於內，而麗乎離明，是以小亨也。陽大陰小，故宜小心以自斂，卑身以自牧，是得旅之正道，故吉也。旅暫居也，離鄉背井，人疏親寡，到處艱難，所以貴柔不貴剛，貴小不貴大，得旅之宜也。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艮爲山，爲舍，離爲火，爲明。山上有火，過而不留之象，旅客也。君子以羈旅，莫過乎獄，故明慎用刑，以速判決，不固留獄以爲難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陰柔在下，小人也。旅居之時，瑣瑣小氣，較量毫末，此其所以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居之時，瑣瑣小氣，窮而無志，濫取之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陰柔得位，旅得其次舍矣。六二純陰主利，故多帶資斧，然以柔順中正之故，所有隨從之童僕，均爲正直可靠之人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童僕可靠，旅居之無怨憂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三過剛不中，旅居之時，不明用九之道，一味剛大，故有焚其次舍之災。上卦離，離爲火，剛躁過盛，故焚其次舍也。更以剛大而不能柔小，陰畏於陽，故又喪失其童僕，雖正亦有危厲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其次舍，又受傷矣。又剛大以暴下，宜喪失其童僕也。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卦之下，宜有工作也。然旅於處，久居之有所求也。用柔能下，得旅之宜，然九四六五近而不相得，祇能得到資斧之便，未能達到所求之工

作也，其心惟有不快也。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旅於處，爲得工作之位也。因近而不相得之故，未得工作之位，惟得其資斧之便，其心惟有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柔得中正，旅得其宜，所旅之目的，一遇而成就，如射雉，一矢即中者，終以素有好各譽，獲得分派之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素有聲聞於上級，終得上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上九陽剛高傲，居上，反失旅小之義，如鳥焚巢之象。旅人先笑得其舍，後因高傲而失其居，故後號咷也。蓋高傲不異，喪失不柔順之得，而輕易疏忽，故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旅以卑小爲亨，在上位，不合旅之義，故焚其巢。牛有坤順之德，旅喪其順德，故凶。如此之人，終無令聞也。

總結豐旅二卦：

豐，富也。旅，窮也。富以剛爲體，柔爲用。窮以柔爲體，剛爲用。豐卦曰：「豐亨。勿憂，宜日中。」宜照滿天下之人，常保其富也。旅卦曰：「旅小亨。旅貞吉。」乃窮而有志者，不自以爲窮也。二者，惟得大道之真樂，視富窮如一，處豐旅無異，得其時義之大者也。豐卦《彖》曰：「王假之，尚大也。」《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使無訟也。旅卦《象》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平人之不平，安人之不安，得修齊治平之大道也。豐卦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乃招賢納士，以助治也。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乃士志於道，聲聞上達，終獲任命也。二者，皆柔得乎中正之位，以合時義之大，更得豐旅二卦之精神也。

詩 曰

明動相資宜日中。折獄致刑大義明。
旅小貞吉順乎剛。柔居二五以小亨。

巽爲風



巽上 巽，入也。一陰生於二陽之下，其性巽順而能入也。其象爲風，巽下 亦能入之意。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在下，小而能亨通之象，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九五六四近而相得故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爲風，爲入，爲命，重巽爲申命。一陰生於二陽之下，二五陽剛，巽乎中正而建中表正之志行，陰柔皆順乎陽剛，是以小者亨也。陰依於陽；無往而不利，陰陽相和，小人承君子之意，故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本卦重巽，故有隨風巽人之象。君子以三令五申，然後行事，人皆週知，行之無阻矣。隨風巽者。《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掩，此之謂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陰柔居下，爲巽卦之主，巽柔爲不決，故進退不果。利用武人之貞，堅固其心志，勇猛以行事，所以濟其不及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陰多疑，故進退，利武人之貞，堅決不疑，心志已治矣。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無咎。

以陽居陰，而在下卦之中，丁寧於巽者也。故曰：「巽在床下。」在床本分也，床下過巽也。巽順之至，有丁寧紛若之象。如史巫能傳達神人之意，紛紛傳達，則吉也，故無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紛紛傳達上下之意，於事無咎，得中正申命之道也。

九三：頻巽，吝。

剛居剛位，遇剛也。在巽順之時，時巽時不巽，爲頻巽，反致羞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不中正，勉強而巽，時巽時不巽，故吝。道理未通，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得位，巽出本心，無不誠之悔，承乘均相得，如田獵者，巽而有其助，故田獲三品之多，互卦離，離數三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承乘均剛，柔能順乎剛，故田獲三品，曰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陽剛得位而中正，巽順之時，守本分即是巽，故曰貞吉，無不巽之悔也，故無不利。既無初之不巽，惟有中正之巽之終也。先庚三日始也，後庚三日終也，無不合乎巽之始終，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得中正之位始終一德，故吉也。

上九：巽在床下，喪其資斧，貞凶。

陽剛居巽卦之極，過巽而至床下，失巽之中道也。如喪資斧，何以斷事？喪失權威，雖正亦凶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喪失資斧，正乎凶也。

過巽而失威儀，在上之心志不足也，喪失資斧，即失權威，無以斷事，如何正人，惟有失禮之凶也。

兌爲澤



兌上 兌，說也。一陰升於二陽之上，說之見於外也。其象爲澤，坎兌下 水雲其下流之象。

兌：亨。利貞。

兌，說也。說而能亨通其行，利於守正持久而已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本卦二五爻，皆陽剛，剛中也。三六爻，皆陰柔，柔外也。人民既說之，更以中正爲守，恒久而不渝，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則使民先說之，而民自然忘其勞。人民既說若有外患之來，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故說道之大，人民互相勸勉以死難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澤，爲口，本卦內外皆兌，爲麗澤兌。君子觀其象，以朋友講習。互相滋益，講習又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

初九陽剛得位，居于兌卦之下，外無應與，陽剛和而不爭，故和說而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和說而吉者，其位相得，而行動無所疑二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陽剛中正無應，雖不得位有悔，然陽本孚信之心以說人，吉而無悔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誠信說人之吉，彼此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下兌卦之主，外無正應，欲憑言語招人來說之。《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之凶者，以陰居陽，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吉。

陽居陰位，上承九五之剛正，下比六三之柔邪，在內外商兌之時，心口自商，有未寧之象。如何以說之，惟從九五之中正，以去六三之介疾，安寧而有吉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爲上級之位，與九五爲同志，說及天下，有喜慶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陽剛中正得位，天下之君也。民之所有，即君之所有，君之所需，下資於民，爲有孚於剝者也。有孚之剝，雖有厲亦說也。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有孚於剝，君民團結，位之正當也。

上六：引兌。

陰柔居上，無才無德，本不能說人，勉強引下二陽之語以說人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人之語以說人，自己無實德，未能光大其說辭也。

總結巽兌二卦：

二卦者，革命宣傳之事也。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人民皆傾心說服，是以忘其勞苦，說以死難也。若非先之以說民，何能至於此哉。巽卦《大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宣傳工作成熟矣。兌卦《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學習工作，有期矣。是故三令五申，

然後行事，定期學習，善惡分明矣。如此而後順天下之形勢，應人事之需要，人自覺革命，個個破私立公，巽順以人之，兌說以行之，然後革之而當，其悔乃亡矣。

詩 曰

巽人兌說貴執中。喪失資斧無斷能。
商兌去邪有喜慶。引兌未光來兌凶。

風水渙



巽上

渙，離散也。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被解散之象。

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卦的亨通，以天地之道，聚散無常，當渙散之時，則渙散其有形之物資，以聚其無形之精神，道乃亨通也。是以王者立廟，感格天地與祖先之精神以聚之，順乎陰陽聚散之理，陰散則陽聚也。又以風行水上，故利涉大川，更利守其貞固之德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時，惟能明天之道，隨時之義以渙之，其道乃亨通也。本卦二五爻皆陽剛，剛來而不窮，思想正確矣。六四爻陰柔得位乎外卦之下，上與九五；皆陰陽相得，而為同志之人也。王假有廟者，九五為當事之主，乃在中正之位也。當渙之時，九五有中正之德，隨時之義，渙其資財，立廟以享天地，雖有困難，亦利涉之。因本卦大象，巽木在坎水上，如若乘舟以行之，往必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之象。先王以立廟享帝，渙散其有形之物資，以聚其無形之

精神。所謂剛來而不窮也。柔有窮剛無窮。

初六：用極，馬壯吉。

初六陰柔在下，尚在擬議之時，當渙散之初，猶可救之。如若用極，救其失，則以壯馬快行去救，則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當渙散之始，有可救之吉者，正應六四，爲巽卦之主，有巽順之德也。

九二：渙奔其機，悔亡。

剛居柔位，剛柔相濟，當渙散之時，而奔走得遇良機。既得機遇，雖渙而得當，故無悔也。

《象》曰：渙奔其機，得願也。

隨時之渙，渙而得當，渙遇機會，得遂願矣。

六三：渙其躬，無悔。

陰柔而不中正，正應上九陽剛，當渙散之時，有舍此欲彼之志，故渙散其躬之惡，欲換得外應之剛美也，故雖渙而無悔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名曰渙其躬，實則志在外來之剛美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六四陰柔得位，當渙之任者，故先渙其派性之群，大吉也。上承九五之命，破私立公，得道者多助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渙少而得多曰渙有丘，得天下之多助，較未渙時，更高大也。這個道理，匪平常人所能思及也。夷即平常人也。

《象》：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渙其私黨之群，大吉也。因以破私立公，光明正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九五陽剛得位，中正居尊，當渙之時，天下有不通之事，王渙之以通，如渙汗一般，大而號召于衆以通之，小而自渙其居積以散之，雖曰渙王之所居積，而能解其不通，是不爲過，故無咎也。

《象》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渙王之居積無咎者，王在中正之位也。應當渙散其私積，以救時艱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無咎。

陽剛居渙卦之極，血者陰也。凡有陰私不義之財物，渙然去之而不留。後來有不義之財物，更當逃出而遠避之。故處渙之極，可以無過咎矣。逃遠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陰私之物，皆渙去之，害自遠矣。孔子曰：「不義而當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水澤節



坎上 節；有限而止也。本卦上坎下兌，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兌下 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者，止也。節之亨道，非祇知止，而能知行，則亨通也。遇苦節之時，不可太貞，當活學活用，以免固執己見，是知節之亨道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乃有亨通之道，本卦六爻，三陰三陽，剛柔平分，而剛得二五之中位，陽進陰退，爲陰道窮之象，故不可太貞，以免固執己見，不合時宜也。內兌說，外坎險，爲和說以行險也。九五當位，節其所宜節，中正之道所不以通也。節之道爲利民也，天地有二十四節，而四時之變化以成，國家立制度以節用，量入爲出，不傷財，不害民，得利民之道也。

《彖》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制門尺之度數而節用，設學校講習禮義，以議德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無咎。

初九陽在下，剛謹守本分，當節之時，知行知止，言行謹慎，不出戶庭，不妄議論，故無咎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陽剛得位，自知時之通塞，故不妄言妄動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陽剛中正，有爲之時也，當行而不出門庭，有失時之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當行而不出門庭，凶者，失時之極也。時極者，變化之機，自然之妙也。

六三：不節若，即嗟若，無咎。

陰柔而不中正，當節約之時不節約，必有不足之嗟，於事無過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約而有不足之嗟者，自心之嗟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陰柔得位，安於本分之節約，自然亨通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九五，上下相得，承九五之命，安於節約之道，故亨通也。

九五：甘節，吉，行有尚。

陽剛得位而中正，知時當節約，而即節約之，於心爲甘之節也，故吉。然其行可謂高尚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既居尊位，又得中道，甘於節約之吉者，其所行自有高尚之道德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陰柔得位，居節之極，節道已窮苦節之象，然柔道既窮之時，窮極則變，故當是道則進，非道則退可也。若一味苦節者，雖正亦凶。然無不足之悔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當其可之謂節，失其可故凶。苦節貞凶者、不知時之既窮，而一味節約，不明節道之所以然也。

總結渙節二卦：

《雜卦》曰：「渙，離也。節，止也。」夫離之止之，皆道也。道者，中正之

道也，《渙卦》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中者天下之正道也。渙時之道，以渙其邪思妄念，而保其正志，故曰：「利涉大川，利貞。」渙有二義：改邪歸正是也，故初六曰：「用拯馬，壯吉。」順也。九二曰：「渙奔其機，悔亡。」得願也。六三曰：「渙其躬，無悔。」志在外也。六四曰：「渙其群，元吉。」道乃光大也。九五曰：「渙王居，無咎。」位正中也。上九曰：「渙其血，去，逖出。」遠害也。渙卦《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渙其有形之物資，而聚其無形之精神也。《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去邪歸正也，是皆渙之善者也。渙必有節，《節卦》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大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卦初九曰：「不出戶庭，無咎。」知通塞也。六四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曰：「甘節，吉，行有尚。」知時識務也。是皆節之善者也。若夫，九二曰：「不出門庭，凶。」時當行而不行，失時之義也。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不知節約之義也。上六《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是皆失節道之所以然也。夫二卦者，亦天地人三才造化之火候也，故皆曰亨。渙之以中，節之以正，是爲離止之法門也。

詩 曰

天運得失各有時，
渙節皆亨尚離止。
王假有廟乃在中，
不出門庭時失之。

風澤中孚

巽上 孚，信也。本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

兌下 二五陽剛皆得中，中虛外實，皆孚順之象。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至誠也。至誠所至，金石可開。豚魚難感，尚能感之，吉也。故利涉大川，無難行之事也。惟利貞久其志而行之，可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中虛也，虛心以應事也。本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中孚象。二五爻皆陽剛而得中，信實象。兌說巽順，孚信足以化邦，雖難感之豚魚，信亦可以及之也。中虛如舟，利涉大川，乘木舟中虛也。中孚以利貞，至誠無妄，乃應乎天命，而順乎時中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信實，心實也。議獄貴乎得實情，得其實情者，議以緩死。所謂坦白從寬，鼓勵之至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陽剛得位，自然而誠實，更能虞度之無不吉也。外應六四，陰陽相得，若再參加其他意見，打亂時中之吉，則反爲不安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九剛健虞度而吉者，合乎時義，故其志不爲他議所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剛居柔位而得中，爲中孚之實，上應九五之中實，如鶴鳴在水澤之陰，其子鶴飛鳴而和之曰：我有好天爵，守之而不厭，吾與爾同有之。爾亦當守之而不厭也。天爵天性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其子鶴和之者，天性發於自然，中心之志願，不能己正保守之而不生厭心，故上下連係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上九正應，以陽居陰，均不得位，是爲得敵。得敵者自無主張，惟信人之言也。故或鼓而進，或罷而退，或泣而悲，或歌而樂，信不足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以陽居陰，位皆不當，更不中正，自無主張。故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

陰柔得位，上比九五，中正相得，如月之幾望，得無不明，妄念皆消，意馬亡去，惟性獨存，以理制事，無過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去欲存理，破私立公，絕去其私朋黨類，上從九五之公道，陰陽相得之故也。

九五：有孚攣如，無咎。

陽剛居於尊位，以至誠感人，有孚攣如象。六四九五，陰陽相得，以道相尚，故無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君位，正當團結同志，表正天下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翰音，鷄飛之音也。陽剛居上，孚信已極，知信而不知變通之理，如鷄本不能

飛於天，而欲飛上天，雖正亦凶也。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鷄飛之音，本不能聞於天，如邪教之說法，本不能復其性，非所信而信之，亦猶翰音之欲登於天，何可長久也。

雷山小過

三三三

震上

小，陰也。本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

艮下

又陰居二五之中位，故曰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之亨，惟利於守正持久，本卦陰過於陽，二五柔得中位，故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如飛鳥起飛之音，不宜聞上，宜聞下，小事在下故能大吉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陰過於陽爲小過，小過而能亨者，惟利於守正也，順時而行也。二五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陽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如飛鳥之象焉。本卦三四爻、陽剛在中，象鳥之身，初二五六爻，陰柔在外，象鳥之翅。飛鳥遺之音未高也，故不宜上，宜下，爲大吉，上行逆而下行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聲遠而微，故曰小過。君子以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三者皆小事，故過則吉也。

初六：飛鳥以凶。

陰柔在下，小人也。外應九四，不安下而應上，不知位不相當，應不相得，如飛鳥上飛，迅速而有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應上之行義也，然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其凶必也，如何救護之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無咎。

陰柔得位，與六五爲同德之應，越過九三、四陽剛，而遇六五，爲過祖遇妣之象。然六二九三，近而相得，二五相遇，必先經過九三以介紹，則陰陽相和也。故不及其君，先遇其臣，由下以達上，無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未遇君，必先達臣，蓋六五非正應，必須先達其臣者，因臣以遇君，禮也。若占其他事，必須有介紹人，不宜直接往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陽剛得位，與上六爲正應，雖然相得，因上六純陰不正，小人也，故曰弗過防

之。凡事不可過聽小人之言，若或從之，必有相戕之事。凶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戕之之凶，九三過剛，如聽小人之言，有殺雞之小事，凶亦無如何也。

九四：無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以陽居陰，躁動之象。內無正大之應，不動無咎，不可過往，而必遇之。若躁動而往，初六九四，不相得，必有危厲，當以爲戒。勿用過往，永守其貞可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四與初，位皆不相得，故曰不當也。因不相得而不可過往，遇之可也。若必過往，則小人反復無常，必有危厲，故戒之。終不可與長久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陰居尊位，當小過之時，位不相當，不可有爲，如密雲不雨之象。雖有計劃，未能成行。自我西郊，如文王與紂之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時未至，事不成。如公弋取，彼在穴不能及也。

《象》曰：密雲不雨，己上也。

密雲不雨，雲已上升，尚未成雨，如事在計劃之中，尚未能成行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陰柔，居小過之極，與九三爲正應，然陰極高亢，不能就低，有弗遇之象。爲須過之爲得，如飛鳥離開大地已久，當宿之時，猶空飛迅速，未能長久，所以凶也。如在上者，不能就低，不明用六之道。不能過之者，鮮不及災也，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己亢也。

上六九三，正應相得，應陰柔已至極，既弗能遇，而必過之者，陰柔已至於亢極也。

總結中孚小過二卦：

中孚信也，陽也；小過欲也，陰也，中孚天性也，小過情欲也。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天爵也。《孟子》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由此觀之，中孚之信、乃天地人同然之性也。故中孚曰：「孚乃化邦也。信及豚魚也。」中孚虛心也。非虛心不能應事，非虛心不能應時，非虛心不能信及豚魚也。中孚《大象》曰：「君之以議獄緩死。」即虛心

應事，得其實情，而後議獄緩死也。小過反是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小者過而亨也。其卦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大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小事，過而亨也。君子所以應天順時者，天以時而生育萬物，人以信而化成天下，此信與時之所以貴也。《易經》六十四卦之精義，豈非有孚與時偕行乎。中孚信也，小過欲也。識時者，虛心以應時事，即隨時之義也。不識時者，從欲以背信義，不知天之命也。上六爻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說明小者當過之，亦不可太過。若太過，即如飛鳥離開大地，高飛迅速，不能長久之凶也。嗚呼，研此二卦者，當明性與情，信與欲，虛與實之真偽隨時之義，以應時事，無過無不及，可謂識時務者，爲俊杰也。

詩 曰

動靜有常時不忒，中孚九五攣如吉，
小過與時行也亨，九三弗遇恐戕德。

水火既濟

三三三

坎上

既濟，事之既成也。本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陰

離下

陽，各得其位，故爲既濟。

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已至亨通之極，如日中則昃，亨通故小也。惟有利於守正而已。初始則吉，末終則亂，天道之常，既濟不能再濟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亨，事既成功，本亨通也，當守其成，謙虛小心以爲亨也。利貞，更宜守正以隨時。本卦剛柔各得其位，各得其當也。六二爻柔得中，曰初吉也。九五爻剛得中，曰終止則亂也。當止則止之時，既濟不可再濟，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坎水在上，離火在下，火薰火熱，可以變生爲熟，於事爲既成功之時也。成而必壞，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初九，陽剛得位，自有明智，知事成之初，由事壞而來，壞事之尾，即成事之首也。初九事初濟，尚在壞事之尾，故宜靜不宜動，如車猶曳其輪，如舟猶濡其

尾，不可進行，無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無咎也。

初九在勿用之時，猶車曳其輪，不能行，時止則止，義無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陰柔得位而中正，在既濟之時，離爲中女，古時婦人出行，車前以茀布帘遮之，婦喪其茀布，車不能行。當止之時，故勿逐，七日得，來復之時，天道當行，而既濟得行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陰陽皆極於六，極則必反，七日得，正中來復之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陽剛得位，過剛之象，過剛又爲征伐之象。然既濟而征伐，欲革其過剛之私心也，如自覺革命，改過自新，以心有私，如鬼蜮之思想也。革伐其鬼蜮之私心，公字當頭，變小人爲君子，非有三年之功，不能克也。高宗乃成湯革命之後，中興之主，在既濟之時，以思患而豫防之。所以伐鬼方，革除其鬼域之方法，三年變爲君子和平之思想，勿用其小人過剛之思想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三年不語恭默思道，私心自然敗退也。又，離數三，三年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陰柔得位，既濟相得已久，如衣服穿舊，繻棉變爲套花，成事將壞之時，終日警戒，恐有不濟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提高警惕，心疑事之將壞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陽剛得位，剛健中正，爲既濟之主。既濟已至圓滿，其事如十五月圓，陽盛至極，實受其福之時，曰「東鄰殺牛。」東震方也，仲春二月，春發其華，乃既濟之中，殺牛大祭，以邀天福也。然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西兌方也，仲秋八月，秋結其實，敦本尚實之時，不用殺牛，禴祭亦可受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乃春發其華，西鄰則秋結其實。既濟旺相已極，實受其豐收之時也，人喜歡，吉大而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上六陰柔已極，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之常也。既濟之極，如月之十六日，盈則有虧，乃既濟之尾，未濟之首也。此時宜靜不宜動，動則濡其首，危厲也。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坎爲水，既濟之終、如水深人不過，過則濡其首，既濟不可久濟也。

火水未濟

三三三

離上

未濟、事至壞之時也。火上水下，水火不相爲用，

坎下

六爻陰陽，皆失其位，故爲未濟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未濟之時，有未濟之亨也。未濟猶冬令也，冰始結，不可行，小狐不識時，幾濟而濡其尾，無攸利、不知止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火上水下，其性相反，陰陽皆失其位，故曰未濟。所以亨者，六五柔得中正之位也。未濟爲冬月，冰始結，狐先過之，以試虛實。小狐不知戒懼，幾濟而濡其尾，無攸利，緣其未出坎險之中。雖曰未濟，實際還在既濟之終，未出坎險也。宜靜不宜動，動則濡其尾，不能續既濟之終也。未濟雖然位不相當，而剛柔相應，所以爲亨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性焰上，水性就下，未濟之象。六爻皆失其位，萬物不得其所，君子所以慎辨物之所宜，各安其方位，靜以待時也。

初六。濡其尾，吝。

以陰居陽，未得其位，在下爲未濟之初，猶在既濟坎卦之尾，宜靜不宜動，動則濡其尾，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極，未濟之首，首尾相接之際，陰柔不識其極，不宜濟而妄濟，故有濡尾之吝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以陽居陰，在坎險之中，九乃陽剛之體，識時知守，在未濟之時，曳其車輪而不敢前進，守正待時，故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陽剛中正，誠信待時之吉，以行其中正之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以柔居剛，不中不正，未濟之時，妄動則凶。然六三在坎卦之終，坎爲水，利於涉大川，或由水路，可以通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者，以陰居陽，位不相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陽剛居外卦之下，變革之時，靜極而動之象，然當守正則吉。四爲疑位，有疑惑之悔，惟守正悔亦亡矣。所以，震用伐鬼方者，震者，動也。鬼域迷信之心方動，則守非禮勿動之教訓，革伐其私心，克服其妄念，不犯方向之錯誤，如此靜養三年，才能得到思想純正，工作即時才能接受大國之獎賞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陽剛能守正，所以得吉而悔亡者，三年修身之功，覺悟提高，得行其克服私欲之志也。對己貞吉悔亡，對外負責工作，志得行矣。

六五。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在未濟之極，如月之三十日，晦其光而勿用，守貞則吉，後悔亦亡矣。柔順中正以識時，爲君子有神智之光，隨時守其信義而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處未濟之時，不露聰明、其神智之光，暉散若愚，故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陽剛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故有孚於飲酒，以候時、無咎也。然不可縱

飲，當有所節。否則，濡其首，有孚於飲酒而失事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有量不及亂，故人之戒也。上九飲酒濡首，縱飲失事，不知節止之道也。未濟之尾，即既濟之首，故曰濡首。

飲酒指口舌說，不知節，自招口舍也，未濟之時不當多言也。

總結既濟未濟二卦。

夫天地人三才之道者，何也，曰乾坤既濟未濟之謂也。乾爲天，坤爲地。乾卦曰：「元亨利貞。」即春夏秋冬四時也。乾卦《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體乾也。坤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承天之行、而應地無疆也。坤卦《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法地也。是以三才之道，缺一而不成。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君子以之，自強不息，厚得載物，參贊天地，與時偕行也。既濟者，時之行也，未濟者，時之止也。既濟曰：「亨小，利貞，初吉終亂。」道既大行，大事已成，小事亦可亨通也。然必利於守正，以保其濟。既

濟《大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初雖吉，終必亂，蓋天地之道，貞下起元，冬藏春生，循環無端，若人之道。既濟未濟，首尾相接，既濟之尾，即未濟之首，未濟之尾，即既濟之首。既濟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尾也。上六曰：「濡其首。即未濟之首也。未濟初六曰：「濡其尾。」即濟之尾。上九曰：「濡其首。」即既濟之首也。既濟而未濟，如一月有三十日，十五月圓、既濟也。三十月晦，未濟也。然既濟未濟之極，在月之望與月之晦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慎辨物而居方也。夫乾坤二卦，爲天地之法則也。既濟未濟二卦，爲人事之盛衰也。是以首乾坤而終既濟未濟也。六十四卦、包括於乾坤既濟未濟四卦之中。三百八十四爻，錯綜變化、此得彼失，此失彼得，此進彼退，此退彼進，以應時事之參差不齊也。惟既濟未濟二卦，如天地日月之象，週行而不息。既濟六爻，均得其位，未濟六爻，均失其位。既濟未濟、《大象》《小象》一得一失，一首一尾、陰陽相接，動靜皆符時中之義也。《繫辭傳》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詩 曰

天地萬物皆道生，參資造化智仁勇，
設卦觀象繫之辭，吉凶禍福豫先明。

卷六

繫辭上傳

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故無經可附而自分爲上下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一經者，何謂也，太極也。太極渾淪，靜而生陰，動而生陽，陰陽爲天地。天在上爲尊，地在下爲卑，尊卑之位定，則乾坤之義明矣。乾坤既明，六爻當曉，六爻分上中下三極，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天高地卑，人在其中。卑高以陳，高爲貴，卑爲賤，貴賤之位定矣。六爻有動有靜，動靜隨時，時動則動，時靜則靜，動

靜有一定之常，如四時八節之變化是也。陽動爲剛、陰靜爲柔，剛柔判斷矣。一三五爲陽剛，二四六爲陰柔，剛動變柔，柔動變剛、一剛一柔，往來有常，得位失位、可以斷決吉凶矣。剛柔往來，變化萬物，萬物因地而產生，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各方所產各種穀物，分類以聚之，聚積多了，分別交易而用之，一聚一散，故曰吉凶生矣。是故天地生成萬物，在天先成象，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凝結而爲日月星辰門之屬，在地即成形，而爲山川金木水火土之屬。五行生克，故易之變化之迹，所以見矣。是故，聖人作易，因陰陽五行生克之實理，而爲八卦六爻之法象，所謂不易之理，萬古如斯者也。有不易之理體，就有交易變易之作用。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由不易而交易，轉入變易之階段矣。然後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天地變化，萬物生成，如是而見矣。至乾交坤，坤得乾之陽，而爲乾道成男。坤交乾，乾得坤之陰，而爲坤道成女。乾只知陽大資始，坤只能陰作成物，故乾坤相交，變化男女。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所以位列三才，參贊造化。亦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是大者，天地人皆有之，即乾元之道也。元爲生萬物之大始，惟人能保守此乾元之道理，所以能知大道之終始。故能參贊天地之造化，亦如乾坤之道。知大始，作成物，陰符不

易交易變易三元太極之大道也。然其道本易知而簡能，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行不息，事無所難，曰：「易知。」坤順乾之行而不繁難，曰：「簡能。」此知此能，非人妄爲妄想之知能。乃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之知，無不能敬其兄之能，是謂之良知良能。自然純善無惡之知能也。人皆有此純善無惡之知能，故曰：「易知簡能。」若人以良知良能作事，則理明事順。人皆容易知曉，容易隨縱，故曰：「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人人容易知曉，則相親者衆，容易隨從，則作事有功，有親事可久，有功事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是故易簡之理，人能知曉，守之而不厭。《易》曰：「元亨利貞。」貞下起元，循環無已，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可得而知矣。果能得知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者，不難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而成位乎三才之中也。毛澤東《重陽》詩曰：「人生易老天難老。」故人何不學天，蓋人既成位乎三才，即與天地相合矣。學天之道以天地爲體，日月爲用，天地分尊卑上下，我們亦當分尊卑上下，曰：「體主靜。」也。日月往來不息用之動也。俗語云：「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恒久而不已者，不易之理也。吾人學天明恒久不易之理者，作事有功則可久，可大悠久無疆，自然如天之難老矣，可不注意哉。

右第一章：此章以造化之實功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體之者學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聖人指伏羲文王周公三大聖人也。伏羲作先天八卦，文王作後天八卦，並繫卦辭，周公繫爻辭。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設卦觀象者，觀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小象》，觀其六爻之剛柔進退變化之理，觀卦爻之辭，以明其事物之吉凶。是故，所繫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得則吉，失則凶。所繫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在吉凶未見以前，必須加以豫計，自然憂慮虞度，以免其後悔與羞吝也。陽爲悔，陰爲吝，悔則吉，吝則凶。觀卦爻之變化，陽變陰

曰退，陰變陽曰進，以明當進當退之象也。觀卦爻之感柔，陽剛陰柔，剛畫柔夜，以明其宜於晝或宜於夜也。觀六爻之動，初二爻爲地，三四爻爲人，五六爻爲天。初陽剛，二陰柔，三陽剛，四陰柔，五陽剛，六陰柔，三層陰陽剛柔，即天地人三極之道也。是故，學《易》之君子，所以居之而安者，從乎易之序也。（參看《序卦》）所樂而玩味者，爻之辭也。爻辭周公所繫，乃明易之變化，陰陽進退，得失之變化，而旁通其情者也。是故君子居靜之時，則觀卦之象，而玩爻之辭，以端正其思想於動作之始。則觀卦爻之變化，以玩味其所占之吉凶，而明動作之失得也。如是則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者，卦辭，文王所作，言一卦全體之象者也。爻者，六爻也。爻有變

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種變化。故曰：「言乎變者也。」六爻變動，吉凶自見。「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非大過，言乎其疵辱也。無咎者，因觀變玩占而從乎道，是以善補過也。至於六爻分貴賤之位，上卦爲貴，下卦爲賤，存乎上下之位也。齊小大者存乎卦，事體之大小宜辨。小謂陰，大謂陽，如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卦，巽離坤兌爲陰四宮卦。陽卦事體大，陰卦事體小，事體之大小既定，又當辨其卦辭之吉凶。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易》爲君子謀，君子以誠意正心之功，憂其有悔吝之羞辱者，存乎一念之介。必於意念初起時，即分別善惡，去惡存善，故無悔吝之憂也。既無悔吝之憂，一切動作，即無過咎矣。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悔則吉，吝則凶。由此觀之，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惟所繫之卦辭爻辭，或險或易，吉凶悔吝，共有三百八十四種指示，即各有各的所指之道理也。

右第三章：此章釋卦辭爻辭之通例。卦以觀象，爻以觀變，辭以定吉凶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

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知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易》，日月也。日爲陽，月爲陰，天地之陰陽，凝結而爲日月。故易與天地相齊準，是《易》書卦爻變化之理。既與天地之道相齊準，故凡天地間之事物，莫不彌滿無縫而經綸有條理也。是故聖人用《易》窮理。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見天地之運轉，陰陽剝復之玄妙，是故知晝夜幽明之故。原其始知從無來，反其終歸於無去，所以知死生之說。不過精氣神之變化而已矣。精氣結而爲物，天地生長萬物也。神游魂去而爲變，天地收藏萬物也。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故《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化，乃天地人三極之道也。聖人明其道，故與天地相似，不違乎時義，然後能盡其性量，智無不知，仁無不愛，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執乎中而不過。既執乎中以合性，即旁通乎情而不流也。是以聖人樂乎天理，知乎天命，所以無憂，故能安居其土而不移。敦守

乎仁而知愛，是知悠久無疆，仁民愛物之道也。故能範圍天地之造化而不過，委曲成就萬物，而不使有所遺逸，此乃聖人所以通達乎晝夜陰陽之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也。尤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惟隨時之義而已矣。至《易》道之變化，亦無形體，惟隨時之自然而變化也。

右第四章：此章言《易》道之大與天地相齊準，聖人用之而隨時之變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一陰一陽者，天地之氣也。陰陽氣運不息。而其理則謂之道。夫道者，動靜循環，陰陽迭運。陽爲善，陰爲惡，善乃性，惡乃情，繼其善，不繼其惡，成其性，不成其情，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具五德，有仁義禮智信之分。

未到完全見性之時，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其性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性道顯諸仁，藏諸用。顯謂之仁，晝也，陽也；藏謂之用，夜也，陰也。仁以行之，用以藏之，晝夜行藏，自合中庸。是以鼓勵世人以行其仁愛之道，而變化運用之妙惟存乎心也。然人覺悟不一，故百姓與聖人之心，不能同憂。聖人心同天地，無爲無不爲，作《易》以教後世，其盛德大業至矣哉。夫德言盛，業言大，德者業之本，業者德之末，本末一貫，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大業者，萬古不朽之功業也。大業由於富有道德思想而來，故曰：「富有之謂大業。」盛德者，自新新民之德也。盛德由於日新其德而來。故曰：「富有之謂大業。」盛德者，自新新民之德也。盛德由於日新其德而來。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蓋盛德大業之至。即生生不已之謂《易》也，《易》與天地準，《易》之象成於天，謂之乾。《易》之形成於地，謂之坤。乾坤之數、皆極於六。六爻之變化，極其數而知變化之物也。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占者有事也。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知來也。「通變之謂事。」事之變化既通，則陰陽相生。生生不已之主宰曰神，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神，一也，陰陽，二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右第五章：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依於陰陽也。陰陽乃道之用。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書，是極廣極大的書。說它的遠則不禦，無處不至的，說它的近，是一念不起，靜止而中正的。說它在天地之間，是無處無物，無所不有，無所不全備的。是以乾坤爲首，乃純陽純陰之卦。六十四卦以乾坤爲標準，乾坤之動靜，範圍六十四卦，是故明確乾坤二卦之意義，六十四卦可以迎刃而解矣。夫乾，其靜也專一而不雜，其動也直遂而不縮，是以元亨利貞，貞下起元，大明終始而生生焉。夫坤，其靜也翕聚而不散，其動也開闢而不止，是以隨乾之大生，而廣闊其生成焉。是故《易》之廣大，配天地之廣大。《易》之變通，配四時生長收藏之變

通。其陰陽之義，配日月之往來晝夜之不息。其理至易至簡。其至善配天地之至德，是《易》書之廣大，與天地無異。廣大難名，強名曰「道」，故學者即是學天道。毛澤東《重陽》詩曰：「人生易老天難老。」此之謂也。

右第六章：此章言《易》之廣大，配天地日月，四時變化無窮，故學《易》即是學天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孔子曰：「《易》，其至矣乎。」是說《易經》乃是至善之經，為群經之首。《易經》之理，可謂至極無加矣。聖人作《易》者，為了崇高其德行，而廣大其功業也。聖人提高覺悟，有崇高之智慧如天。學習天道，有卑下之禮貌如地。崇高其德行，崇高效天卑下法地，厚德載物也。其德行與天地相合，天地既設上下之位，而聖人之心易，即行乎其中矣。心易即本性，本性往來不窮，生生不已。

盡其本性之行止，而成性，存而又存，智慧由此而崇高，道義自然而發生。故曰：「道義之門」也。

右第七章：此章承上章廣大，配天地之義，聖人崇效天卑法地，完成其心易於無窮盡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使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龙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章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是以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繁賾雜亂之《易》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名之。是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坎象

水，離象火之類而名之，故謂之象。所謂在天成象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作往來，而觀其聚散，以通其有無，以定其進退之禮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所謂在地以成其形也。觀卦象六爻之變化，可以斷事物之吉凶。然事物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變動，不可因其繁賾而生厭惡之心，不可因其動變而有亂動之志。應當平心靜氣、一志不移，比擬於《易》，而後發言，則深淺詳略，各得其理；商議於《易》，而後動作，則進退出處，各當其時。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也。」例如中孚卦九二爻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天下皆知其爲善與不善也。是以言行爲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一行，即人之心易，此君子之所以感動天地也。和氣致祥，厲氣致殃，關係之大如此，可不慎乎。此中孚卦之擬議以成其變化也。又同人卦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同人者，同心之人也。九五六二爲正應，均得其位，爲同心同德之人。因九三九四之剛強以間之，一時不能相應，於是號咷，終以邪不壓正，大師克之，而後相遇爲笑也。孔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惟遇同心之人，其有斷金之利。同心的言語，其臭如蘭，此同人卦之擬議於事也，又如大過卦初六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很薄，若用以佃物軟而穩，故人能慎斯術而作事，斷無所失矣。此大過卦之擬議於事也。又如謙卦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九三重剛而不在中正之位，勞動之象。然陽剛得位，本謙下之心守其始終一德之志，故勞而不自伐，有功而不以爲德，厚之至也。故終得吉。如此之君子，言其德，可謂盛矣。言其禮貌，可謂恭矣。再加以謙下，更可謂致恭者也。是故其位，可以常保矣。此謙卦之擬議於事也。又如乾卦上九曰：「亢龍有悔。」陽剛居於最高之位，時已窮極，動必有悔之時也。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此乾卦之擬議於事也。又如節卦初九曰：「不出戶庭，無咎。」節者，止也。時止則止，初九陽剛在下，不宜多言。故君子慎密，不出戶庭，言行謹慎，無過咎也。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彼此爭論，所以生亂也。一國之中，上行下效。君不密則失信於臣，臣不密則言之失時，人不之信，反失其身份。至於機密之事，若一有失，則害於成功，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

也。此節卦之擬議於事也。以上種種擬議，惟明時義之君子，可以至於此也。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孔子感於聖人之作《易》也，其知天地造化之理，扶陽抑陰，以盜天地萬物之真氣而修養其性命。不被天地萬物盜其真氣，以喪其性命。此其所以擬議之真意也。是故曰：「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不明盜者也。反爲天地萬物之所盜，故曰：「盜思奪之矣。」蓋君子能擬議以合道，知命樂天，安分守己，自不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盜何奪之哉。夫盜者，《陰符經》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地爲萬物之盜者，乃春生秋殺，天奪其魄，天伐其祿矣。萬物爲人之盜者，萬物供人之用，人只知貪圖享受，不知反而自戕其精神，是故萬物爲人之盜也。人爲萬物之盜者，若人凡事必擬議於理而後行，以萬物爲我之用，我不爲萬物之用，自然盜得萬物之精氣，以養其性命也。若不能擬議以合理，是不知修身之道，惟知貪求物欲，反致傷身，故被萬物盜我之性命也。如慢藏者誨人以盜，冶容者、誨人以淫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是不知守本分之理者，反政寇盜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深刻地教人擬議以合於道

也。

右第八章：此章言，凡事必先擬議而後行，以成其變化之道也。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知盜者能盜天地萬物之精氣，以修身，不知盜者，反被天地萬物盜我之精氣以喪身，可不慎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挂。八挂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

乎。」

此言易之變化之道，由天地之數以行之也。天地之數，即河圖之數。一三五七九爲陽數，二四六八十爲陰數。天數五，地數五，陰陽之數，同居五方，而合五行，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行分居五方，五方各有陰陽，五行陰陽，與五方相合，故曰：「各有合。」此所以能變化萬物也。天數共二十有五，即一三五七九也。地數共三十，即二四六八十也。凡天地之數，共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成變化者，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水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二七火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三八木也。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九金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十土也。天生地成，地生天成，天神地鬼，天陽地陰，陰陽相錯，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故，凡天地之數，生成往來者，皆有鬼神司其權。蓋天地設位，《易》即行乎其間矣。是故，人之所爲，皆在《易》之中也。故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即用大衍之數以明之也。衍者推算也。大衍者，退算六十四卦，以定吉凶也。推算之法，即倚何圖之中，天地生成之數五十，除體一而用四十有九。體靜用動，故分四十有九爲二，以象兩儀。從兩儀筭中，隨便抽出一筭，掛於左手小指間，以象三才。然後以兩處之筭，揲之以

四，左右數之，以象四時。歸所剩之餘策於扚，以象閏。五歲之中有兩閏，故再扚而後掛。兩處之筭都不够四數，所謂四次經營而成《易》，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八卦。八卦爲小成，由八卦引而申之，變爲六十四卦，爲大成。然後判斷萬事萬物之吉凶，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因辭以顯道，推數以神德行，是故可許酬應世事，可許參贊神化之功能矣。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即知所占得之吉凶，皆神之所爲，非人之能爲。

右第九章：此章言《易》之理數本天地鬼神所行之道，聖人作《易》參贊鬼神造化之功能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之變化，其道無窮，所謂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蓋總而言之，千變萬化，不能出此四道也。夫以言者則尚其所繫之辭，辭有險易，或默或語，以合其理。以動者則尚其動爻之變，陽動變陰，陰動變陽，剛動變柔，柔動變剛，以定其進退行止，晝夜得失吉凶禍福之義。以制器者則尚其卦之大象：如乾圓、坤方、坎水、離火之象。以卜筮者則尚其占，故君子觀變玩占，可知吉凶悔吝之理。是以君子將有作爲也，將有行動也，必先問之於《易》。觀繫辭之吉凶，然後行動，可知趨避，是《易》之受命也如向之應，無論遠近幽明深淺之事，遂示人以未來之吉凶。非天下之至精，誰能與於此呢。既明卦之吉凶，即定行之方向，再觀參伍之變化，錯綜之應數，以明其事之遠近成敗也。參伍者，數之極，極則必變。如一月有三十日，前半月爲陽，後半月爲陰。參伍十五天爲一節，陰陽數極之時也，則相錯變化，以定其數。如乾錯坤，其數八，坎錯離，其數三之類。到此則來復變

化之時，自然有應也。夫變化乃數之當然，惟人能通其變化，遂成爲天下之文章。故於數極之時，觀見天下未來之變化，非天下之至變者，誰能與於此呢。夫《易》本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事故，以合於道。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呢。夫聖人作《易》，用以研究極深幾微之理也。惟深也，所以能通天下人之心。惟幾也，所以能成天下人之事。惟神也，所以不疾自然而速，不行自然而至。惟聖人之神明，所以明此自然而然，與道合真之《易》道也。孔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即至精，至變，至深幾，至神妙之謂也。

右第十章：此章言《易》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可見聖人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擬議無窮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以章言用《易》之道，孔子用問答以發明之。孔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說這《易經》，究竟有何作用呢。夫《易》開其物之始，成其物之終，始終一貫包括天地之道，乃萬事萬物之理，均在其中。使人卜筮以明其吉凶，而趨避

之也。所以聖人常用卜筮，以通天下人之心，以定天下人之事，以斷天下人之疑惑。《易》之作用，如斯而已矣。聖人既通《易》道，即作成《易》書，以教後世。用卜筮以明吉凶，並說明著之德圓而神，變化無方。卦之德方以知，事理有定。六爻發揮，變易以貢，示人以吉凶動靜之理。著卦之德，與天地相同者也。聖人以道自守，故無思無爲，洗其心退藏於密，吉凶聽其自然，與民同其患難。然而聖人之神明，能知未來之吉凶。聖人之智慧，包藏既往而不究。更不自用其神明，惟聽時之變化。自然清靜無爲，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之聖人，得其過去未來的道理。而不著乎天地萬物之相，止其邪妄之念，而不假乎殺，故能安定天下於無爲而治也。是以古之聖人，明夫天地之道，乃自然而然是二氣之運轉。察於民之故，當素其位而行守，此一德始終一貫而已矣。惟動作之不一，是以與此卜筮之神物，使民占之，知所趨避，知事物當然之作用。聖人並於事前，齊戒沐浴，敬慎其事，以神明其德。然後用以對照天地生成萬事萬物之道理也。是故，《易》以乾坤爲首，乾坤天地也，天地闔闢、是謂之《易》。闔戶爲坤，闢戶爲乾，一闔一闢是爲變。由此變動，往來不窮，謂之通。在天無形而見事物之象。在地有形而成事物之器。觀卦

之象，制器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其法以出入之，使民咸適用之謂之神。《易》之神妙，由乾坤闔闢而變化，見象成器以爲用。是以聖人，本此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自然便利，謂之神也。是故《易》之所以神者，《易》有太極之一理，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是生兩儀。兩儀動靜，是生老陽，少陰，老陰，少陽之四象。四象各有動靜，是生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八卦鎮八方，所屬五行，五行有生有克，有喪，有得，所以能判斷吉凶。人能明白事物之吉凶，則知所以趨避。由此生出大業。大業者，與天地同長久，與日月并光明也。是故《易》與天地準，故《易》之法象。莫大乎天地；《易》之變通，莫大乎四時；《易》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之崇高，莫大乎富貴。《易》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易》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勉勉不息者，莫大乎蓍龜，變化之神也。是故，天生蓍龜之神物，聖人用之以卜筮，則天地之變化，陰陽之動靜，進退得喪，自然有常，聖人效之，以知趨避。天垂象，見吉凶，日月星辰，晦明剝復，聖人象之，以行乎中正之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作八卦。自伏羲文王，作先天後天八卦以來，道生天地萬物之象，《易》與相齊準，故曰：乾坤有四象，所以示人陰陽老少之所以變化也。繫之以辭，所

以告人事物之吉凶也。吉凶既明，所以斷疑生信，作事有方，無不吉利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言卜筮之理究竟聖人用《易》之道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溫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者日月也，變易也，交易也，有形之謂也。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皆是《易》也。《易》有不易，變易，交易三者。日月不易也，其他形形色色，變易交易也。不易者，自然而然也。變易交易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無妄卦曰：「天命不祐，行矣哉。」由此思之，人有何能哉。必須賴天之祐也。大有卦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非有正大者，不能自天祐也。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順時之義，信實無妄，故曰：「履信，思乎順。」是爲高尚之賢人也。天必祐之，吉無不利也。是故《易》書之意，即聖人之意也。聖人之意，即天之意也。蓋聖人代天之意以作《易》。《易》之不明也久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八卦之象既立，而意即在其中矣。又曰：「設卦以盡情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陳列之，可以觀見事物之情僞。更繫之辭，以盡其言，若人觀玩而行之，覺悟《易》道即是天道，無不順利地合其道矣。自然情實性實，鼓之舞之，以盡其精神也。夫《易》以乾坤爲首，乾坤天地也，天地變化已久矣。乾坤之理，亦猶緼焉，陳舊而不願言矣。然陳列於天地間，形形色色

之《易》，仍立乎天地之中矣。乾坤之理毀滅，則形形色色之《易》，無以見矣。《易》不可見，則天地或幾乎息矣。是故，乾坤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天地萬物，即形而下之器也。人爲萬物之靈，通天徹地，位列三才，參贊造化，裁成萬物謂之變。《易》，推而行之，謂之交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陰陽剛柔，進退得喪，謂之形形色色之事業也。是故，事業繁賾，聖人立象以像之，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又見天下之動也，雜亂而無秩序，所以定其典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會通之用也。更繁之辭，以斷事物之吉凶，是故謂之爻。三百八十四爻是也。極天下之繁賾者，存乎卦象，八卦爲萬物之象是也。鼓勵天下之動作者，存乎辭，元亨利貞，吉凶悔吝之辭是也。萬物之行動，裁成之而合乎道義，則存乎變。即陰變爲陽，陽變爲陰，所謂變易是也。推而行之，陰交乎陽，陽交乎陰，通達無礙者，存乎交節換月之交易也。是故，不易，變易，交易之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恭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之，是自悟自成，自覺自信之也。自成自信者，惟存乎自強不息之德行也。古云：三千功，八百行，功圓行滿，一以貫通之德行是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言盡意、盡言、盡神、在存乎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以易矣。夫坤，頹然示人以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八卦成列，萬物之象，在其中矣。八卦靜而未動，不能通其變化，是爲小成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動在其中矣。爻分上中下天地人三才，動而能通變化，是爲大成也。夫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而已。剛柔相推，萬物之變化在其中矣。有變化就有吉凶悔吝，聖人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故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天地人三才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剛動變爲柔，柔動變爲剛，變而通之者，趣時者也。變剛則順，變柔則逆，順則吉，逆則凶。是故，以剛柔爲體，進退吉凶爲用。體用相資，得失相勝。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貞者，堅固不移之謂也。始終一德，健順不已。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至誠不息，故爲萬物所仰觀者也。日月爲天地之用，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日月，貞觀貞明，天地人爲三才，故人之動作，貴乎貞一不二者也。夫《易》以乾坤爲首，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以貞下起元，元亨無間，自然而然，本《易》知而簡能也。乾以確然健行之理，示人以易知，坤以頹然順乾之健，示人以簡能。至於六爻之變化，亦是效法乾健坤順之理也。故爻象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功業亦因以變更，此聖人作《易》之意，爲了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見乎所繫之辭也。蓋聖人與天地同，天地以生育萬物曰大德，聖人以得位行道曰大寶，何以守位而行道，曰：「仁民愛物，貞一不已。」何以聚人而仁愛，曰：「理財正辭以養民。」更教之以仁義之道也。理財之道，必正其辭，財者以義爲利也。理財正其說辭者，禁民借理財而反斂財爲非也。故曰：「以義爲利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天地人三才即貞觀貞明貞一之道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殁，神農氏作，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殁，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斫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

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改取諸夬。

上古之時，包犧氏，即伏羲氏。上古文化未開，伏羲聖人也，始爲天下之王，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以治天下。仰則觀天之象，見日月往來。寒暑變易，是爲陰陽二氣資生萬物也。俯則察地之法，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自然而然，成就萬物，以養人民，順天之時而成也。又觀鳥獸之文，春夏毛革，秋冬毛毳，植物春夏發華，秋冬結實，其間培養之法，應當如何作用，如何相宜。近取諸身，自悟其理。遠取諸物，觸類旁通，自然而然。輔相天地，裁成萬物，隨時變易，以養人民，以治天下。及至天示河圖，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造化之德，以類萬物發展之情。生民以食爲先，上古沒有熟食，以鮮食爲生。伏羲教民「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卦。☲☲離中虛，如網孔象。伏羲氏歿，神農氏繼續創作，始教民種植五穀。「斫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耕田種植，生產五穀，以爲民食，蓋取諸益卦。☱☲上二陽，下一陽，中間三陰，陰柔能曲爲犁

象，下一陽爲尖木，木能克土，故人地耕田。上二陽爲柄，人扶之往前行，此耕田之始也。又「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日至中午，開始交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便民用，蓋取諸噬嗑卦。䷔ 上卦離，日午象，下卦震，交易象。上下二陽，如嘴唇象；九四一陽在中間，如口中有物象；噬嗑者合也，頤中有物曰噬嗑，食物之象；此交易之始也。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義農之民，徒知養生，而僕陋猶存。三聖人繼起，因其當變通者，則變通其作用，始制衣服，學習禮義，使民不生厭倦之心，自然而然，神明變化，用之得宜，以合三才之道也。《易》者本變化之道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長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法乎乾坤。乾健坤順，本其自然，無爲而治，《易》之道也。又「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水路遠行，以濟天下，蓋取諸渙卦。䷺ 上巽風，爲枯木，下坎水，爲木在水上，風吹行走，舟楫之象也。又「服牛乘馬」。牛力大，馬遠行，制服牛馬，載重遠行，以利轉運於天下，蓋取諸隨卦。䷐ 下震動，上兌說，乘車之象，此使用車馬之始也。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夜中打更防盜於二門，以待驚走暴客也，蓋取諸豫卦。䷏ 上震動，下坤順，順以動和豫，豫防之象，此巡夜防盜之始也。

也。又「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截斷木爲杵，掘成地爲臼，搗糧爲面之用，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卦。上下四陰，中間二陽，爲臼杵之象，此用臼

杵之始也。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即弓矢也。用以威示天下，蓋取諸睽

卦。☱☲ 上火下金，火來克金，睽乖之象。因以威示天下，以置弓矢之始也。以上

聖人備物致用之理，無非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陰陽剛柔之象，所以

造成器物，以利天下，此聖人作《易》後，漸漸之成就也。在上古之時，穴居野

處，後世聖人，變易之造成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蓋取諸大壯卦。☳☳

上二爻陰柔下曲爲頂宇下垂之象，因以避風雨也。又上古葬者，無棺槨，厚裹之

以草木之皮，葬之中野，不埋不墓，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埋葬土

中，蓋取諸大過卦。☱☲ 四陽在內，二陰在外，大者過也，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理

也，此用棺槨之始也。又上古結繩而治，大事結大結，小事結小結，以計事

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官民皆能於後日察查往事，蓋取諸夬卦。☱☳ 夬決

也，五陽決一陰，明決也。明白決斷其事，無疑問也。此用書契之始也。以上種

種，皆取法於八卦之象。此制器尚象，以利天下之事業也。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更明伏羲作八卦之原理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聖人作《易》，以爲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陰陽之象，又以象天地萬物之像也。《易》卦之象，與天地萬物相似，六十四卦，以象萬物。孔子作《彖傳》，言一卦之材也。卦有六爻，爻也者，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者也。爻分陰陽，動變無窮，據理而判斷之，則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也。是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爲學《易》者之要妙也。

右第三章：此章言八卦即萬物之象，萬物即八卦之形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坎艮，皆一陽而二陰，陽卦多陰也，巽離兌，皆一陰而二陽，陰卦多陽也。其故何也，君民相錯之謂也。陽卦以奇爲君，陰卦以偶爲君也。陰陽卦之德行，又如何呢？陽卦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君子務本正義之道也。陰卦以二爲君，以一爲民，小人忘本偏邪之道也。由卦之陰陽，可以觀見君子小人正邪之道，《易》其神矣乎？

右第四章：此章言卦分陰陽，事分大小，人分君子與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明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蜃，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

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人之心易，亦復如是，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合易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之事，本不用糊思妄慮。若是朋從，或是爾自思慮，皆非心易之道也。天下之事，同歸於一理，而其所以歸之之塗，則殊多矣。各有時義存焉，萬事歸於一致爲合理。雖有百慮，亦當同歸於一致，所謂大方向不差是也。大方向者活活潑潑，不着相之謂也。是以天下何用思，何用慮，惟順時之義而行之，可也。不觀夫日月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照臨萬物，而光明生焉。又不觀夫寒暑乎？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萬物結實，而歲成焉。日月寒暑，往者時屈，來者時伸，屈伸相感，萬物成熟，而利生焉。植物如是，動物亦然，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蛰，以存身也。動物之屈伸，隨時而蛰存，自然之精義入乎神妙，亦致一之用也。吾人若能隨時之義，利用以安身者，爲崇高之德行也。若過此時而往，則失時之義，不合致一之道。別求捷徑者，未之或知也，不知其能歸於一致也。惟有窮極其神明，知陰陽變化之道者，積德至於盛也。否則，何能同歸一致哉。《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此困卦六三爻之意，陰柔而不中正，既不得位而又失時，是不知幾而妄動，孔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是不明隨時之義之凶也。又《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故動而無所阻，出而有所獲，語以成器而後動者也。若躁妄之小人，則不然。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見利即趨，不見利不聽勸言，不用威不受懲戒，小懲而大戒，其實是小人之福也。噬嗑卦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陽剛在下，足趾不安，妄動之象。懲之以履校傷足之

刑，不敢妄動，無咎也。是知禍福之來，由善惡之積也。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上九曰：「荷校滅耳，凶」。小人之所以服上刑者，不識時義之故也。孔子曰：「惟君子爲能識時之務，受天之命。知危者，安其位者也。知亡者，保其存者也。知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既有其亡之戒，所以如繫於苞桑之上，則不亡矣。蓋九五剛健中正之德，所以能知時之義，而如是也。孔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皆小人不自量力，徒知貪富與貴，不顧後來之禍也。鼎卦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而覆損公物，禍及己身也。以上六宗，舉行仁義，與不行仁義者對比也。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行仁義者，知行止之幾也。知幾之君子，上交不諂媚逢迎，下交不隨俗狎瀆，君子無人無我，知時之幾，乃吉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趨時之義，斷決其進退行止之宜，不待終日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心中斷決其邪正，其節介如石，不俟終日，知守貞則吉也。如是之君子，知幾之微，知事之彰，知陰之

柔，知陽之剛，故爲萬民之所仰望者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弟子顏淵也。夫子之道，貴在知時知幾而已。三千弟子中，惟顏子一人，庶幾乎知道之所以行止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觀其爲人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證明其知幾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非精通其時義入神，妙之變通者，能如是乎。夫精義者，仁能熟也。仁莫如天地，天地綱緼交泰，萬物凝聚成形，然後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間之胎卵濕化，皆如是也。萬物受天地陰陽之氣而生，亦猶天地之生生不已，是爲仁也。一本生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義也，致一之道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陰陽相合以致一也。致一即合道，故必得其友，友者所以輔仁也。孔子曰：「安其身而後動」。即安仁也。「易其心而後語」。即心平氣和，義之與比，心與易合，而後始語也。知己知彼，道義相尚，「定其交而後求」，義也。君子修身，惟此三者，全備而已矣。不然，則危厲以動，己身不安，而人不與動也。恐懼以語，與理不合，則人不相應也。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之也。莫之與，道不相侔也，或有意外之害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不當益者，莫求益也。或擊之者，意外來之擊也。所以如是者，皆因

不仁者，不恒其德也，故不得人助，反被擊之凶也。以上種種皆喻人以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之事也。

右第五章：此章言學《易》者貴乎行仁講義以致一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孔子曰：「《易》道本太極之道，太極生兩儀，故乾坤爲易之門戶。《易》，陰陽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剛柔有體，陰陽之體立，剛柔之用行，以體天地之撰，可以生成萬物，並以通達神明之德也。天地生成萬物，雖名稱繁雜，而不能越乎乾坤剛柔體用之理。是故乾坤二字，爲萬物所出入之門戶

也。上古之時，人心渾樸，自然合道，後世人心亂離，分門別類，不能合乎自然之易，故不明乾坤爲門戶。是以由思慮出發，非乾坤合德，剛柔有體之作用也。是故聖人作《易》，稽古類今，求救衰世人心不古之意耶。夫《易》既能彰明以往，亦可察知未來。隨陰陽之消長，剛柔之變化，而微者顯著，幽者闡明，自見其吉凶也。是故卦象展開，當其辭之名，而辨別事物之情狀，正應其言辭，而斷決其疑惑，則《易》之道理全備矣。其《易》辭之稱名雖小，而事物之取類甚大，其意旨深遠。其繫辭文明，其所示之言，則委曲而合理。其所指之事，則明顯而理幽，因民心之疑貳，以決斷其行止，更明示其失得之報應，以濟其衰世之民行也。

右第六章：此章言《易》之作用，體立用行以濟衰世之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應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

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自伏羲畫卦，傳至夏商之末，其道中衰。文王囚羑裏，憂患《易》道將失傳，故作後天八卦。更繫之辭，其道復興。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其時正值中古時代，孔子三陳九卦，蓋本伏羲文王作易之心，以教後世，以示學《易》者之門徑也。故曰：「履，德之基也」。道貴乎顯，履卦就是《易》道實踐修德之基礎也。「謙，德之柄也」。謙卦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而能謙，修德之把柄也。「復，德之本也」。從勞謙中得到的覺悟，是樂而不倦的，是為修德而復其本性也。「恒，德之固也」，修德既能復其本性，必須有恒久之心，才能保其德性，永固而不失也。「損，德之修也」。德性既固，尤賴乎自新新民，損私益公，以見其德之實修也。「益，德之裕也」。既能損私益公，德益長裕，自然而得裕如也。「困，德之辨也」。德既長裕，故憂道不憂貧，雖在困窮之中，自能辨義以合道，安貧樂道也。「井，德之地也」。既能安貧樂道者，修德至

於不動之地也。「巽，德之制也」。修德至於不動之地者，巽順之至。隨時之義，靜以制動也，是以動靜皆能巽順乎制度也。以上九卦，乃初乘修德之基礎也。基礎既立，更進而養道，即二乘採煉之時也。故曰：「履，和而至。」實踐貴乎和光，和而不流，知行知止，中和爲至善也。「謙，尊而光。」得中和之至道者，謙德之光輝，爲人所尊仰也。「復，小而辨於物」。謙德之光，發於明善復初之心，善雖小，而生出之智慧，能辨別事物之理也。「恒，雜而不厭」。「事物之理既明，則心能恒其德以靜養之，目前雖雜亂，而心中不厭煩也。」「損，先難而後易。」修德養道，乃返還之功也。是以先損後益，由損私益公，至於其心既恒。凡事以靜制動，不生厭煩之心。由逆達順，先難後易也。「益，長裕而不設」。私損德益，自然慧長，日覺裕如而不加設施也。「困，窮而通」。長裕者，道德高尚，雖逢困窮，而心故亨通也。「井，居其所而遷」。心既亨通者，無掛無礙，如井之不動，而遷善及人也。「巽，稱而隱」。巽者人也。遷善及人者，稱物平施，外不露其形迹，因事制宜也。以上乃二乘採煉之功，再進即行道之時，爲三乘了道之功也。故曰：「覆以和行。」乃實踐時義，以中和爲行也。「謙以制禮」。謙德尊道，無過無不及，而制禮也。「復以自知」。既謙和而能制禮，自然復其本性，神而明之

也。「恒以一德。」既復其性，更制其禮，始終一德也。「損以遠害。」既恒其德，即能破私立公，樂天知命，以遠害也。「益以興利。」害遠自然德益，推己及人，爲民服務，以興利也。「困以寡怨。」好事多磨，興利而逢困難，更能克服其困難，無怨無憂也。「井以辨義。」靜能生慧，心無掛礙，神而明之，靜以辨義也。「巽以行權。」巽順之至，清靜無爲，經權之道備於身，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以上三乘妙諦，九節工夫，乃修道之實功也。夫子三陳九卦，已將《易》道之要妙，發揮至盡矣。蓋放之則彌於六十四卦，卷之則藏於九卦之內矣。蓋九卦者，即六十四卦之精義，而其理，一以貫之也。

右第七章：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心更以發揮修道的三步九節之功，

示人以入德之門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易》書說的是，陰陽剛柔進退行止之理，皆人生日用不可離之道也。故

曰：「不可遠。」爲道也，陰陽剛柔，相推進退，屢遷變動而不停的，周流於六爻之位。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上下無常也。剛或變柔，柔或變剛，剛柔相易，不可以爲一定之典要。惟隨時適道而已。然《易》道之出入，必須合乎節度。元亨利貞，周天轉連，外而萬事萬物，內而思想覺悟，均當中正而無偏。使知所以恐懼，勿違乎時節法度也。又能明乎聖人憂患後世之心，與其作《易》之故。無非教人尊道貴德，通權達變，隨時合道而已矣。雖無天命帥保之親灸，如臨父母之尊嚴。是故學《易》者，專心一志，初時率其辭而揆度其道理之方向，既而博文約禮，有一定之典常也。然而苟非躬行實踐，神而明之之人，則《易》道不能虛傳於世也。必出入以合度，外內使知懼之人，始明其《易》理也。

右第八章：此章專論《易》書之道必有躬行實踐之人才能明其道理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

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之爲書，其言象爻之義也。陰陽剛柔，變化無窮，大事小事，均在其中。故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也。」質者，實質也。一事有一事之實質，一物有一物之實質。其要即是自始至終，成爲一段事蹟也。象，指理。爻，言事。六爻自始至終，說明一段事蹟之理也。六爻陰陽剛柔，相雜列之，爲時物之象也。觀其初爻，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在擬議之之時也。觀其上爻，則事既成功，明顯易知，乃事物之末也。初爻之辭你。擬議也。上爻之辭，明白可以省察也。若要分別其何事何物，說明其問題，則非中間之四爻，看不出道理來。噫，細研不易知，主要存與亡，吉與凶，則居然可以知矣。至於全卦之《大象》，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再細研究中間四爻之作用，二與四爻，均屬陰位，功雖同位則異也。故其作用，善惡得失，亦不同也，二在下卦之中，見龍在田之時，故多美譽也。四在上卦之初，近君之位，故多恐懼也。又二四皆柔位，柔之爲道，不到遠行，在近處無

咎也。其作用以柔順而合中道爲吉也。若三與五爻，皆陽位。亦功同而位異。三在下卦之上，位不中正，故多凶。五在上卦之中，得其正位，故多功。五爲貴，三爲賤。貴賤有等也。總觀剛柔之義，二四其柔則危，三五其剛則勝焉。剛柔相濟，貴乎得位，即得時也。此觀變玩占之事，如斯而已矣。

右第九章：此章專論象爻之義，觀變玩占之事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其道廣大，則包括天地萬物而悉備。故曰：「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天道曰陰陽，人道曰仁義，地道曰剛柔，兼三才而兩之，故成六爻。六爻者，即陰陽仁義剛柔之道也。三才之道，有動有靜，故曰爻。爻有上中下三等，故曰物。物相雜，陰陽剛柔錯雜成文。其位當，則相得相親曰吉。其位不當，則相失相敵曰凶。故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此章言《易》道之大包括天地人三才之道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道中興，正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時也。其事正當文王與紂王之事。是故，文王以憂患之心而作《易》，故其辭危厲，恐不合道也。危者天使之得平安，紂王則慢《易》其事，不懼天命，《易》者天使之傾覆。故《易》道之大，凡百事物，皆是如此，不特文王與紂王之事也。凡事若能懼其終，如其始之敬慎，則無咎矣。《易》道即是教人始終如一之道，故曰：「元亨利貞。」貞下起元，元亨無間，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言《易》道之大，即是教人懼以終始，始終如一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亶亶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受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判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易》以乾坤爲門戶，出入由之，故首言乾坤，而終亦言乾坤也。夫乾，純陽之卦。陽剛天下之至健者也。故其德行，則恒久而不已。所以無難行之事，以其光明磊落，能知險易之理也。夫坤，純陰之卦。陰柔天下之至順者也。故其德行，恒守其簡。順乾之健而行，所以無繁難之事，以其坤順之德，能知妄動有險阻也。是以乾坤合德，陰陽相和，內而說，諸己心以渡己，外而能研究諸侯之思慮，以渡人，所以能安定天下之吉凶。并以教化人心，成爲天下之誠懇執事也。是故乾坤之理，即萬物之理，萬物本乾坤之理。變化云爲，吉凶有象，可以豫見。吉事有祥兆，凶事有凶兆。觀其卦象，可知何事何物，即玩其占，可以知未來之吉凶。是以天地設位，聖人效法，作成《易》書，成其功能。更觀乾坤方圓之理體，陰陽

剛柔之作用，則人某與鬼神之謀，百姓皆能，與知與能也。蓋八卦以《大象》告人，爻象以旁情而言，六爻剛柔雜居，相得相失，吉凶可以見矣。然而六爻之變動者，以示事情之順利與否也。所謂吉凶者，以明其事之得失也。是故人情之愛惡相攻，而事業之吉凶生矣。觀六爻之遠近相取，或得或失，而悔吝生矣。人情之相感，或真或僞，而利害生矣。凡是《易》道之性情，爻與爻相近者，指承乘而言，必須陰陽均得其位。陰居陰位，陽居陽位，爲吉。若陰居陽位，陽居陰位，爲近而不相得，則凶。或者大而害之，小而悔且吝也。以上觀變玩占，人情真僞自現，吉凶悔吝無不先知之矣。如將要叛變者，聽其言辭，必有慚愧之情。如中心疑者，聽其言辭，必有兩歧不相合之語。若是吉人，則言不多發，發必中節，是辭寡也。若是躁急之人，心氣不平，言辭急迫，必多語也。若是誣善之人，其心思理屈，有意誣人，其言辭不能據理，游散其說辭，以遮掩其事實。若夫失其守者，主意不定，其言屈而不能伸其說也。以上種種，皆觀卦爻象辭之變化，所以知之如是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言卦爻象之變化，以見聖人作《易》成能，使百姓皆能與知，與人謀與鬼神之謀也。

說卦傳

說卦傳：說卦傳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夫子筆削以爲傳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指伏羲文王之時，伏羲作先天八卦，文王作後天八卦。從無形中參贊天地神明，化育萬物，蓋本自然之理也。是以天生蓍草，一叢百莖，用以介紹神明之用。按河圖之生數，參天兩地而倚爲數，即何圖一三五，天數九，二四，地數六，天九地六，陽九陰六，參天兩地，數皆倚此而起。按大衍揲四之法，觀著策數之奇偶，陰陽變化，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有六爻，爻有剛柔，動靜。發揮於剛柔而生動爻，和順於動爻之道德，變化，而隨時之義以條理之，各得事物當然之理。由此窮究天地萬物之理，以盡其性，時當消則消，時當長則長，吉凶消長，順時而變化，各得時義當然之理，是之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天之命

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盡性至命者，至誠不息之謂也。至誠以盡性，不息以順命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聖人作《易》，乃幽贊於神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其所本者，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性命者，天地之中氣也。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位列三才，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氣質理三者，皆性命之所有也。兼三才而兩之，天地人分爲上中下三才，各有二爻，内外卦共六爻，故《易》六畫而成卦。由六畫再分陰陽，一三五陽爻也，二四六陰爻也。陽爲剛，陰爲柔，陽變爲陰，陰變爲陽，剛變爲柔，柔變爲剛。故曰：「分陰分陽，迭

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右第二章：此章言三才之道，不外性命之理。故聖人順性命之理以作《易》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乾南坤北，天地定位，兌東南，艮西北，山澤通氣也。震東北，巽西南，雷風相搏擊也。離東坎西，水火不相克射也。八卦相錯，指先天八卦之位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言陰陽相錯合成先天之數九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指乾兌離震，順生之數，即已往而生出之數，由一本而萬殊也。巽坎艮坤，乃逆返之數，由萬殊而一本者也。故曰：「知來者逆。」言山震錯巽以返乾之功也。既生出，必返還，故由震四，離三，兌二，返還於乾一之本也。所以返還之功，必一陰一陽相錯，以合成乾元之數九者，曰九還也。此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天地生成萬物之數，生者順也，成者逆也，生於先天，

成於後天，順生逆返，故曰：「《易》，逆數也。」下章言之。

右第三章：此章言先天八卦順生逆返之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八卦相錯之理，後天成物之功也。按先天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由一至四，數往者順也，由五至八，知來者逆也。八卦相錯者，震雷以動之，巽風以散之，雷風均屬木，木主春令，人生於寅，物生於春，動則物萌，散則物開也。水以潤之坎也，日以烜之離也。離爲火，火主夏令，萬物茂盛之時也。坎爲水，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水火既濟也。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兌爲金，金主秋令，秋氣肅殺，萬物生機停止。艮止之時，秋結其實，萬物收獲，人心歡說之時也。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者，乾爲寒，冬令也，嚴寒之時也。歲功已成，帝返爲君，君者無爲也，人事則退休，藏器待時而後動也。坤以藏之者，天地閉塞，萬物蛰存而藏之也。八卦相錯之功用，則生長收藏，由帝返還於君也。後天返還先

天之理，貴乎相錯之功也。此伏羲作先天八卦，示人以天地生成之道，萬物返還之功，如斯而已矣。

右第四章：此章言八卦相錯之理，後天返還先天之功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言文王所作後天八卦之序也。先天八卦相錯，以對待爲體，後天八卦相綜，以流行爲用。帝出乎震，帝，天之陽也。震，東方也。天之陽氣，山東方而出

者屬木，木爲春令，春生萬物之時也。齊乎巽，萬物由春發生，至東南巽方，則發生潔齊，時在春夏之交。由巽而之離，離爲正南方。陽氣至此明盛，萬物皆相見也。南爲天地之中，離明之盛，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明中正之義也。至此陽氣至極之時，正夏令之中，夏至之節也。過此以往，則陰進陽退，致養之時也。坤，西南方也，坤也者地也。地者靜也，靜而致養，故曰致役乎坤。靜養於坤地也，時在夏秋之交，陽氣衰矣。兌，正西方也，陽氣至此益衰，萬物已成熟，人皆歡說，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方也。秋冬之交，陽氣已潛藏，陰氣益盛，則疑於無陽也，故與陽戰，故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戰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時爲冬令，萬物至此皆歸藏蛰伏，人事則功成名就，論功行賞之時，勞功之卦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方也，艮者止也，陰氣至此已盛極，冬至之節也，萬物至此皆死，所以成終也。艮之一陽在上，所謂碩果不食，以待復生，所以又成始也。後天八卦，至艮爲止。故曰：「成言乎艮。」成終也。冬至一陽復生於地下，逢春萬物復發生，又所謂成始也。

右第五章：此章言天地生成萬物，循環無端，錯綜之義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無形，主宰萬物之有形。無形曰「玄」，有形曰「妙」。由無形而有形，故曰：「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神妙莫測，乾坤生六子，六子各神其妙。故帝出乎震，震爲雷，雷動而萬物隨之以動。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動而後散布其陽氣，布滿大地，莫疾乎風。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撓者，吹噓也。雖有風雷吹噓，必賴乎火以溫暖之，然後能生長萬物也。故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熯者，日光照臨也。有日光之火照臨，必賴乎水以潤之。故地中有澤水以說之。又有雨露之水以滋養之。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如此萬物生長，造化完備，始之以生育，終之以結實，皆神妙之功用。自始至終，終則有始。故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者，止也。陽氣停止，陰氣生極，陰陽相推而生變化。故曰：「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六子相和，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是故，始終之變化，綜合其功能，無非是神之變化，「妙萬物而

爲言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得天地之中氣以生，亦有神妙之功能。故有承天法地之德，參贊造化，裁成萬物，以仁民愛物，使老安少懷，壯有所用，合乎錯綜變化之義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即綜之以仁，始終一德，錯之以義，不偏不倚，是以三才之道，并立而不悖也。

右第六章：此章言六子之神妙，以生成變化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相錯之理與作用也。乾錯坤，乾健，坤順，天動地靜之義也。震錯巽，震動也，巽入也，動而能深入之謂也。坎錯離，坎陷也，離麗也。雖有險陷誠心附麗於道，故能出險也。艮錯兌，艮止也，兌說也。雖然時止而不能進，惟君子無憂，樂天知命，而和說也。惟故深造以道，無人而不自得焉。

右第七章：此章言八卦相錯之作用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純陽，剛健爲馬，行健也。坤純陰，柔順爲牛，性馴順也。震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奮發之象，爲雷，又象龍之動於地下也。巽一陰生於二陽之下，柔順而能入，柔來文剛，象鷄羽毛文美也。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外柔而內剛，象豕之外污濁而內剛直也。離一陰麗於二陽之中，象雉之羽毛外文美，而心多恐懼也。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象狗之止人於門外也。兌一陰升於二陽之上，象羊之兩角抵觸人也。以上八卦，遠取諸物之象也。

右第八章：此章言八卦遠取諸物之象。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純陽在上，爲首之圓明。坤純陰在內，爲腹之包容。震一陽在下，爲足之能行。巽一陰在下，爲股之隨足而動。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爲耳之聰明。離一陰

麗於二陽之中，爲目之光明。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爲手能取物。兌一陰升於二陽之上，爲口能食物。以上八卦，近取諸身之象。

右第九章：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純陽天也，故稱乎父。坤，純陰地也。故稱乎母。天地爲大天地，父母爲小天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卦一陽在下，坤初索乾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卦一陰在下，乾初索坤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一陽在中，坤再索乾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一陰在中，乾再索坤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一陽在上，坤三索乾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一陰在上，乾三索坤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以上乾坤生六子，而成八卦。如父母生六子，一家八口之象。古時井田之制，孟子曰：「八

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此章言乾坤生六子而成八卦相錯之功也。

乾爲天，爲園，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之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甫，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木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發，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病，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

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贏，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閭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乾純陽，在上爲天，至動爲圓，至尊爲君，至慈爲父，至純粹爲玉，至堅爲金。在西北爲寒。冬至爲冷。盛陽之色爲大赤。行至健爲良馬，行最久爲老馬，純剛無柔，爲千里之瘠馬，鋸牙最猛，爲駁馬。圓而最上爲木果。坤純陰，在下爲地，爲土。柔順資生爲母，至平爲布，虛能容物爲釜，靜翕爲吝嗇，動闢爲平均。純陰至順爲子母牛，能載物爲輿。至柔爲文，偶畫多爲衆，在下能撐物爲柄。至陰爲黑色。陽動於陰下爲雷，在水中爲龍。乾坤始交之色爲玄黃。陽氣始施於地爲甫，陽上進，二陰兩開爲大塗。坤一索乾而得男，爲長男。陽動銳進爲決躁。若東方之色，簣竹筠也。竹內空，節堅實，震象。下本實，上幹虛，爲萑葦。震動有聲。其於馬也，爲善鳴，馬懸一足爲蹇足，馬足起爲作足。又爲的顙，白銀色，在頭上也。其於稼也，爲反生。其教爲健。一陽既生，終必爲乾健也，物生必至茂

盛；故爲蕃鮮。巽爲柔木，草也。陰善入爲風，一陰在下，乾一索坤而得女，爲長女。陰柔能直，爲繩直，引繩以削木爲工。巽卦爲風。風行至遠爲長；木長必高；爲高。陰性多疑，爲進退，爲不決。陰伏於陽下，氣郁不散爲臭。陽氣上盛，陰血不升，爲寡發。陽上盛爲廣額，爲多白眼，陰主利，爲利市三倍。巽錯震，其究爲躁卦。坎爲水，水內明而能陷物。水不盈科而不進，爲溝瀆。陽匿陰中爲隱伏。陽在陰中。抑而能制，爲矯揉。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爲心病，坎爲耳，爲耳痛。水在人身爲血，爲赤。坤再索乾而得男，爲中男。其於馬也。一陽在中爲美脊，爲亟心，上畫柔爲下首，下畫柔爲薄蹄，爲曳。坎爲險陷，在輿爲多眚。水之性爲通，水之精爲月。陽匿陰中爲盜。其於木也。陽剛在中，爲堅多心。離爲火，火之精爲日，火之行爲電。一陰在中，乾再索坤而得女，爲中女。二陽在外，爲甲冑，陽上銳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中虛之象。火性躁烈爲乾卦。外剛內柔，爲蟹、蟹、蠃、蚌、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爲木枯槁。艮爲山，陽隆起地上爲山。一陽綿亘於二陰之上，爲徑路。陽小而剛，爲小石，爲砂。上奇一，下偶二；爲門闕。草實皆在上，爲果蓏。止人之入爲閤寺。用手以止物爲指。外剛能止物爲狗，外剛能嚙物爲鼠，齒牙在前能喙物，爲黔喙之

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說萬物者爲澤。乾三索坤而得女，爲少女。以言說身爲巫，以言說人爲口舌，金氣始鑠，條枯實落，爲毀折。陰柔附於陽剛之上，陽勢盛必決柔，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堅硬而上鹵濕，爲剛鹵。陰附陽上爲妾。又內狠外說爲羊。

右第十一章：此章廣八卦之象以驗萬物之形。

序卦傳

序卦傳

序卦之中有相反相因，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

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則《易》行乎其中，《易》者造化也。有造化然後萬物生焉，故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萬物之盈虛消長有序焉。故乾坤定位後，受之以屯卦，屯者，盈滿也。萬物盈滿於天地之間，必待經綸治理之而能生也。萬物之始生也必蒙昧，故受之以蒙卦。蒙者物之幼稚也。幼稚而不加養，必至夭折，故受之以需卦。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爭訟，人欲之常也，故受之以訟卦。訟者爭論也。小則辯論，大則兵爭，故受之以師卦。師者兵衆也。兵衆則貴乎統一以善爲比也，故受之以比卦。比者比其才能也。故受之以小畜卦。小畜者才能也，文德也。文才既畜，然後交道接禮，故受之以履卦。履者躬行實踐也。履行之泰然，相安於無事，故受之以泰卦。泰者通也。無往而不亨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

否卦。否者塞也。通塞無常，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卦。與人同者，人必歸附之，故受之以大有卦。人既歸附之，己亦不可認爲大有，而起驕傲，驕傲者反而卑小，故受之以謙卦。有才德而自卑下曰謙。大有而又謙者，必能樂其道也，故受之以豫卦。豫者和樂也。樂善好施，群情相樂，人必隨之，故受之以隨卦。以喜隨人者，必有所樂隨之事，故受之以蠱卦。蠱者整飾其壞事也。如幹父之蠱事，乃仁義之事，親親之事，有仁義親親之事，推而仁民愛物，即爲大德大業之事也，故受之以臨卦。臨者大也。大其德也，卦象二陽浸長，大德必有可觀也，故受之以觀卦。德既可觀，群衆樂與之合，故受之以噬嗑卦。嗑者合也。人輕易而合者，必輕易而離，故合之必以禮，合得其義矣，故受之以賁卦。賁者飾也。文飾之事也。文明合禮者也。禮貴執中，不可過飾，過飾則爲致飾，致飾享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卦。剝者剝削也。剝削之道，山下而上，不當富也，剝不可終盡也。剝到窮上反下之時，上下之位不相當，又必復也，故受之以復卦。復則復性也。誠實也。誠後則無妄，故受之以無妄卦。無妄則始終一德，言必信，行必果，故曰：「有無妄然後可畜德。」德既能畜，可謂大畜矣，故受之以大畜卦。德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卦。頤者養也。人之所養者，莫大於德，不養其德，不可以行

動，故受之以大過卦。道德能養，大過於人也。既有大過人之德，必有大過人之事以任之。大過人之事，險阻必多，故受之以坎卦。坎者險陷也。有大過人之德者，獨立不懼，遁世無悶，其志高尚，以道自守，雖在險陷之中，以附麗於道，不爲險困也，故受之以離卦。離者麗也。人以道德爲附麗者，不以富貴貧賤變其志向。故能離塵絕俗，成就大過人之事務，有始有終，恒久而不已也。

右上篇：言八卦相因，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遁，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多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返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

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返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古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天地爲萬物之本，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人爲萬物之靈，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天地爲陰陽，萬物亦分陰陽。人爲萬物之靈，故曰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爲人倫之始，《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本立而道生，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尊卑之位定矣。尊爲貴，卑爲賤，貴賤之位分矣。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者往來也，彼此往來，必以禮義，即日用之爲之常事，無不交道接禮者也。《論語》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下經首咸恒，咸者感也，夫婦感情最深，貴以長久，故受之以恒卦。恒者久也，夫婦貴以恒久爲吉。其他物事，均以恒久爲貴也。然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乾卦《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義當止之時，知時識務，急流勇退，故受之以遁卦。遁者退也。進退隨時，即知幾，知至，知終，知義也。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故身雖遁而道則亨通也。故受之以大壯卦。大壯者，陽壯也。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卦。晉者進也，養壯而不後進行也。進當知止於至善，若恃壯而不知止至善，進必有所傷。古云：「至善之地稱法王。」即合理合法，無過無不及也。故受之以明夷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返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卦。既不

知止而見傷，是以身不行道，貪求過度理不勝欲也。及至家道窮時，必乖睽離散，故受之以睽卦。睽者乖離也，乖必有難，不知遵道貴德，凡事乖錯必多，故受之以蹇卦。蹇者難也。水在山上，行不能進，走頭無路也。然物不可以終難，必悔過知止者，節以解難也，故受之以解卦。解者難自緩也。難雖有緩，尚未出難之中也。又當損私益公以補過，故受之以損卦。損者損下益上也，故君子以懲忿窒欲，以損其當損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卦。益者損上益下也。君子逢益之時，戒滿持盈以保泰。小人則不然，貪益無厭，必至滿招損而後已也。故受之以夬卦。夬者，決也。決而後陽極陰生，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卦。姤者，遇也。陰遇陽也。凡人相睽則離，相遇則聚，故受之以萃卦。萃者，聚也。天下之物，聚於下者，必升於上。人能聚德於下，必能升進於上，故受之以升卦。升者，猶草木之生長，日見其生，而不能退也。然升而有至，升至至陽之原爲至善也。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卦。困者，窮也。窮不宜在上，反乎下可免困也，故受之以井卦。井者在下，不動而能利人也。如井道不可不修，故受之以革卦。革者變革也。例如變生爲熟，易堅爲柔，莫若鼎之作用也。故受之以鼎卦。鼎者，宗廟之器。天下定鼎之名也，主鼎器着莫若長子。長子老成，可以治亂，故受之以震卦。震者，

動也。震驚百裏，不喪七鬯，長子也。動以資靜，靜以備動，動極則靜。故受之以艮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卦。漸者，進也。人之進步，莫若思想。思想進至無妄之時，則心必有所歸宿之處也。故受之以歸妹卦。歸妹者，陰歸於陽，民歸於君，私歸於公，欲歸於理也。民心既歸，版圖自大，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卦。豐者，大也。地大必有所生產；大而無所生產，是窮大也。窮大者必失其所有，而不能安其居也，故受之以旅卦。旅者無所容也，非巽順無以取容，故受之以巽卦。巽者，入也。人情入理，人所說也，故受之以兌卦。兌者，說也。凡人之心，怒則不舍，說則樂施，故受之以渙卦。渙者，散也。渙散其私物也。以道爲歸者，隨時之義，渙得其宜。物不可以終渙，故受之以節卦。節者，止也。當渙則渙，當止則止，信道之篤也。故受之以中孚卦。中孚者，信也。虛中義明，渙節隨時，損益從正也。非徒迷信者，不知時義之可比也。故受之以小過卦。小過者，陰過於陽，信不足也。偏聽有失，過聽小人之言也。小人之言論，有利於目前，事亦可濟，故受之以既濟卦。既濟者不可以求更濟矣，故受之以未濟卦終焉。未濟者既濟之錯也。六爻失位，事不相當，靜以自養之時也。天下之理無窮，而數有盡，未濟乃數之終，萬殊歸於一本之理也。

右下篇：言八卦相反之理，萬殊歸於一本也。

雜卦傳

雜卦傳

雜卦之中有顛倒矛盾，錯綜變化之義。

乾剛。坤柔。

乾純陽故剛，坤純陰故柔，指二卦性情之相錯而言也。二卦之畫皆相反，二卦之性情，亦相反也，然二卦純剛純柔，所謂剛柔者，立本者也。

比樂。師憂。

比卦水與地，親比也，陽剛居九五之位，上下五陰皆輔之，故樂也。師卦九二陽剛中正上下五陰以之，率師動衆之象，故憂也。卦象顛倒，性情亦異也。性屬陽情屬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下彷彿。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二陽浸長，以我臨物曰與；觀，二陽進至天位，以觀天下，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內震動，而外坎險，動而見險，不犯險外出，在內經營，不失其所居也。蒙，「山下出泉，蒙」。坎險在內，而心意雜亂也，坎爲心病故也。艮陽在外，而外現光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一陽生於二陰之下，靜極而動，曰起也。艮，一陽升於二陰之上，動極而靜，曰止也。損雖未衰，損下益上，教養皆缺，乃衰之始也。益雖未盛，損上益下，教養全備，乃盛之始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乾健在下，艮山在上，天在山中，陽畜之象。陽大也，畜於山下，藏器待時，曰大畜時也。無妄者，「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非敢妄爲也。提高警惕恐致禍也。剛健中正在上，下震動，有伐鬼方之象。鬼方者，不正之思想也。無妄之時，思想不正，曰災也。惟誠實無妄者，可以端正思想，無犯邪思之災害也。蓋無妄大畜乃順天之命，隨時之義，自然而吉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澤在地上，萃聚之象。升者，木從地中生，能升而不能反曰不來也。謙，輕己尊人，山高而在地下，自卑之象曰輕己也。豫順以動，境遇可樂，自得意滿，故怠慢於人也。然明道者，不以境遇而變化其志氣，始終一德得返還之功也。萃升二卦之義，即萃乃精神升天堂也。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噬而合之，食也。賁者，艮山在上，本其剛健篤實之光輝，下有離火照耀，本來就雅而潔，故無用文美之飾是有儉德也。

兌見而巽伏也。隨，無故也。蠱則飭也。

兌陰在外，文德外見也。巽陰在內，文德內伏也。隨者，雷動澤隨，龍行雨施，自然變化，不守故舊也。蠱者，山下有風，日見剝削，好事漸壞，理當振飭也。是故由內伏而後有外現，由振飭而後無故舊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剝，陽極而消盡於上，正道歸於爛也。復，陽返而施生於下，始修身也。晉，日出地上，晝日進升之象。明夷，日入地中，光明見傷，宜靜不宜動，妄動則有受誅之象也。故剝極必復，日往月來自然之理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井水養人，故通達也。困，澤在水上，澤水下流曰相遇也。咸，山澤通氣，感應而正速也。恒，雷風相搏，常道不渝，故能久也。渙，風行水上，離散之象。節，澤上有水，澤滿其流止也。故通而有困，相感必恒，及至渙時亦有節順天之行也。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解，震動出險外，難已和緩也。蹇，水在山上，難進行也。睽，火在水上，性相反也。事理乖錯，離散在於外也。家人，風自火出，家人做飯在於內也。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陰陽進退，各從其類也。

大壯則止，遁則退也。

大壯，陽剛盛大，慮其恃壯而妄進，故當止也。遁，陽剛已退，陰柔推進於地上，義當退避也。壯則知止，遁則知退，君子識時之義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大有，六五爻陰居尊位爲體，上下五陽皆爲所用。故曰：「衆也」。同人，六二爻陰柔得位，上下五陽皆與之。故曰：「親也」。革，水火相息，變革故舊也。

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火候適中，正位凝命，鍛煉成材，去濁留清，去舊生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

小過，陰過於陽，小人言行必過，君子信之，有過於行也。中孚，陽過於陰，虛中義明以信爲尚也。豐，明動相資，事得正理，以致富裕，親故必多也。旅，羈於外，人地兩生，親故必寡也。離，爲火，火炎上，坎爲水，水就下，性相反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小畜，六四爻一陰得位，美其文德也，而當五陽之衝，實踐之功不足，故曰陰類寡也。履，實踐也。乾上兌下，乾剛健，兌和悅，以和悅隨剛健之後，不能自處也。需，水在天上，即雨也，故有所待而不進也。訟，天健在上，水流就下，性相違背，故有訟事，不相親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過，大者陽也，四陽在中，大過也。初與六，上下二陰，本末均弱也。故不勝其任而顛也。必也慎終如始，永保其大爲吉也。姤，一陰生於五陽之下，進遇陽剛，柔遇剛也。漸，二陽在天，二陰在地，六四爻陰進而得位，乘九三陽剛，陰陽相得，陽隨陰後，女歸之象。女嫁曰歸，必待男迎而後行也。頤者，養也。初上二陽，中間四陰，口象也。飲食養身，修身養道，皆養正也。既濟，水在火上，六爻皆得其位，凡事既得安定矣。歸妹，少女隨長男，妹歸之象。妹嫁曰歸，未嫁曰女，歸妹女之終，婦之始也。未濟，火在水上，六爻皆失其位，於事爲未濟，於人爲男之窮也。夬，一陰臨於五陽之上，附決之象。陽附於陰而決陰也，五陽決陰，剛決柔也。是故君子之道，進而長，小人之道，退而憂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俗解（郑国俊编）

作者=郑国俊编

页数=401

SS号=12342634

出版日期=1992.06